

孔子演義

至聖事蹟 歷史長篇



海 上

印 編 社 書 圖 通 大

行 發 局 書 西 中

至聖事蹟
歷史長篇

孔子演義 卷四

著作者 虞陽丁寅生

第七十六回

館舍屯兵仲尼知機遠引
祖餞設席子胥慨嘆將來

卻說西施假做作奪取寶劍自殺，吳王這一嚇真是非同小可，急忙搶步上前，夾手奪下，把寶劍授給內侍，命交宮衛收藏。接着向西施問道：孤家那一件事不依你？你竟甘心自殺呢？西施奏道：大王待妾恩深如海，雖死不忘。妾所恨的是孔丘，妾和他素昧生平，他卻在背後離間我的恩寵，與他勢不兩立！大王若真愛妾，速把孔丘驅逐出境，那末妾憂慮全消，伴王取樂咧！吳王沈吟了一回說道：孔丘乃當世著名的大賢，孤家若將他驅逐出境，天下人都要批評

孤家遠賢親佞，天下賢士皆將裹足不入吳境，這是不可以的好得！孔丘現居客卿之位，並無職位與祿養，祇須孤家不召他講經史，不聽他的說話，與卿就沒有毀損了！西施奏道：大王既不願驅逐這個野人，妾也不能相強。妾還有一個不逐自走的方法，大王自今日起，推說有微疾，留此調養，以一月為期，莫問孔丘的起居，把他冷待了，不攆自走，天下人怎能批評大王的不是？無論如何，這個方法，願王允准，否則妾早晚惟有一死！吳王捨不得美人自殺，只好允准，就此常居館娃宮，與西施共圖歡樂。那西施受過越王重托，責成他身上報復世仇，現在見吳王敬重孔子，孔子且把美人計說破，自己的恩寵與富貴，將為孔子所斷送，所以下決心，要逐孔子出國，先把吳王留住靈岩，不容他與孔子見面；一面遣心腹，授意太宰嚭與王孫雄，設法逼走孔丘，不許他逗留吳境。伯嚭不願受嫉賢的惡名，完全交托王孫雄，便宜辦理。王孫雄原屬西施的爪牙，

自身的富貴，都靠着西施得來的，當然奉命維謹。自從接到西施囑托後，兀自想了半日，被他想得一借公逐賢的惡計。好得自己現爲下軍元帥，部下有一萬二千多人，向來和中軍部屬同宿城內營房中的，二萬五千人同處一個營城，早已人滿爲患，預備分駐。現在就借此爲名，示諭部衆，移屯城內公家空屋中，孔子所居的上賓館，共有五六十間房屋，王孫雄一面派弁前往，強逼孔子把行李搬出，一面帶着一班將士衛兵，遷入作下軍元帥的住所。再將部下的兵士分隊指派到各處公家空屋中駐紮，逼得孔子無處安身，便命子貢往見太宰嚭，請示館舍。不料太宰嚭托病不見客。子貢含怒回報孔子，孔子微笑道：「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，不如到越國去觀光吧！」子路作色說道：「且慢，現在逼走夫子的是軍隊，子胥總握吳國兵權，夫子敬他若神明，他卻暗使兵士來逼得夫子無處安身，是何道理？」願保夫子速往問罪而後行，稍平由的閒氣！孔

子說道：子胥斷無此種慢賢舉動，你不用浮躁，且去問個明白，順道辭行，你把行李運往破楚門外凱旋客館中，等吾回來同行吧。說罷，命子貢御車來訪子胥，子路同諸弟子駕車運行李到凱旋客館中等候。且說孔子駕車來向子胥辭行，命子貢投刺請見，司閤入報，子胥降階相迎，接入客廳，分賓主坐下，孔子說道：孔丘偶然到此觀光，蒙吳王盛意，待以客卿禮，居以上賓館，不料今日有許多軍士遷入賓館，強迫丘遷讓，分明是暗下逐客令，事出軍隊，將軍難道沒有曉得麼？子胥答道：員沒有曉得。這班軍隊莫不是歸屬下軍的麼？子貢攬言答道：上賓館門前揭有下軍元帥牌示，料必是下軍部下。子胥說道：敝國原有三軍，中軍元帥例定國王兼任，上軍元帥屬員，下軍元帥自孫武辭職歸隱，向無相當人繼任，現由王孫雄濫竽充數，他是個不文不武的佞臣，依重西施，保他充下軍元帥，還保他督造館娃宮於靈岩，日夜工作，閱一年告成，雄於中取

利，家資增多數十萬，員本不願與此貪鄙佞臣爲伍，曾在王前力保他人繼任，無如吾王因雄是西施所保，無端不肯易人。現在雄竟敢借公逼讓上賓館，只怕是奉西施的密令呢？夫子何不去見太宰，他既先容於前，必有安頓之所。孔子答道：已命子貢去過，太宰托病不見，丘已決計赴他國觀光，爲念將軍，雖則功高柱石，無如奸佞滿朝，只怕虎落深潭，被衆犬所噬，特來爲將軍進一言，明哲保身四字，那是英雄處末路的覺悟語，將軍既然不見信於當今，何苦把鬚髮蒼蒼的汗馬餘生，坐在這衆人皆醉的漏舟中，何不急流勇退呢？子胥一手托着銀絲似的鬚鬚，低頭望了一個仔細，擡起頭來，正欲發言，瞥見侍役來稟，筵席已設在東邊客室中。子胥卽請師徒兩人離座，同到客室中，三人入座，子貢末座斟酒，酒行三巡，子胥觸動了心事，忽然發聲長嘆，說道：員悔不聽孫武之言，當時破楚功成，孫武辭官歸隱，對我說：大仇已報，可以結伴遯世咧！我因

王以軍政全權相托，不忍忘恩歸隱，婉辭拒絕，孫武臨別說：今日不聽吾言，將來後悔莫及。孔子接口說道：此時棄官尋孫武同隱，不爲晚哩？子胥太息道：員的出處，與孫武子絕然不同，員世爲楚臣，因爲挾父仇以投吳，得免貳臣之稱，現在以將死之身，出亡他國做貳臣，半世修得的微名，付諸流水，誓死不爲，至於歸隱，不免要受天下人責備，老朽雖則無能，在越王心目中，還畏我如虎，吾生一日，越王息兵一日，吾朝死，越兵卽夕攻吳。論吾國三軍足備，餉械無缺，何懼越兵，不過出兵拒敵，全憑將帥謀勇兼全，部衆訓練有素，環顧吾國，竟無一人能勝元帥責任的。並且水陸兩軍，久未訓練，怎能敵得過十年訓練的越軍呢？吾若歸隱，國亡可立而待，天下人豈不要責備我呢？只好留待就木咧！在我花甲餘生，死亦瞑目。所難忘的，覆巢之下，必無完卵，伍氏將滅絕，那裏對得起祖若父在天之靈呢？所以想把一脈單傳的小兒，寄頓他國，以存吾後，使伍氏

血統，不致至員而斷絕。不過此種大事，不是有交誼的至親密友，怎能付託呢？所以常罣心頭，至今還未能解決。孔子說道：丘素知將軍與齊國的鮑牧爲八拜之交，齊屬大國，牧爲鮑叔之後，又屬元老重臣，寄子存後，以鮑氏爲最宜，將軍以爲然否？子胥答道：鄙意正與尊意相同，今春曾命犬子封往齊探望，正值鮑牧病重，封卽懊喪而歸，現在牧已去世，其子鮑息，繼襲父職，雖則仍不失爲重臣，與員的交誼卻疎遠了，只好等機會親赴齊國與鮑息一見，再行決定哩！孔子長嘆道：吳王若能倚重將軍，放逐西施王孫雄太宰嚭等，不過一舉手之勞，非但吳國安如磐石，且可稱霸於東南，一念之差，卽召亡國之禍，人君的措施，安可不謹慎呢！子胥牙癢癢說道：亡國的禍根，卻不是西施王孫雄，實是伯嚭貪了越王的賄賂，拘禁時保全他性命，最可恨的，勸王放他回去，縱虎歸山，遺此大害，伯嚭正是殺有餘辜！現在多了一個西施，此乃天亡吳國，那個能够

挽回呢？說着，相對太息，酒難下咽，孔子就離席告辭道：「丘立刻要登程了，太宰既然托病不見客，不去辭行了。就此與將軍作別，不知今後有無再見之期？要知子胥如何回答，且待下回分解。」

▲▲增訂
精校
幼學瓊林大全

本書校訂精確，註解清楚，絕無訛誤之處，非市間俗本可比，極合初學自修之用，保能豁然貫通，收事半功倍之效。

▲全書併訂一厚冊

實售洋一角 寄費一分

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

第七十七回 痾儂人捕蝮覓利 意怠鳥藏拙保身

且說孔子與子胥談了一回身世，因爲急於遠引，就起立告別，說道：「不知有無再見之期？」子胥答道：「員與夫子，年紀相差無多，處境大不相同，夫子乃是名聞天下的聖人，不受拘束，好比野鶴孤雲，有興則出山閒游，無興則在山休養，歲月寬閒，享壽百年，可操左券；員好似一頭功狗，狡兔已盡，便受主人的厭惡，以爲徒食無所用，宰殺烹煮，爲期不遠了！若說再見，請待諸夢中。」孔子聽說，太息勸道：「吉人自有天相，將軍休得如此消極，常言道：人力可以回天，將軍乃當世第一名將，既然不能保國，當謀保身，謹記吾言，他日再圖相見。」說罷，拱手謝別而行。子胥送至門外，子貢御車，孔子拱手登車而行。子胥轉身入室，孔子逕出破楚門，直到凱旋客館門首停住，一班弟子都在門前等候，孔子吩咐速

把行李裝車，隨我到越國去。於是七手八腳，各把行李裝車，牲口扣轅，在後隨行。子貢執轡先行，一路向越國前進，趕了數十里，停車深林中稍息，孔子瞥見一痾僂老人逐蜩於林中，向他問道：你的手法這樣巧妙，莫非也有道理的麼？痾僂人答道：有道理的，你若不厭煩，聽我說來：每年五六月間，粘兩棲丸於樹而不獲，失卻鎔銖之利；粘三丸五丸於樹而無所獲，失卻什一之利，只好往來村落間，聽鳴聲以手法捕捉。吾的立身，好比樹株，吾的指臂，好比槁木的枝葉。雖則天地寬大，萬物衆多，與吾渺不相關，祇有鳴蜩的翼，與吾不反不側，故吾祇視蜩翼爲重，視萬物爲輕。孔子一壁點頭，一壁向諸弟子說道：用志專一，能通於神，痾僂丈人的行事，也是如此。說着，驅車而行，在路無非曉行夜宿，一日，遇子桑，康於客店中，康拱手說道：客途逢故友，可稱喜出望外，敢問夫子離別家鄉十多年，有無善狀可告故人麼？孔子答道：丘被圍於匡，伐樹於宋，被謠於

衛，被困於陳蔡，適楚被阻於令尹，丘犯此數惡，故交漸覺疏遠，徒友漸覺星散，這不是命途的困阨麼？子桑虛答道：子難道不曾聽得林回棄千金之璧，負赤子以避亂麼？有人問林回爲什麼輕千金而重赤子？林回答稱：重千金的是以利合，重赤子的是以天屬。以利合的，遇到窮禍患害必相棄；以天屬的，遇到窮禍患害必相救，這是古今不變的常理。況且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。君子淡以親，小人甘以絕，凡無故以相合的，終必無故以相離。孔子說道：聞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，和你再會吧。說着，拱手作別，大家走出店門，登車分道而行，將到越都，相去不過一日路程，孔子又命子貢先行，往謁文種，孔子在後親自執轡緩行，趕了十多里，停車稍息，卻遇故人太公任乘馬經過，駐馬招呼，孔子說道：多年不見，尊容蒼老多了！太公任問道：傳聞夫子在陳絕糧七日，幾乎餓死，夫子怕死麼？孔子唯唯。任又道：吾曾聽人傳說不死之道，東海有鳥名

叫意怠，那鳥的行動，紛紛猥猥，好像一無所能，飛時跟他鳥爲引路，棲時任他鳥所迫脅，進不敢向前，退不敢落後，食不敢先嗜，因此常列鳥羣之中，羅者射者皆不得傷害。本來直木先伐，甘井先竭，夫子自當留心，修身以自保，先知以告人，居安莫忘危，遇困要耐性。從前吾聽人說：自誇者易貶，功成者招忌，名高者受謗，那個能够去功與名，還諸衆人呢？所以不責人的，他也不責他。孔子聽了這一席話，說道：妙哉高論，鳥尙知合羣以團結，藏身以避害，人若不知避害，那末鳥都不如了！接着，又談了一回近狀，方才分道而行。慢表孔子在路趕行，且說越王勾踐自吳釋歸後，臥薪嘗膽，誓欲報吳，一面獻西施於吳，蠱惑夫差，一面派諸稽郢訓練精兵，范蠡保荐南陵處女以劍術教授將士，又保荐楚人陳音督造弓矢刀矛及連珠弩等精良武器，期以十年訓練，並於瑯琊起建觀臺，周圍九里，高聳雲霄，可以望得到吳國，太湖與東海一目了然。招募死士八

千人，督造戰船八百號，認真教習水戰。正在這練兵圖強的當兒，子貢奉孔子命來謁文種。文種久慕子貢是孔門賢士，得見名刺，接入客室中分賓主坐定。文種問道：敵國僻處東海，何勞高賢辱臨？子貢答道：特來弔公。文種問道：何弔之有？子貢說道：吳王乃是雄長東南的霸主，子胥亦是老成持重的名將，吳豈是易伐的？賜驅車入境，祇見水陸練兵，工匠製造武器，亟亟備戰，盡驅壯丁入伍，以致田畝荒蕪，全國鬧飢荒，賜恐吳仇未報，越國已起內亂，弄得不可收拾了。因此爲大夫弔。文種說道：高賢旣知癥結所在，當必有針灸之法，敢請明白賜教？子貢說道：貴國好似大病初愈，元氣未復之人，祇宜調養，教民練兵，勤修內政，要結敵國的佞臣，免除外患。吳爲越國世仇，太宰嚭爲吳國專政的佞臣，大夫宜不惜金玉貨幣，賄托他庇護越國，那末貴國可以專謀生聚教訓，待時而動。不過吳有子胥總攬軍政，他是當世第一名將，不是容易對付的啊！他與

吾夫子孔仲尼交誼頗厚，大夫欲與子胥連絡，不可以賄通，祇可托吾夫子從中說項，事必有成。文種說道：孔子現在那裏，種當派人持禮往聘。子貢說道：吾們夫子將來貴國觀光，不勞徵聘，祇須在越王前先容，賜以郊迎之禮，已覺榮耀多多了。文種答道：敢不遵命，種卽入宮先容，有勞高賢返車往迎如何？子貢應命告辭，駕車往迎孔子。文種入宮，向越王奏明孔丘將來吾國，大王宜加以郊迎盛禮，此老負天下重望，必有治國良謀，門下有七十二弟子，也都是賢士，大王正在求賢佐治，豈可交臂失掉呢？越王說道：孔丘乃當世聖人，既然不徵而自來，孤家當親率百官，郊迎四十里，以表孤家的敬賢誠意，使天下賢士聞風來歸，那末會稽的國恥，將有滌雪之望咧！說罷，諭知大將軍諸稽郢來朝統率水陸全軍，由東關外排隊四十里，陸軍以兵車夾道排陣，水軍把戰艦分列來賓經過的河道，兵將一律頂盔貫甲，佩劍執戟，懸弓插箭，當作臨陣一般，軍

容務求整肅，不得有悞。諸稽郢接到王諭，馬上傳令水陸全軍，來朝齊集東關外，護駕迎賢。到了來朝，文種、范蠡、諸稽郢，率領衆文武，齊集宮門候駕，隔不多時，越王勾踐頭戴點金元帥盔，身披鎖子貢夷甲，腰懸精金步光劍，手杖鑿鋼物廬矛，三百衛士護從出宮，衆文武跪接，越王招手說道：衆卿平身，隨駕郊迎孔聖人去。衆文武一律站起身來，各自登車，跟隨越王驅車直到東關外四十里，臨時搭成的迎賢館前下車，君臣入內休憩，文種派探子前往瞭望，隔了片刻，探子飛奔回稟，車塵已見，相去祇有一里光景了。越王一面傳令軍隊放信砲，全軍高唱迎賢歌，一面同文武步行出館，排列門前恭候，孔子得報，越王在前郊迎，卽叫子路停住，同諸弟子一律下車，命子貢引導，向迎賢館前走來，兩旁信砲高鳴，樂聲齊奏，孔子搶步至越王前，跪拜行禮道：孔丘是東魯野人，偶來上國觀光，怎敢當大王及衆位大夫將士，寵以過分的郊迎禮，使丘受之有

愧。越王忙以全禮相還，賓主起立，孔子又向文種范蠡諸稽郢一一行禮相見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▲▲最新
編印

京調胡琴祕訣

洋裝 實價 寄費
一册 一角 分半

胡琴一物，易學難精，尤以京調為最，本書係名琴師所傳，對於拉弓，指法各項，皆言之極為詳盡，誠自習京調胡琴之善本也。

▲▲最新
編印

京調工尺指南

洋裝 實價 寄費
一册 角二分 二分

本書對於京調各譜，詳加訂正，考核精確，依譜練習，自能成功。

▲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

第七十八回 世子出亡太孫嗣位 黑牛應瑞白犢連生

且說孔子備受越王極隆重的郊迎禮，謙謝了幾句，並命子貢帶一班隨行弟子，朝見越王畢，文種請駕還朝。越王欲與孔子同車，孔子謙辭，卽與文種同車，隨駕回朝。孔子見沿途旌旗密佈，甲仗鮮明，水陸軍容非常整肅，每隊有一軍官領導，高唱迎賢詩歌，心想，何用勞動水陸全軍來威嚇我這個野人呢？一路思想，莫名其妙，車駕在上賓館前停住，傳諭衆文武回衙理事，祇留文種請孔子下車。越王親送入館居住，命文種以上賓禮招待。當下越王與孔子分賓主禮坐定，越王問道：「既蒙夫子惠然肯來，拿什麼來教訓孤家支撐危局呢？」孔子說道：「丘能述五帝三皇之道，攜來古舜的雅琴，擬在大王前奏琴以講道，丘對於軍旅之事，從未學過，大王何必勞動水陸大軍列隊賦歌以迎，使丘侷

促不安。越王答道：列隊相迎，無非欲夫子檢閱敵國軍隊，能否勝任報仇之役。五帝三皇之道，孤極願聞，緩一日，或請夫子入宮講解，或由孤家到此聽講，悉隨尊便。孔子答道：理當宣召入宮講解，至於仗兵力以復仇，兵家有云：「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。」越王問道：什麼叫做知彼知己？孔子答道：彼，指敵人而言，要知道敵兵的虛實，擅長那一種戰術，現在陸軍通行車戰，水軍通行艦戰，先要調查清楚己，指自己而言，要知道自己訓練的軍隊有無劣性，那末選擇敢死士，日日教以最新最奇的戰術，三年見有成效，方可出奇制勝，以收復仇之功。越王長嘆道：夫子精通韜略，何必謙辭未習軍旅之事。孤家素知越人性脆而愚，久居山地，常行水面，以船當車，以楫作馬，揚帆的快若飄風，把櫓的遲緩難從。勇士敢死，老弱貪生，這是越人的常性。至於敵人的虛實和擅長，孤家也略知一二，吳人生長富饒之地，終年飽煖無憂，少壯喜冶游，老弱圖安適，絕無敢

死士，好男不當兵，這是吳人的習慣。孔子說道：是啊，兩相比較，若然兵戎相見，越必勝吳。不過吳有名將子胥，職掌軍政，也知三吳子弟不可用，常往魯越邊境，招募壯丁，親自訓練，編成勁旅，人數雖祇有一軍，人人可以以一當百，這是丘在吳目睹的事實，並非虛言。越王說道：孤家就因畏懼子胥，不敢出兵伐吳；聞得子胥近與夫差不睦，夫子與子胥交情極深，可能仰仗大力，密約子胥來投，當報以元帥之職。孔子答道：此老忠義貫日月，丘力勸他急流勇退，隱居深山，他尚且不答應，勸他投越做貳臣，萬萬做不到的。只好待時而動。這時文種已令人送太宰之禮到館舍中，越王即請孔子居客位，孔門弟子陪讌，越王作主人，文種代王獻爵敬酒，盡歡而散。次日孔子入朝，越王待以上賓禮，時常召入宮中講解五帝的德政，越王聽得津津有味，時常有貴重物品送孔子，挨過了四個月，越王志切復仇，最懼子胥，幾次逼迫孔子去勸降子胥，孔子被逼得

存身不住，正想去越，卻巧這時衛靈公已死，由太孫出公輒嗣位，遣使來召孔子。子路子羔，孔子就向越王堅決辭行離越，分派子路子羔先往衛國，派冉求歸魯宰予往晉，觀察那一國容得我從政，約定都到衛國回復。諸弟子駕車而去，孔子向子貢說道：衛世子蒯瞶尚在晉國，未必肯讓兒子嗣位，只怕鬧出父子爭國的怪劇來；吾們且慢返衛，還是到宋國去暫住，宋與衛接壤，容易探聽消息。子貢唯唯，忽然公良孺攙言道：夫子經着過伐樹的危險，還要到宋國去做什麼？孔子長嘆道：天生德於吾，桓魋奈何吾不得，他已被寇盜刺死，難道死桓魋還能謀害活孔丘麼？公良孺說道：原來惡人已遭天誅，孺還沒有曉得咧。說罷，跟隨孔子駕車前進，在路很覺平安，次日渡河，瞥見一隻九尾鳥，從樹林中飛上天空，見者都詫異，有人向孔子說道：請問此鳥名叫什麼？孔子答道：名叫鷦鷯。那人又問道：怎見得是鷦鷯？孔子答道：丘少時嘗聞河上土人唱歌云：

「鶴兮鵠兮，遂毛衰兮。一身九尾，美兮長兮。」此鳥生有九尾，不是鶴鵠是什麼呢？說罷渡河而過，逕到宋都附郭，經過客店門前，被店主眇目孔小義所見，誠意招接到店中安頓襪被。小義與孔子原屬同宗，當下添煮幾色佳肴，爲孔子洗塵，酒行三巡，小義說道：前年老伯居此，家嚴因豢養的黑牛，忽生白犢，小姪奉父命來問吉凶？老伯云：是吉祥，留薦上帝。不料越一年老父雙目俱盲，黑牛又復生白犢，老父命吾又來問老伯，小姪因前問而父目盲，不願來問。老父云：聖賢不作欺人語，或者是先迂後合吧？小姪又來請問，老伯仍稱是吉祥之兆，宜祭上帝，歸告老父，備作祭天之用。不料吉祥未見，小姪之目，今也失明，僅賸一線光，能辨昏旦與方向，不能遠視了。究竟是吉是凶，敢請不吝指教？孔子說道：你家素行仁義，當獲上帝的報施，不過天理昭彰，非人所能預料。善人的近禍，安知不是遠福；惡人的近福，安知不是遠禍。從前魯國有個無惡不作的

少年，名叫白食，日以敲詐強賒爲生活，夜來潛往墓地，盜取棺中的殉葬物，一夕，劈開一口棺木，內無死人，滿藏着黃金白銀，喜出望外，搬運至家，往返十餘次，還沒有搬盡，東方已白，只好盡收拾包裹中，肩荷還家，半途被一大漢所見，白食以爲天賜橫財，造屋雇僕，準備享富翁的幸福。殊不知是天賜的禍水，這筆窖藏是盜跖所埋藏的，留一大漢常居近處看守，旋見被白食盜去，馬上趕到盜跖面前，照實稟報，那盜跖是著名的劇盜，殺人不眨眼，犯案如山，當下得報積蓄的盜賊，被白食全行盜去，怒髮冲冠，親率一班盜黨，於深夜趕到白食住宅跟首，打門冲入，拿住白食，網打逼問藏銀所在，白食被打得半死，只好直說，並引盜跖入藏銀處掘取檢點，已經耗去三千兩。盜跖大怒道：本當把你的腦袋割下，祇爲吾也是盜來的，我盜人家金銀，不伏罪，你盜我的金銀，也不能將你殺死；不過爲惡多端，比我更甚，死罪可赦，刑難恕。說時，揮刀砍斷白食

兩足，白食痛死在地，等到甦醒，盜匪已不知去向，就此橫財無有，敲詐無能，流爲乞丐。故一個人的禍福，非人所可逆料的。小義不敢多問，竭誠招待。孔子耽擱了三日，忽見子貢從外面急急奔入，向孔子說道：楚軍已渡漢水，將來伐宋，責問背楚投吳之罪，夫子宜速避。孔子就同一班弟子駕車取小路而逃，向衛國取道前進，楚軍當晚卽至宋都，四面圍困了幾個月，城內食糧斷絕，一班百姓都要餓死了，只好互掉子女，宰殺充飢，壯丁皆強迫出城戰死，惟有孔小義父子，皆以盲目得免兵役，始得保全性命。父子倆佩服孔子所斷吉兆可信，更加力行善事，隔了三年多，父子倆的盲目，俱得復明，不在話下。且說仲由高柴應衛君徵召，并奉孔子命，先返衛國，這時靈公死後，由出公輒嗣位，蘧伯玉早已因年老耳聾，辭職退隱淇澳，不問國事，由孔悝繼任卿相，悝與出公輒爲姑表兄弟，以貴戚爲相，獨攬大權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

衛孔悝倚子路作干城
儀封人稱仲尼爲木鐸

且說孔悝之母是衛靈公的長女，蒯瞶的大姊，悝與出公輒分明是姑表兄弟，以貴戚爲卿相，獨掌大權。悝自知缺乏從政經驗，並且蒯瞶出亡，因爲湔雪宮闈奇恥而起，當爲天下所共諒，現在居戚，與晉趙氏感情頗洽，一旦借着晉兵來謀奪國，叫我左右爲難，旣不能袒護表弟以拒母舅，又未便私通母舅以逐表弟，思量多日，想起孔子是負天下重望的聖人，若然得他來同理朝政，一切難題，都可仗他解決了。故爾派使往越，徵聘孔子及孔門賢士返衛從政。不料祇來了子路子羔，當下先來請見孔悝，悝殷勤接入室中坐定，劈口問道：老伯因何不來？子路答道：夫子與吾們同時離越，他因宋國有些私事，現在到

宋國去了，不久要來的。孔悝說道：衛國正當多事之時，內無賢才相助，外有世子樹敵，所以亟待老伯還朝，解決疑難，有勞你遣人往宋速駕吧。子路唯唯應命，接着談論了一回國政。孔悝非常愜意，就向子路說道：先父在日，治軍數十年，死後方歸王孫賈，現在尙留家卒三千人，苦無相當人才統率，意欲借重長才，兼統家卒，並荐爲大夫。子路聽說，身兼兩職，可以發展胸中的抱負，欣然稱謝。悝卽同他倆入朝，拜見衛君。孔悝奏請高柴官復原職爲士師，子路原官是右司馬，早已改任了渾良夫，只好委以大夫之職。退朝後，子羔告別，自往士師衙門接任。子路就此常居孔悝家中，出入與共。悝視子路爲心腹，子路也以忠心相報。光陰迅速，挨過了半年多，一日，孔悝得報蒯瞶探悉孔子不在衛國，將來復奪君位了。孔悝亟召子路商議道：若欲阻止蒯瞶不來復國，惟有請你們夫子返衛。子路答道：由已遣人往返四五次，仍不見來，只好待吾親身前去，可

以強逼他同來的。孔慳叮囑二日爲限，切不可逾限，恐怕蒯瞶來攻，不是耍的。子路應命，立地駕車動身，向宋國取道而行，當日行抵石門，天將夜了，找不到宿店，向該地管理啓門的末吏晨門，詢問宿店。晨門一壁指明投宿處，一壁問道：你從那裏來？子路答道：我是魯孔丘門下的弟子，現將往宋國去尋吾們夫子。晨門冷笑道：孔丘明知天下事不可收拾，還只是東奔西走，想行他的道理，那裏能够呢！子路聽說，料必又是賢士隱於末吏的，不敢和他多言，就拱手作別，逕投宿店，膳宿一宵。來朝早起，付過宿費，取道登程，行到日中，遠遠望見六部馬車結伴而來，卽向御者說道：巧啊，前面來的，必是吾們夫子。原來孔子周流列國，公良孺常率私車五輛護從，所以每行必定六輛車銜接，及至相近，果然是孔子。子路下車，走到孔子車旁，說明奉孔慳命來迎，并問：夫子因何離宋？是不是到衛國去？孔子答道：楚軍將伐宋，不得不走，不過這時衛國正值父

子爭國的始期，也不是安樂窩，還是到儀邑去暫住，那裏風俗敦厚，相離衛都不過十多里，且是必經的要道，宰吾冉求等若然來衛，必經儀邑，吾準在那裏等候消息咧。子路只好登車前導，同至儀邑，投客店中居住，子路力勸孔子往助孔悝同參相事，孔子答道：只爲蒯瞶抱有歸國奪位的決心，叫我去幫他呢？還是幫他兒子敵父呢？勢處兩難，只好暫居這裏，你回去代吾善辭孔悝，遇有難解決的國事，不妨來和我磋商，好得路近，一天好來回幾次哪。子路只得告別。孔子叮囑道：你的好勇過人，當此衛國多事之日，你還是甘居人後，犯不着奮勇爭先的。子路答道：食君之祿，必當忠君之事，豈能甘居人後呢？說罷，逕行出門，登車而去。孔子向子貢太息道：由與柴並仕衛國，一旦衛國有亂事，柴可安然無恙，由只怕不能保身咧？子貢問道：夫子怎見得如此呢？孔子答道：從他倆平日間的性情和行事上看出來的。高柴外貌若愚，內心精細，且能深明

大義，頗有明哲的風度，預料他遇到急難，能够經權擇用，從容避害；仲由天生好勇，素性率直，只知一意孤行，不肯思前想後，好似一個莽夫，預料他遇到危難，只知勇往直前，必蹈殺身之禍。說罷，發聲長嘆，這當兒，有當地的末吏封人請見孔子，孔子料必是隱於下位的賢士，命子貢出去招待，封人向子貢拱手說道：某雖屬風塵末吏，然而當世賢人君子經臨這裏，某從未有不得見的，故敢冒昧求見。子貢卽引他入室，封人向孔子一揖到地，孔子還禮讓坐，問道：大駕下顧，不知有何賜教？封人答道：某雖居下位，頗留心天下的時勢，和賢人君子的蹤跡，素慕夫子是負天下重望的聖人，周游列國，打算以仁政救萬民於水火之中，那知事與願違，奔走了十多年，大道終莫能行；夫子既屬博學多能，當然通達事理，眼見到處枝節橫生，被困於匡、宋、陳、蔡等處，僥倖得脫伐樹絕糧等危險，應該覺悟息肩了！爲什麼再要東奔西走呢？孔子說道：丘所有道理，

傳自先聖先賢，能够居上位，借着官職以化民，收效較易；若然世不我用，只好仗我的口舌，逢人說法，以道啓民，收效較難。丘所以走遍天下，游說諸侯，結交士大夫，無非想於言語間，推行丘的大道呀！講到富貴與我，看若天上的浮雲，功名與我，看若腳上的破鞋，有什麼希奇呢！封人很恭敬的說道：今日才認得夫子是個救世真人，體諒愛人以德的天心，誓欲救民於水火，這卻非風塵末吏所能妄測高深的了！說罷，長揖而退。孔子命子貢等代送到客店門外，封人向子貢等作別道：諸位何必憂慮天下無賢君，天將以夫子爲木鐸，故爾周流四方，得不到勢位，只能夠以施政設教的木鐸，遍徇於道路，以收振聵發聾的功效。本來世亂極了，物極則反，不久要重見太平盛世了，所以上天特賜金口木舌於夫子，完成他素王的事業，諸位以爲對不對？子貢無言可答，但應以唯唯而退。按下孔子暫住儀邑，且說子路回見孔慳，報告夫子現居儀邑，離此不

遠，有疑難可以隨時派人往問的。這時適有衛大夫公明賈在座，即向子路問道：孔子願不願輔佐衛君？子路答道：夫子祇語吾左右為難，究竟他願佐那一面？由實不知。公明賈就向孔慳說道：賈將往見孔子，當面問個明白，相國有無國事詢問？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白話
新譯

福爾摩斯

偵探

案

全集

四冊

洋裝實售大

寄費

洋八角一角

本書將福爾摩斯全部探案八十餘件，搜羅完全，俾成全璧，全書約一百餘萬言，用仿宋體鉛字排印，字跡精緻，裝訂精美，前售實價五元，現僅定價八元，只售一折，可謂破天荒之廉價也。

▲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

第八十回 公明賈飾詞探孔意 冉子有禦敵逐齊軍

且說孔悝聽得公明賈說自願往見孔子，問他願不願輔佐出公。孔悝沈吟了一回，說道：你須委婉探問，并說吾望他來此，猶如大旱時望雨降，別無話說。公明賈告辭，駕車至儀邑，到客店中求見孔子，和他見過幾面，曉得是孔圍生前的心腹，此次必奉孔悝命來速駕的，即叫子貢接入室中，行禮讓坐，彼此說了幾句別後思念的話，接着孔子問道：大夫此來，諒必銜悝卿相之命，來召丘入都麼？公明賈答道：賈自欲來見夫子求教，不過悝卿相卻也有命速駕，望夫子入都，猶如大旱時望雨，一切難題皆待與夫子面商裁決，賈想起悝卿相的先君，生前與夫子誼屬同宗兄弟，交情極厚，現在悝卿自知才學和從政經驗，皆不及夫子，願以卿位相讓，解決國難，夫子義不容辭，還是早日入都爲

宜。孔子說道：丘居此以備諮詢，就是不忘文子生前的交誼呀！歸語卿相，丘決意居此，與衛都相去祇有十里光景，一日可以往來數次，與同聚一室，並無異樣，必欲強丘入都，丘將返魯祭掃先塋去了。公明賈不敢苦勸，應聲理會了。接着問道：賈有一疑問，敢請一言解決。伯夷、叔齊毀譽參半，究竟是何人物呢？孔子答道：伯夷、叔齊是古之賢人，他倆是孤竹君的長次兒子，孤竹君心愛叔齊，遺命立叔齊爲太子，及卒，叔齊不願以次越長，讓位伯夷，伯夷拒絕道：父命立弟，兄何敢不遵父命，遂逃去。叔齊也即逃往荆蠻。於是諸大夫立中子以嗣位，時在商紂末年，周武王起義師伐紂，伯夷、叔齊扣馬諫阻道：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以算得孝麼？以臣伐君，可以算得仁麼？武王不聽，及至滅紂，興周，夷齊恥食周粟，逃隱首陽山，不久就餓死。公明賈問道：他倆怨不怨呢？孔子答道：兄弟倆求仁得仁，伯夷尊重父命，叔齊嚴守天倫，情願遜國同逃。及見武王以臣伐

君，違反仁義，直至軍前扣馬諫阻而無效，恥不食周粟而餓死。這是義士的高行，有什麼怨悔呢？公明賈說道：得聞高論，疑團盡釋。這當兒，正值午餐時候，孔子留賈便飯，賈就入席同食，飯罷，孔子向賈問道：大夫以前追隨文子，必然深悉他的生前行述，有人在我面前稱譽他有三不的美德，三不，就是不言，不笑，不取，確不確呢？公明賈答道：這是過分的譽言，吾夫子不願多言，及時一言，聽者自然不覺厭惡了；偶然遇到極快樂的時候，笑逐顏開，見者自然不覺可厭了；義不苟取，合義的也不拒絕，取不傷廉，他人自然不覺厭惡了。孔子答道：果真如是的麼？公明賈不願多批評文子的行述，就起立告別，登車回都，向孔悝報告道：孔子居住儀邑，專備卿相諮詢的，對於國君父子，賈不便直問，以伯夷、叔齊相詢，方知孔子不直蒯瞶，也不贊同國君以子拒父，所以不願到此。孔悝奈何徒喚，只好遇事派人就商。暫時按下慢表，且說蒯瞶被逐出亡晉國，幸得

家臣戲陽速，與趙氏家臣陽虎爲舊交，賄以金玉，進言趙簡子准許收納。居於戚邑，及至衛靈公死後，蒯瞶力求趙氏發兵送歸衛國，簡子不允。一日，陽虎至戚，蒯瞶問道：趙氏何故不肯送我復國？陽虎答道：主子因外有吳楚爭霸，皆欲伐晉以揚威，內有三卿爭權，應付爲難。況且魯衛是兄弟之國，晉若出兵伐衛，魯必出兵相救。所以不敢遽允公請。蒯瞶哀懇道：瞶不願鬱鬱居此，大夫有無妙計送我復國？陽虎沈吟了一回，答道：齊魯世仇，現在齊陳恆頗具野心，與國中元老重臣皆不睦，速派一能言之人，往說陳恆出兵伐魯，使魯不能救衛，那末趙氏必肯發兵送君復國了。蒯瞶欣然照辦，卽派戲陽速至齊，游說陳恆。且說齊陳恆官居右卿，欺侮齊簡公懦弱，竟想篡位，碍於高國兩氏，功高望重，黨羽衆多，不敢妄動。正這當兒，戲陽速投刺請見，附有陽虎介紹書，那陽虎從前出奔齊國，險被高國鮑三氏所害死，與陳恆稍有交情，所以看過介紹書，延速

入見，行禮坐定，恆問道：子來，可是替蒯瞶做說客麼？速答道：速此來，不爲衛世子，實爲大夫作說客，大夫雖然世得民心，無如高國、鮑晏皆屬元老重臣，大夫以一身而與四氏樹敵，不自覺彼衆我寡，在速看來，險如履冰，危如累卵，不去仇敵，怎能立足呢？陳恆肅然起敬道：恆正爲此事，日夜不安，子旣然說破我的心事，必有良謀，敢請見教。速說道：魯國聯吳伐齊之仇未報，大夫何不力保高國、兩氏統兵伐魯，魯有吳相助，高國必爲所敗，大夫可以公報私仇了。陳恆聞言大喜，用盛筵款待，盡歡而別。戲陽速歸戚復命，不在話下。再說陳恆入宮，向簡公奏道：齊歸田於魯，以修好，魯聯吳伐齊，以逞威，此仇不報，國勢一落千丈哩！簡公稱善。陳恆又舉荐國書爲大將軍，高無平宗樓爲副，閭邱明、公孫揮爲先鋒，率兵車一千乘，卽日出發，直到汶水上紮營，下戰書，索還汶陽田地。那汶陽是季氏的私邑，季康子披閱戰書，急召冉求商議。冉求本爲季氏家臣，跟隨

孔子棄官出國，直到孔子二次返衛，接到伯魚死耗，方命冉求歸魯治喪，卽被康子留住仍爲家臣。當下冉求入見，康子說道：齊師已至汶水，欲奪我汶陽的田地，子有無退兵之法？冉求答道：兵來將當，求願率軍迎敵。一面托冉伯牛去稟夫子，請他設法解除魯難。康子依言，派人找尋伯牛，托他往告孔子，設法消弭魯難。一面令冉求督率左軍出發禦敵。冉求一躍而爲左軍大將，駕戎車督師出征，派樊遲爲車右，遲也是孔門弟子，雖不是著名勇士，卻也精通戰術，且精射箭。所以冉求用爲車右，於是旌旗前導，兵車步隊後行，浩浩蕩蕩，直抵汶水。冉求下令急急渡河進攻。樊遲說道：進兵貴神速，容易取勝。不過季氏德澤未著，難孚衆望，請緩三刻渡河。冉求依言，下令道：全軍休息三刻，渡河決一死戰，若有貪生怕死之徒，速速繳還軍裝退卯，免得臨陣畏縮，遺悞戎機。全軍人人奮勇，情願戰死，不願生還。勇氣百倍，冉求知士氣可用，親率全軍渡河，好

像潮湧般冲入敵營，出其不意，殺得齊軍棄營大潰，冉求手挺長戈，驅車追奔，刺死敵兵無數，追到三十里以外，方才鳴金收兵，渡過汶水，紮營駐守。那齊軍主將國書，本來不是有名上將，經此大敗，兵仗損失過半，已無再戰能力，只好收拾殘兵，紮駐浮營，馬上派公孫揮入都告急，卻巧孔子得悉齊兵伐魯，也派子貢至齊，游說陳恆罷兵。陳恆本來要望國書戰敗，方好削奪他的權威，及見子貢勸阻伐魯，就此趁勢收篷，撤回伐魯軍隊，一面遣使與魯修好。季康子喜出望外，下令班師，并親身出城迎接，與冉求並車入城，於府中盛設慶功大讌，請和的齊使也列席，冉求高居首座，笑容可掬，康子敬酒問道：孔門無將才，你的戰術，難道是無師自通的？冉求答道：是學來的。康子訝然問道：你出孔子門下，怎能學戰？冉求答道：卽學諸孔子，孔子是無所不通的聖人，文武並用，求祇學得一點兒戰法，韜略尙未精明咧。康子從此格外敬重孔子，等到讌罷，便與

再求商定，派樊遲往迎孔子。這時正值衛蒯聩密謀復國，先請趙氏發兵護送，趙鞅不允，於是變計，派心腹歸國乞憐孔悝之母，孔姬與蒯原屬姊弟，孔姬不能決，派家臣渾良夫往戚問候。要知蒯聩如何復國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本草藥性

國藥字典

洋裝一册

實售二角八分

寄費五分

本書內容豐富，共搜集常用藥物千餘種，每種各說明其性味，功能，形態，條舉目張，使人一覽無遺，藥物之有異名者，另列一表，尤為清晰，檢查又極便利，備此一書，實能得到許多醫藥常識，而不致為庸醫誤病矣。

▲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

第八十一回 劫甥要盟蒯瞶復國 救主被醢仲由喪身

且說渾良夫生得身長貌美，暗地與孔姬私通，此次奉孔姬命往戚問候，蒯瞶握着他的手說道：「你能使我復國爲君，使你服冕乘軒，三犯死罪准特赦，決不食言。」渾良夫祇恐將來口說無憑，要求書與三死不罪證，方才告別，歸與孔姬祕密商議。孔姬初尙不敢私迎蒯瞶，渾良夫再三相逼道：「衛君是蒯瞶的兒子，孔悝是你的兒子，以母命迎舅氏復國，難道你兒子敢不依麼？」只要你擔負作主，派我去迎歸蒯瞶，怎樣辦理，我自方法。孔姬被逼不過，說道：「現在的國君，是我的內姪，蒯瞶是我的弟弟，總是一家人，何必多此一舉。」渾良夫說道：「在你誠然無關得失，在我私迎蒯瞶復國，便是第一功臣，可以封爵賜邑，我倆既結恩情，這個要求，要你允許我的。」孔姬答道：「允許你去幹，若然弄糟了，我是

女流之輩，收拾不來的。渾良夫答道：天塌自有長人頂，當然用不着你收拾的。接着向孔姬取了兩套婦女衣服，復往戚邑，向蒯瞶說道：諸事已得令姊許可，請同換女裝，潛往孔宅，避人耳目。蒯瞶一面命戲陽速帶敢死士三百，混入都城，在孔宅前後埋伏聽令，一面更換女裝，渾良夫也換了婦女裝束，命勇士石乞孟爨爲御，乘溫車，於傍晚混入都城，直抵孔宅，一雙假女子下車入門，向守門人詭稱太夫人雇用的婢女，說着逕入內室，孔姬迎弟入房相見，安慰道：國家大事，皆在吾兒手掌中，現在公宮議事，等他回來，用兵威要劫，事必有成。說罷，便叫蒯瞶渾良夫更正衣冠，瞶命渾良夫速召石乞孟爨率死士三百，入宅埋伏，安排停當，專候孔悝歸來，不料孔悝被出公輒留住宮中夜宴，直到半夜，孔悝帶醉回宅，孔姬在堂前迎問道：兒呀，父母兩族中，誰是至親？孔悝答道：父族惟伯叔，母族惟舅氏爲至親，一屬父的直系血親，一屬母的直系血親。孔姬

說道：你既知舅氏爲母至親，爲什麼不擁戴吾弟呢？孔慳答道：廢子立孫，乃先君的遺命，兒既位列卿相，怎敢違反呢！說罷，連呼肚子痛，扶着護卒的肩頭，汲汲地走入廁所去大解了。原來孔慳早知其母與渾良夫私通，欲約蒯瞶，已派心腹女傭暗中密察孔姬行動。渾良夫兩次往戚邑，孔慳已得密報，所以今天一面派子路到儀邑去，向孔子求計；一面入宮與出公輒商議，并命高柴巡視城門，嚴查奸細。這時聽得孔姬提及舅氏，情知有異，急行避入廁所中。渾良夫便向蒯瞶說道：成則爲君，敗則亡命，取決於此時，太子何以不發一言？蒯瞶卽命石乞孟繫往挾孔慳，到此議事。石孟倆守候廁外，及見孔慳走出，齊聲說道：太子相召。說時，不由分辨，簇擁孔慳至廳堂上，蒯瞶南面坐，孔姬兀立左側，厲聲喝道：舅氏在此，慳見爲什麼不拜？孔慳只好下跪拜見，蒯瞶親手扶起，命坐右邊。孔姬問道：國家原屬舅氏的，祇爲欲雪奇恥，未遂出奔，早爲天下人所共

諒，偏偏不見諒於舅氏的親生子。吾誼屬同胞，不忍坐視，故迎吾弟復國。惺兒你既爲百官長，一言可以定國，若能擁戴舅氏卽位，不失爲忠孝兩全的大臣。孔惺被逼不過，答道：母命敢不聽從。孔姬傳語宰豬陳列堂中，叫贖與惺歃血定盟。孔惺說道：惺既爲國卿，未便驅逐國君，當由母命辦理吧。孔姬立刻召集家甲，命渾良夫統率，連夜往襲公宮，命石孟兩將在宅內保護。且說出公輒帶醉入寢宮安歇，霍地內豎飛奔來報有亂兵襲宮，出公輒命召孔惺，內豎奏道：爲亂的卽是孔氏家卒，口稱奉太子命來拿逆子的。輒如聞晴天霹靂，酒都嚇醒，自知大事已去，還是走爲上着，一面傳語亂兵，不必擾亂，子不與父爭，情願退讓；一面命心腹盡收宮中寶器財貨，裝載輕車二輛，於黑夜裏由後宮門逃出都城，出奔魯國去了。渾良夫守到天明入宮，方知輒已挈眷出亡，只好回來復命。且說子路奉孔惺命於昨日趕往儀邑求見孔子，不料館舍中空空洞洞，

詢問館人，方知孔子於今晨動身，回轉魯國去了。原來孔子料定蒯瞶要謀復國，所以命圉人扮作販賣水菓，潛往戚邑密探動靜，隨時報告。及見渾良夫蒯瞶扮女乘溫車，帶着三百死士，潛歸衛都，立即回來報告。孔子曉得衛國必有內亂，無法消弭。正值樊遲奉季氏命來請歸魯，就此收拾動身。子路問明相隔祇有半日路程，就捨車乘馬追趕，那知孔子繞道到鄭國去探望子產，子路向赴魯大道上追趕了數十里，沿途探問都稱不曾見有六輛輕車經過，只好帶轉馬頭，回轉衛都。行至半路，太陽西沒，幸是中旬，借着月光趕到都城，已過半夜，城門緊閉，隔門叫喚，守城人聽得是子路口音，回答道：孔相國被困在宅內，渾良夫已奉太子命，帶兵往襲公宮了，大夫何苦還要入城呢？子路答道：我奉孔卿相命出差，怎好不入城復命呢？守城卒說道：啓門須得高大夫命令，你且少待。隔不多時，東方已白，高柴親來巡視，守城卒報告子路在外叫城，柴即登

城頭，向子路說道：「政不在你，何苦投入漩渦，還是到別處去遊一二日，等事定後再來吧！」子路說道：「由食孔悝之祿，他既有難，豈容遠避，請即啓門。」正這當兒，公孫疾奉蒯瞶命，率兵車五十乘出城追拿。出公輒，子路挨門而入，公孫疾迎面說道：「輒已出奔，子入城幹什麼？」子路答道：「由生平痛恨平時受人祿養，不離左右，遇難則托故遠避，由決不願效這無恥行爲的。」說罷，逕自入城，直奔到孔氏堂前，祇見孔悝已被孔姬蒯瞶左右挾持，就高聲大呼道：「仲由在此，孔大夫還不走避，等待何時？」孔悝已失自由，不敢下堂，子路挺劍上階，欲劫孔悝，蒯瞶見事已成功，若然孔悝走避，不免要節外生枝，即令石乞孟麤下堂迎敵，子路舞劍奮鬪，石孟兩雙戟並舉，力戰二十多合，無如子路手執短傢伙，只能照架，不能刺敵。石孟兩都是長戟，且有死士助威，越戰越勇，被石乞一戟刺斷子路的冠纓，子路心慌力竭，不能照架，身受重傷，就擲劍大呼道：「大丈夫死不免冠，

容我結纓自殺。說時手取冠纓整結，孔悝在堂上喝道無傷仲由，不料話聲未絕，子路已被一班死士亂刀砍爲肉泥。這時渾良夫回來報稱，輒已捆載寶器出奔魯國去了。國不可以一日無君，請太子入朝正位受賀。蒯瞶卽率渾良夫、孔悝等入朝陞殿，有幾個大夫隨輒偕逃，以外齊來朝賀。蒯瞶卽位，號稱莊公，立次子疾爲太子，論功行賞，渾良夫功居第一，授爲左卿，孔悝爲右卿，石乞孟釐爲左右司馬，以外各歸原職。惟有高柴棄官逃回魯國，蒯瞶固知孔悝不忘出公輒，密派心腹暗探舉動，得報悝與輒時有書信往來，蒯瞶怒，欲用鳩酒毒殺悝，幸爾孔悝先期得悉，易服逃奔宋國去了。渾良夫就此出入孔宅，絕無顧忌，視孔姬若妻室，在朝衆文武都與孔文子生前有交誼，並知渾良夫出身，本是孔氏家臣，不料文子死後，竟敢私通孔姬，謀逐孔悝，姦占財產，天理難容，士大夫人人敢怒而不敢言。一日，蒯瞶見宮中的寶器財貨，盡爲出公輒劫去，便

問渾良夫有無聚收財寶的方法？渾良夫奏道：太子疾與出公，輒皆屬吾君親生子，吾君復國，輒即退讓，未敢反抗，父子之情猶存，何不以擇嗣召歸，輒必挾財寶以俱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惡計策
一千條

智謀全書

洋裝
一册

實售一
角八分

寄費
三分

本書實為應付急遽事變而設，所舉計策一千條，皆奇妙不測，變化無窮，得此一書，可以不至被人暗算，如同請一法律顧問。

▲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▼

第八十二回 蘭生隱谷寄慨操琴 湍激呂梁驚看蹈水

且說渾良夫奏請莊公，借擇嗣爲名，召還出公輒，失去的寶器財貨，必然帶回無失。莊公說道：此計很好，當徐圖進行。不料被小豎聽得了，暗地密報太子疾，疾卽與諸大夫商議，胥彌赦說道：不去渾良夫，國無太平之望！太子何不如此這般對付，在朝文武百官，願爲太子作後盾，撲殺此獠，以雪文子身後的大辱。疾見有百官願爲後盾，放膽進行，命勇士預伏宮門，及見莊公經過，強邀到太子宮中，疾伏地流淚道：父命立疾爲太子，今又欲召輒歸國，將置疾於何地呢？莊公叫疾起立，說道：這是渾良夫的主張，尙在考慮中，兒何用過慮呢？疾奏道：先姑丈生前爲國干城，功高柱石，現在渾良夫姦占姑丈家室，不按國法斬首，反得位列卿相，天下人豈不要譏笑父親不分皂白呢？莊公說道：不召輒

歸國容易的，渾良夫的淫惡固然當殺，不過吾復國時，與他訂盟，特赦三死，怎能不作數呢？疾說道：等他犯了四罪，然後殺卻如何？莊公道：這也可以的。說罷，回轉公宮，等到元旦，宮中新造一臺，題名虎幕，工竣落成，莊公遍召衆大夫入虎幕讌會，渾良夫身披紫貂裘，冠冕佩劍，乘軒直抵臺前停下，昂昂然帶劍登堂，太子疾鵠立堂前，喝力士捆縛渾良夫，良夫抗聲問道：臣奉召入宮，何罪要捆縛？太子疾數罪道：臣下元旦見君，當穿朝服，你冠冕袒裘，那是一罪；臣侍君宴不佩劍，你帶劍上堂，那是二罪；臣下奉召，至宮門下車步行，你乘軒入宮，那是三罪。良夫抗聲答道：就算臣犯此三罪，君上早有盟言，赦臣三死。疾厲聲說道：吾兄以子拒父，大逆不孝，你欲召還，這不是四罪麼？你還犯一種實惡不赦的大罪，殺有餘辜，疾爲先姑丈報仇，將你明正典型，你敢強辯麼？良夫俯首無言，疾卽喝令牽出斬首。就此不召出公，輒歸國。莊公在位僅有二年，晉趙鞅惱

怒他復國後，並無酬報，也不去朝聘，故爾出兵伐衛，莊公父子出奔戎國，被戎人所殺，衛人擇立公子般師爲君，這是後話，表過不提。且說孔子爲避衛亂，且應季康子徵聘，汲汲離開儀邑，繞道歸魯，爲避免孔悝遣騎追尋起見，吩咐子貢擇小路，經鄭國而行，及至月中，經過隱谷，一陣花香，隨風撲入鼻孔中，孔子舉目四顧，見有幾叢幽蘭，開得茂盛非常，發聲長嘆道：「咦！蘭爲王者花，今乃開在隱谷中，與衆草爲伍。譬如賢人不逢時，和野人鄙夫結隣差不多。說罷，便命停車賞蘭，孔子下車摘取一株，插在車軾上，登車取琴作猗蘭操，且彈且歌道：「習習谷風，以陰以雨。之子于歸，遠送於野，何彼蒼天！不得其所！逍遙九州，無所定處，世人闇蔽，不知賢者，年紀逝邁，一身將老，傷不逢時，寄蘭作操。」顏淵在車上聽得了，說道：「夫子作此琴操，以幽蘭自比，莫非有歸隱的決心吧？」孔子答道：「是啊，知我心事的，只有你吧！接着，命子貢驅車前進，行至薄暮投宿，次日，

趕早就動身。這天朝日如血，天氣炎熱，行至日中，人馬俱乏力，遂投道旁客店打尖喂料，休息一回，重行登程，行抵呂梁，停車稍息。那呂梁是著名大河，孔子臨河眺望，祇見懸水三十仞，流湍六十里，鼉鼉魚鼈，不能游伏於這急水中，瞥見一壯漢從岸上縱身入河，孔子只道是投河自殺的，急命公良孺設法援救，沿河行數十步，不見壯漢，忽聞歌聲起自水面，方見壯漢仰臥波面，唱歌而泳，快樂非常，孔子高聲招呼道：「游泳水中的老哥，吾祇道你投河覓死，急命弟子來援救，因見水深湍激，魚鼈遠避，不敢下水援手，不料你披髮仰臥水面，驚疑你是溺水鬼，及聞歌聲從你口中發出，方知是人。請問蹈水有道可學麼？」壯漢答道：「吾不知有道，更不知如何學法。」孔子問道：「難道你生後即能蹈水，如行陸地一般的麼？」壯漢答道：「我始乎故，長乎性，成乎命，從水之道不爲私，我所以能蹈水。」孔子訝然問道：「什麼叫做始乎故，長乎性，成乎命呢？」壯漢且泳且答。

道。吾生於此安於此，是我始生的故土；吾長於水安於水，是我與生俱長的天性；吾不知何以能蹈水而能蹈水，是生成在命中的。說罷，向河底縮身而去，一剎那已在數百步外水面上游泳唱歌咧！孔子向從行弟子道：此人在水中的身段，好像子不，不過大小相去數千倍咧。丘少時曾見過幾頁古竹簡，惜乎剝落過多，簡上說混沌初開，祇有湮槃斯，阿彌布兩種水產小動物，年深月久，兩種小動物的體積，增長數百倍，於是雌雄配合，繁殖出來的，就是我們人類的始祖，吾想這兩種小動物，莫非就是子不吧？公良孺問道：怎見得呢？孔子說道：有兩個疑點，一是人在水中活動，與子不全然無二；二是子不化生爲蚊，專吸人血以生活，好似小孩吮乳，故而吾生此疑想。丘生平不語神怪，此種紀載，遠在盤古以前，幾無人類，有誰知道，故爾吾從來未與二三子提及。子貢說道：賜聽人說，生長於海邊的人，出入水中，猶如魚龍；生長山中之人，爬山越嶺，猶如

猿猴。此所謂習慣使然吧？孔子答道：誰說不是呢，從前晉國的趙盾率兵卒十萬，至中山地方秋狩，獵場百餘里，令衆燃火燒山林，烈燄漫天，飛禽走獸，紛紛突烟奔逃，趙盾正在追捕的當兒，瞥見一人從石壁中跳出，隨烟進退，揮手滅火，如若無事。衆人疑有山魃鬼怪，旋見他徐行而來，好像未曾經着烟火似的。趙盾張目仔細打量，祇見他行於日光中有影，形狀七竅是人，氣息聲音是人，不類鬼怪，趨近瞬視，果然是一土人，遂向他問道：你有什么道能够安居石壁？有何道能够出入烟火中？土人答道：什麼是石壁？什麼是烟火？吾都沒有瞧見。趙盾說道：你平日藏身的是石壁，現在你經過的是烟火，怎說沒有瞧見呢？土人說道：吾實不知。子貢聽了這一席話，問道：這個是何人呢？孔子答道：丘聞人言：『和者火開於物，物不得傷；闔者游金石，蹈水火，可以隨意出入。』就是此人吧？子貢又問道：什麼叫做和者闔者呢？孔子回答道：這就是入山修道，水火不

能傷身之稱。說罷，登車趕路，經過鄭都，孔子命入城往訪子產，直到門前下車投刺，適值子產久病垂危，國政已交子太叔，當下由太叔出迎，接到客室，分賓主坐定，孔子說明順道來訪，太叔答道：「僑相臥病百多日了，政事已交我代辦，前月起，病勢日益加重，自知不久將離人世，向我叮囑云：『僑死後，祇有你能繼僑任，要知惟有德者，方能以寬服民，其次莫如用猛。猛則猶如烈火，百姓望而生畏，少有犯死罪之人。無德而寬，猶如溫水，百姓狎而玩弄，犯罪而死者必多。』」孔子說道：「是啊，爲政之道，寬難而猛易。」子太叔道：「吾因初次爲政，不忍用猛而用寬，那知盜賊衆多，士大夫家都遭劫掠，悔不聽僑相之言，徒喚奈何！」孔子說道：「政寬則百姓慢，慢則當懾以猛；政猛則百姓苦，苦則當施以寬。寬以濟猛，猛以濟寬，寬猛相濟，政和民服了。」詩經云：『民亦勞止，汔可小康。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。』這是說政猛當施以寬。又云：『毋縱詭隨，以謹無良，式遏寇虐，慘不畏

明。』這就是說政寬當懾以猛。又云：『柔遠能邇，以定我王，不競不綏，不剛不柔，布政優優。百祿是。』這就是說政和民服。子太叔聽罷，肅然起敬，欲留孔子同朝從政，孔子答道：『丘老了，不能從政，行將回歸故里，與二三子彈琴鼓瑟，以樂餘年，若然僑相神志清醒，代言善加珍重。說罷，告別而行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』

第八十三回

仲尼歸國息影優游

陳恆弑君請兵聲討

且說孔子別過子太叔，取道歸魯，經過郟縣，也是小國，始封爲少昊的後裔，郟子頗知古禮，孔子因此入城觀光，忽遇老友程子於途，下車相見，暢談別後景况，孔子先告以周游四方十多年，吃盡了許多困阨，終不能行丘的道理；現在不復夢見周公，壯志全消，行將歸隱了。程子說道：我的遭遇，更不如你，在這附庸小國中，做了幾年末吏，幾乎弄到身敗名裂，幸爾辭職得早，今日還能與你相見，不過景况更覺窘迫了！孔子卽命子貢取五匹帛，相贈先生。子貢裝做不曾聽得，孔子又說一遍，子貢依然不理，孔子只好自取相贈，與程子拱手作別，重行登車趕路。子貢說道：夫子去魯之初，滿載財帛五車以從，如今歸去，財帛俱空，何必再要贈給不相干的人呢？孔子說道：此人乃天下賢士，不贈給

他終身無可贈的人了。何惜此區區束帛呢！說時驅車前進，直抵曲阜，冉求奉季氏命，離郊十里迎接，康子親迎於東門，孔子下車，與康子握手，略道思念之殷，並說：哀公渴望夫子，請即入宮一見。孔子推辭不過，吩咐隨從弟子先歸闕里，說罷與康子同車，直抵宮門前下車，入宮請朝。哀公得聞孔子歸國，即登便殿召見，孔子以臣禮拜見，哀公還半禮賜坐，說道：十多年不見夫子，已經鬚髮俱白了，精神依然如故，儘可官復原職，完成從前未竟的政績。接着向康子說道：大司寇何忌，屢次辭職，今可改任夫子了。孔子力辭道：丘今年六十有八歲，精神衰退，不能夠從政的了！哀公說道：夫子何必謙辭，多年在外，周游列國，尚且不怕煩，現在游倦歸來，理當爲父母之邦，盡力整頓，寡人願以國事全權委託。孔子答道：君上這樣重視孔丘，丘非草木，豈有不識好歹之理；祇爲就木有期，與其以衰年悞國，不如另讓賢能，丘願以閒散之身，居此以備諮詢，何如？

子攬言道：這也是實情話，準以告老重臣優待，五日一朝，遇有大事，隨召隨到，不知夫子肯答應麼？孔子答道：丘怎敢不識擡舉，但是自問無功於魯，怎敢當重臣之稱呢！哀公卽賜以金帛，孔子謝恩，偕康子出宮，卻被康子邀回家中，設宴洗塵，陪客祇有冉求、樊遲，酒行數巡，冉求說道：夫子在外十多年，未曾得到那一國的長期祿養，旅囊只怕早已告罄了？孔子答道：求何出此言？要知富貴與我如浮雲，丘之周游列國，欲行吾道，不是求功名富貴呀！冉求說道：求忝列門牆數十年，豈有不知夫子的志願，雖然君子固窮，然而衣食問題，也須解決。在夫子一人，求可終身供奉；不過隨來門下弟子衆多，求無力兼顧。孔子不語，冉求向康子說道：只好請每月準照大司寇俸祿支給。康子應道：可以的，每月着你支取送去便了。孔子卽向康子拱手道謝，這席酒直吃到盡歡而散，孔子由冉求駕車送歸。次日，一班鄉里士大夫，先後來探望，孔子接待了四日，至第

五日爲入朝之期，命子貢御車入朝，拜見哀公，衆大夫有事奏對，既畢，哀公向孔子問道：國家的興亡禍福，聽憑天命，非關人力的麼？孔子答道：興亡禍福，責在自己，天災地妖，毫不相干的。哀公問道：夫子之言，可有事實作證的麼？孔子答道：有的，從前殷王帝辛時代，有小雀生一大鳥於城隅，守城者奏明於朝，帝使有司占卜，奏稱『以小生大，國家必王，帝運益昌。』於是帝辛賴雀助福，荒廢國政，殺害忠良，朝臣奈何徒喚，殷國就此滅亡。這就是以己意逆天命，變福反爲禍的事實。還有殷王太戊時代，王道缺，法度亂，致興妖孽，桑穀並生殿庭，七日枝葉茂盛，帝使有司占卜，奏稱『桑穀是野木，不合生長殿庭，莫非是國亡之災兆！』太戊聽了，驚駭異常，從此終身行德，效法先王的仁政，力行愛民的王道，三年以後，遠方慕義，重譯來朝的十有六國。這就是以己意挽回天命，化禍反爲福的事實。要知天災地妖，所以做人君的，夜夢鬼祟，所以做人臣的。

災妖戰不勝善政，夢鬼戰不勝善行，能够明白這個道理，祇有古時的明王。哀公說道：寡人得聞夫子教言，胸中豁然開朗。接着又問道：古人云：死生有命。那末智者多壽呢？還是仁者多壽？孔子答道：人有三死，不關仁智，更非天命，由己自取的。哀公問道：什麼叫做三死？孔子答道：就是一死於病，二死於刑，三死於兵。一個人若然寒暖失調，飲食不節，縱慾過勞，病必死之；一個人居下位而犯上，貪得無厭，剛強自用，刑必殺之；以少犯衆，以弱侮強，忿怒無端，舉動不自量力，兵必殺之。這三種非死於命，實是自取殺身之禍。若說智士仁人，束身自好，舉動以義，喜怒以時，和藹待人，三死自遠，得壽也是當然的。說罷，已到退朝時刻，君臣各散。孔子回家午膳，忽見高柴急急奔入，報告道：仲由已死了。柴力阻他不用入城，他偏欲入城保護孔悝，致被蒯瞶手下的勇士砍爲肉泥。孔子停箸大哭，有幾個弟子亦然流涕，這當兒，又有衛君遣人來爲仲由報喪，並饋食。

物一器，孔子啟視，見是肉膏，嗚咽說道：這是仲由的肉啊！就此終身不食肉膏。當下向高柴說道：丘早知由無復見之期，柴有歸來之日。說罷，同一班弟子，送子路的碎肉至尼山，掘土埋葬，不在話下。且說孔子在越國動身時，分派弟子赴各國查察，這時陸續歸來報告，孔子方知齊簡公已被陳恆所殺，原來陳恆早想奪國爲己有，只怕一個闕止，手握兵權，爲簡公的心腹，暗使族人陳逆、陳豹假扮寇盜，攻殺闕止。簡公聞變出奔，陳恆飛騎追及，殺死於途中，擁戴簡公弟騫爲君，號平公，陳恆獨相，盡收公田爲己產。孔子得聞齊變，沐浴整衣冠，入宮向哀公奏道：齊陳恆弑君，魯與齊情誼深遠，請兵伐齊，聲討陳恆之罪。哀公答道：兵權早歸三家，不如直告三家爲便捷。孔子告退，一路走，一路說道：因丘從前做過魯大夫，不敢不告。說罷，繼以太息，逕至季氏，見康子，請發兵聲討陳恆。康子心想，自己也是目無魯君的權臣，且與陳恆有交誼，不願過問，轉念之

間，向孔子說道：陳恆雖然弑君，仍立舊君之弟嗣位，情尚可恕，況且是齊國的內亂，非但不當干涉，並且無暇過問。肥知邾子向附我國，近來兩年不來朝貢，已歸附吳國了。肥所以主張伐邾爲重。孔子說道：茲事體大，當請諸大夫共同商決。康子立即召集諸大夫議事，康子向衆說明伐邾的原因，子服景伯說道：小國所以事大國，是信仰。大國所以保小國，是仁義。背棄大國是不信，征伐小國是不仁，常言道：民恃城以爲安，城恃德以爲固。失卻了信仰與仁義，危險極了，怎能安保呢？孟孫何忌說道：諸大夫以爲何如？景伯是賢士，不當違逆他的說話吧？有個附於季氏的大夫對道：夏禹會合諸侯於塗山，執玉帛來朝的，何止萬國，現今存在的不滿數十國了！就爲大不愛小，小不事大的緣故。若然伐邾有危險，吾們爲什麼不說呢？孟孫忿然說道：魯無德及邾，今欲出兵征伐，可以的麼？衆論不一，孔子不便左右袒，不歡而散。康子必欲伐邾，守到秋涼，出兵

伐邾，行近東郭，猶聽得鐘鼓的聲音，知道全無設備，揮兵直入城中，邾子同大夫夷鴻乘船逃避，請救於吳，明年吳兵果來伐魯，不在話下。那陳恆自知衆怒難犯，歸還魯國的失地，與晉吳越修好，并散財輸粟以濟貧民，國人悅服，於是鮑晏高國諸氏，盡被他削弱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四回 顏回歿世贈賻舉喪 子華成名任俠好客

且說孔子倦遊歸魯，雖則堅辭復職，還想在野之身，匡君救民，及見魯哀公懦弱無能，自認國政盡歸三家主持，簡直似個木偶人，怎能勵精圖治呢？就此心灰意懶，不召不入朝，日與二三子在杏壇上講道，有時出外訪友，一日往見子桑伯子，主人免冠袒衣，接入室中，閒談片時作別，孔子回到家中，隨去的子貢問道：夫子何爲見此衣冠不整之人？孔子答道：此人質地甚好，惜乎不修禮貌，吾欲面加勸告，使他謹修禮貌呀。子桑伯子的門人，也向伯子問道：孔子是個規行矩步，動必以禮的聖人，夫子何故不整衣冠見他呢？伯子答道：孔子質地甚美，舉動繁文可厭，例如席不正不坐，食不與人接談等，太覺迂腐氣，吾故意不衣冠出接，欲諷他改去繁文呀。一日，孔子同顏回駕車往遊泰山，

行抵山前下車，步行登山，同至高峯頂上，孔子舉手搭涼棚，向東南遙望，目力所及，望見吳國靈巖山頂有白馬一頭。卽指問顏回道：你瞧得見吳國靈巖山上有什麼東西麼？顏回打量了一回，答道：好似匹練。孔子說道：你的目力不如我。白色而有尾搖動，那是白馬，怎說似匹練呢？說罷，又往山寺中遊玩一回，下山登車回轉。不料顏回就此得病，日益加重，隔了幾天，竟然死了！孔子慟哭悲傷，可憐顏氏家貧如洗，由孔子向冉求、樊遲等收集賻贈，辦理喪葬，那死者老父顏路，請用孔子的坐車改作槨，孔子說道：尋常人死後例不用槨，所以吾子伯魚死後，也是有棺無槨的，除非公侯卿相，死後棺槨並用，甚至用活人寶器殉葬，發明殉葬的，罰他永無後代哩！這類惡俗，吾將設法刪除，杜絕後患。棺木既厚，何必再用槨。顏路無言而退。哀公得聞顏回死信，頗爲惋惜，欲往一弔，特召孔子入宮問道：顏回是夫子門下第一賢士，而今死了，寡人欲往一弔，

表示哀思；不過生前未曾出仕，死後當用何種弔禮爲合法呢？孔子答道：居住在境內的人民，皆可視作臣子的。古禮，君弔其臣，升自東階，向尸而哭，君賜弔禮，不筭多少，皆是光榮。哀公次日往弔，行國君弔退職人臣之禮，舉哀而散，及至舉殯，子游向孔子請示葬禮？孔子道：葬禮趁家之有無，家貧只好從簡，可照古法用塗車芻靈，今人或有有用木偶者，類於用人，丘所痛惡的。及至祥，顏路饋祥肉於孔子，孔子自出接受，入室彈琴以解哀思，然後與諸弟子分食。孔子養一頭守狗，出則隨行，歸則守門，終年由顏回喂食，自回死後，守狗不食數日，也死了，孔子向子貢說道：乘馬死當藏以帷，守狗死當藏以蓋，你可命圉人取出埋葬於曠野。子貢應命照辦，不在話下。一日，宰我自晉歸來，孔子見面就說：予，吾因避衛蒯瞶之亂，早離開了衛國，不及守你，那知衛亂一日卽平，仲由卻已被人砍爲肉泥，丘懊悔早走了，若在衛國，仲由必不被醢的。你到晉國去調查，

晉君能够制服四卿麼？宰我答道：晉君無能爲，另有一人，全國悅服，晉君仰慕，四卿畏懼，他的位置，卻不在四卿之上。孔子訝然說道：晉國聞人，丘皆認識，這是何人呢？宰我答道：此人便是范子華，范氏本屬望族，惟他善養私名，不求顯達，不仕於朝，權卻在四卿之右，不食君祿，卻有寵於君，凡子華目所重視的人，晉國授以官爵；子華口所貶抑的人，晉國必黜其位。子華任俠成性，嘗使門下俠客，運用智謀，攻擊權奸，強弱不相敵，雖敗不介意。孔子攬言說道：諒必有人懇托的吧？否則他不求顯達，何苦要和權奸作對呢？宰我答道：予初意也是這樣設想，旋與范氏門客結交探問，方知是子華習性使然，日夜以任俠爲戲樂，積久漸成風氣，國內頗多馳馬試劍，行俠尙義的勇士。孔子攬言道：此風不自晉始，吳越間俠風更甚，例如專諸刺王僚，要離刺慶忌，專要二氏不愧稱謂俠士。子華怎能與專要二氏相比呢？宰我說道：子華的任俠雖不足道，子華的聲

名，能使全國百姓悅服欣慕，人人以一見顏色爲榮，這卻難能可貴了。孔子問道：你怎見得他有此盛名呢？宰我答道：予結交的范氏門客，名叫禾生，一日同范氏上客子伯有事遠行，道經垆外，天將昏黑，借宿於田吏商丘開家中，殺鷄留飯，招待得非常周到。夜半禾生同子伯並坐臥室中，偶然談及子華的名望聲勢，能使存者亡，亡者存；富者貧，貧者富。商丘開潛伏門外，竊聽得詳詳細細。心想，吾少貧，困於飢寒，現在充任田吏，也不過暫免飢寒，不如去投奔范氏，或有出頭之望。想罷，自去安睡，來朝早起，伺奉禾生子伯盥漱進朝點，兩人道謝而去。商丘開擔糧往登子華之門請見。范氏門徒皆是世族子弟，慣常縞衣乘軒，緩步闊視的。今見商丘開年老力衰，面黧黑，衣冠破舊，莫不對他作嗤鼻笑。商仍誠懇請見。衆門客有出言狎侮，無所不至。商絕無慍色，門客中有狡猾者，與商假意殷勤，接談片時，同商及衆客登高台，狡猾者向衆說道：諸位可曉得

主人建築此高台何用的？一客答道：備門下士練習跳躍功夫的，若能躍下無傷，受重賞爲上客。衆客聞言，俱後退，狡猾者向商說道：年紀惟你最長，當能爲衆人作導師。商應道：能，遂一躍下台，輕若飛鳥落地，非但絲毫無傷，並且衣服不曾着泥。衆客循石級下視，都以爲事出偶然，不足爲怪。狡猾者領商至河曲，指着最深處說道：昔日范夫人乘船經此，墮落一顆巨珠於河，盛有錦匣，你若能入水掬得，可領千金賞。商對道：能，於是除冠履，解衣服，入水游泳至最深處，以足踐踏河底多時，大笑道：在這裏了，說時蹲身入水，一刹那手持錦匣出水，游泳登岸，衆客個個驚疑，正在聚觀得珠，恰巧子華步行歸來，便問衆門客何事？門客不敢隱瞞，以直報告，子華接過巨珠，見是原物，卽向商說道：此珠遺失將近兩年，門客雖多，無人能覓取，賴君之力，得能物歸原主，正是喜出望外。說罷，延商入宅，以酒食款待，並委以看守家庫的重任，敬之如上賓，衆門客都

懷嫉妒，密謀逐去他，放火燒范氏的庫藏，子華向商說道：你能入火，取出貴重寶物，不吝上賞。商卽裹頭紮束，直入烈火中無難色，往返六七次，焰不着衣，身不焦黑，庫中的貴重東西，全數取出，僅僅燒去了一間庫房，和幾件木器。子華說道：寶器金銀錦帛，本已化爲灰燼，賴你拚死入火取出，今當以一半給你，以作酬勞。商丘開答道：商旣爲守庫，職責所在，庫內東西遺失一件，是商之罪，現在幸免遺失，僅告無罪，安敢言勞取酬呢？一班門客聽了，都以爲商是有道術的俠客，狡猾者便向他謝罪道：不知道你精通遁法。面加戲弄，不知道你神通廣大，面加欺侮，可能恕我前愆麼？可能不念舊惡麼？商答道：開玩笑，說趣話，也屬尋常事，何罪之有。於是衆門客勸商傳授水火遁法。商大笑道：吾不知什麼叫做遁法？拿什麼傳授你們？若說我能入水求珠，這是我生長水區，自少熟習游泳使然，至於我入火不傷，無非正心誠意，置生死於不顧，誓欲盡我的職責。

罷了。衆門客又問道：子何故到此作門客？商答道：我原充垆外田吏，因禾生子伯來借宿，談及范氏主人的聲勢，能使存者亡，亡者存，富者貧，貧者富，吾深信二人之言，故不嫌路遠而來投，及聞君等叫我跳高台，入深水，皆以爲誠實之言，吾惟恐誠心不固，忘卻身體的所措，利害的所在，正心誠意奉行，物不忤我，殊出我意料之外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解分。

第八十五回 宰我再三問古帝 冉求報告伐顛與

且說商丘開既爲范氏上客，自知一班俗客，對自己內藏猜忌，外示畏敬，惟有留心提防。直到禾生子伯回來，與商相見，甚爲契合，禾生遂向子華說道：商本爲賢士，隱於末吏的。就此衆門客，非但不敢仇視商丘開，遇馬醫乞兒經過，也不敢侮辱了。孔子聽了宰我的報告，說道：有誠意至信的人，可以感萬物，動天地，泣鬼神，橫加六合而無逆，豈但能入水火呢！子華的聲勢名望，秦牛借重於商丘開，其他俗客，都卑卑不足道了。宰我說道：予此次在晉，與范氏門客過往甚密，有幾個問題，予竟未能回答，一是鬼與神如何分別的？敢請夫子指教。孔子答道：人生有氣有魄，精氣是生人之神，故稱精神，又名神氣。人生必死，死必歸土，便爲鬼，魂氣歸天，便爲神。合鬼與神以祭享，那是孝道的至敬禮。骨

肉死後歸葬，化爲野土，其氣揚於上空，便是神的顯著。聖人制定法度，定名鬼神，使子民奉祀不衰，還以爲未足，故建立宗廟，春秋祭祀以別親疏，教民衆追念祖考，不要忘卻所由生，凡遇祭祀，燔燎，焚香，所以報氣，薦黍稷，呈肺肝，所以報魄，這就是教民修本反始，上下相敬，尊卑相愛的道理呀！從前周文王祭祀，敬死人和生人一樣，遇忌日必舉哀，稱祖諱則起立，親祀之最忠實的，祇有文王。宰我又問道：有人問我黃帝三百年？請問夫子，黃帝是不是神農呢？何以能至三百年？孔子說道：禹湯文武已覺不可勝記。上世黃帝之事，薦紳先生也覺難言其詳。宰我說道：請道其略，破我固陋。孔子說道：黃帝是少典的兒子，名叫軒轅，神靈天賦，生卽能言，及長聰明絕倫，治五行之氣，造五量之具，撫育萬民，安定四方，服牛乘馬，驅除猛獸，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，三戰剋定，遂有天下，於是製衣裳，作黼黻，播種五穀，遍嘗百草，仁德普及天下後世。又攷日月星辰以

制曆，用水火財物以生民，民賴其利，百年而死；民畏其神，百年而亡；民用其教，百年而移，故云黃帝三百年。宰我說道：請問帝顓頊？孔子說道：你要一日遍問三皇五帝之說，不覺躁妄麼？宰我答道：從前聽得夫子說：『小子毋越宿，有疑即當問。』所以敢問。孔子說道：這類故事，從前已同二三子講過哩，難道你沒有聽得？宰我答道：予實未聞，敢請不吝指教。孔子說道：顓頊乃是黃帝之孫，昌意的兒子，名叫高陽，淵博有謀，他能生財以拓地，察時以象天，托鬼神以制義，分氣性以教衆，巡四海以安民，北至幽陵，南達交趾，西抵流沙，東及蟠木，四遠皆平，盡來朝貢。宰我又問帝嚳，堯舜禹王？孔子說道：帝嚳乃玄枵之孫，喬極的兒子，名叫高辛，生而神異，能自言己名，及長博施愛衆，聰能知遠，明能察微，仁威並用而萬民信，修身節用而天下服，敬事天地鬼神，迎送四時節序，凡屬日月照臨之地，莫不悅服從化。帝堯乃高辛氏之子，名叫陶唐，才智猶如天神，丰

度猶如雲日，富不驕傲，貴能謙恭，且有伯夷典禮，龍夔典樂，四時出巡，勸民勤勞農事，流四凶以靖四方。天下莫不平服。帝舜，乃喬牛之孫，瞽瞍的長子，名叫虞舜，孝友出自天性，少時耕田，捕魚，陶器，以養親；既貴，敬天愛民，恤遠親近，承受大命，不敢自專，親率二十二臣，以臣禮朝堯，在位三十年，五十歲死於蒼梧之野。禹王，乃高陽之孫，鯀的兒子，名叫夏后，生來敏給過人，仁厚可親，出言有信，以身爲法度，平治洪水，天下戴德，任皋繇、伯益佐治國政，興六師討平亂事，天下莫不臣服。因有治水大功，遂爲家天下，傳位於子孫。宰我聽罷告退，一一用蒲編記明，並以告子貢，子貢轉告孔子，孔子說道：吾欲以狀貌取人，遇到澹臺滅明，貌不揚而實爲君子，就此不敢以貌取人；吾欲以言語取人，遇到宰我有口才而無實學，就此不敢以言取人。宰我在隔室中聽得了，恐懼不敢見孔子，鎮日躲在臥室中晝寢，旋被孔子曉得了，向二三子說道：宰我不分早晚，吃

罷就暈，志氣昏惰，好比朽壞的木頭，不可以雕琢哩；糞泥的牆頭，不可以粉飾哩。吾何必再去責備他呢！孔子素來教管門下弟子，不出惡聲，這幾句是極重的了。宰我聽得了，急趨到孔子面前，長跪請罪，孔子含着笑容說道：你且起來坐了。宰我起立歸座，孔子說道：過失是人人有的，但求過而能改。晝寢乃是小疵，貪利附勢，才是大過。你昔年應田常之召，仕齊爲臨蕢大夫，向吾辭行時，吾不是對你說：田常久後必爲亂，你切不可附和，及時勇退，方稱明哲，謹記勿忘。不料你仕齊以後，甘爲田常作爪牙，等到亂事發作，你雖然逃避得快，保得性命，可憐你在齊三族，盡遭夷滅。這不是你貪利附勢釀成的慘禍麼？宰我聽說，惟有俯首認罪，連稱予實該死！予實該死！正這當兒，冉求顏路來見，向孔子報告道：季氏將伐顓臾。孔子聽說季氏將伐顓臾，卽向冉求說道：求，這是你的過失啊！當初先王封顓臾於東蒙山下，使主旅祭。且在魯國疆域七百里內，乃是

社稷之臣，何用征伐呢？冉求答道：季孫氏的主意，吾們二人，皆未與謀。孔子太息道：魯國的邦域，已被三家瓜分，季孫取兩份，孟孫叔孫各取一份，祇贖顓臾那屬附庸國，還算作公臣，季氏又欲以自益，不嫌過分麼？顏路人微言輕，無力阻擋。求，你是季氏的兩代家臣，肥且倚你作心腹，你且有大功於季氏，安有不與謀之理？丘聞周任有言云：「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」周任是古之良史，這兩句話，是說人臣在位，盡力陳辭進諫，諫而不聽，應當去位。譬如瞎子用人引路，跌倒不去扶，蹈險不引避，何用他引路呢？並且你的話太不負責了，虎兕逃出柙外，珠玉壞在匣中，不是看管人的過失，是誰的過失呢？冉求說道：顓臾城固，且近季氏費邑，現在不取，將來必爲子孫憂。孔子道：丘聞有國有家的，不愁民少，只愁不均；不愁貧乏，祇愁不安，因爲均則不會貧乏，和則不會民少，安則不會滅亡。遇到遠方之人不服，宜修文德，遠人自來。現在你相季氏，遠人不服，不

能招來，疆域分析，不能保守，反去謀動干戈，丘恐季孫的憂患，不在顓臾，卻在自己家內吧？冉求答道：是啊，敢請夫子駕臨季氏，當面一問便知。孔子允許，即同冉求來見季康子，康子殷勤接待，孔子啟口問道：相國何故要征伐臣服的顓臾？康子答道：因爲東蒙隣近多山，爲劇盜嘯聚之所，出沒無常，費邑富家，時遭盜劫，不能安枕，將謀遠避，爲保全居民起見，不得不伐顓臾，以絕盜踪。孔子說道：居上位的苟能以不貪爲寶，即使許民爲盜也無人敢搶劫哩，何用征伐！康子說道：夫子你莫悞會，肥自從政以來，得冉求爲助，治理私邑，師法夫子從前治中都的政績，各地設立工場，收集游民乞丐等入場工作，聘技師教授，各人每日有應得的工資，境內已無盜賊踪跡，不料盜劫傷人案，層見迭出，各邑宰聯名請兵嚴緝。肥商諸何忌，各出兵車五百乘，馳往各邑追拿，盜已遠去，派人密探，方知東蒙境內有盜窟，未便越境圍剿，祇可駐屯邊境守候。一夕，突來

悍盜二千多人，於半夜偷襲軍營，兵車甲仗，搶劫一空，且被捉去三百多人，隔了十多天，有五六個逃回，到此報告，盜首殘暴，過於虎狼，日取活人心肝，生炒作下酒物，擄去三百多弟兄，賞給盜黨宰殺烹煮，作犒賞之用。據盜黨云：人的五臟肌肉之味，勝過豬羊，不過有病人的臟腑筋肉，變味吃不得的，最好生纔兩三歲的童男，整個烹食，名叫人生果，有卻病延年的功效，盜首因和童男無仇，不許殺食，惟有官兵因為殺死了無數盜黨，所以不擄去便罷，擄去不問你願降不願降，一律殺食，沒一個得免的。家卒聽了這一席話，都怕做人生果，畏如虎，盜更猖獗。孔子說道：這樣殘暴的劇盜，當世只有一個。要知此盜是誰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 柳下季知危沮行 孔仲尼冒險游說

且說孔子聽了季氏一席話，說道：這樣殘暴的劇盜，當世祇有一個盜跖，結黨數千，橫行齊魯陳鄭宋衛之間。殺人不眨眼，列國畏懼，是不是他呢？

孔子答道：不是他是誰呢！孔子說道：天下無不可感化的動物，毒蛇猛虎，尚可豢養馴服，何況盜跖是個質美勇敢的丈夫，豈有不能感化之理？

丘當往見盜跖，憑三寸不爛之舌，游說他去邪歸正，不再幹這風高放火，月黑殺人的勾當如何？

康子答道：盜跖不講理性，不畏國法，真好比未曾豢養的猛虎，野性難馴，見人即噬，夫子還宜三思而行，虎口中不是兒戲的啊？

孔子說道：丘初遇匡人，次遇桓魋，三遇陳蔡大夫，所經過的危險，猶如身陷虎口，皆得從容脫險，一個人的生死，早有定數的，如果丘註定死在盜跖手中，遲早逃不了的，不註定死在盜

跖手中，伸長頭頸，湊到他的刀下，他也不忍殺丘的。康子說道：夫子抱着以善化人的決心，不恤此年高德劭的貴體，臨此萬丈深淵，肥以爲危險萬分，還宜謹慎而行，後悔是來不及的！冉求攙言道：夫子斷乎去不得。孔子說道：盜跖有兄名柳下季，有弟名柳下惠，皆屬當世賢士，丘當往見他的兄弟，再定行止如何？康子說道：夫子還是去見柳下季，責以大義，激他去勸告盜跖，去邪歸正，究屬他是同胞兄弟，盜跖雖然殘暴，不能够把兄長當做人生果的。孔子告辭，當日回家無話，來朝命子貢御車，往訪柳下季，本屬朋友，見面後略敘寒暄，畢，孔子說道：丘聞魯有盜跖，擁衆九千人，橫行天下，侵暴諸侯，擄掠婦女，搶劫財貨，拒捕官兵，殺人犒賞，如此慘無人道的劇盜，道路傳聞，是先生的同胞兄弟，丘初尚不信，今據二子報告，方知人言非虛，此所謂一樹之菓，有酸有甜，一母之子，有賢有不肖。先生爲當世賢士，令弟如此爲害天下，非但墮落家聲，並且

與先生也有白圭之玷。丘援春秋責備賢者之義，敢問先生因何有弟弗能教之以正，放任爲害馬。丘竊爲先生羞，難道先生竟無力教誨麼？季答道：智愚賢不肖，乃是各人生就的性情，無可挽回的。虞舜與象，周公與管叔蔡叔，不皆是同父異母的弟兄麼？何虞舜與周公俱成大聖人，象與管蔡二叔俱爲罪人呢？季一介寒士，不敢與虞舜周公相比，簡直無力教誨盜跖，但願他早日爲官兵拿住，明正國法，不獨爲天下除害，且爲寒家除此孽障。這是季所日夜祈禱的。孔子說道：天下無不可感化的人類，況且令弟爲有血性的男兒，更容易感化。丘聞他現匿陪尾山中，卽在顓臾城外，與丘鄉里相去不甚遙遠，丘當往游說他去邪歸正咧。季攔阻道：去不得，跖心如湧泉，性如烈火，意如飄風，強足禦敵，辯足飾非，順他意則喜，逆他意則怒，不知理法，容易辱人，夫子還是遠避爲宜！強人自有強人服，等他惡貫滿盈，自然伏誅啊。孔子不聽，告辭而行。命子貢取

道逕抵陪尾山，正遇盜跖在山前踞石飲酒，烤人肝作下酒物。孔子下車，請謁，自稱魯人孔丘，慕將軍高義，特來請見，守衛入報，跖聽得孔丘兩字，張目如電，發聲如雷的說道：來的是魯國的巧僞人，不容進見，替我對他說：他造言欺人，妄稱文武，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，搖唇鼓舌，顛倒是非，迷惑天下的人主，使天下士人聽了他的邪說，皆不知反求根本，捏飾孝悌，竊取功名富貴。他的罪惡大極了！若不速走，我將判開他的胸膛，摘取他的巧僞心來下酒哩。守衛者走出，以跖言直告。孔子全無懼色，向守衛者說道：孔丘與將軍的哥哥柳下季爲至交，得他介紹，方敢來求見將軍，有勞進稟。守衛者轉身至跖前稟明，跖命入見。孔子搶步至跖前，作揖行禮道：孔丘久聞將軍大名，如雷貫耳，只恨無緣相見，近日自衛返魯，遇見令兄，問起將軍，方知隱居此山，與丘居處相隔不遠，請得令兄許可命，特來求見，以慰平日的欣慕！盜跖踞坐石上，怒目直視，一手按劍。

說道：你有多大膽量，敢來游說？容你說來，所言順我者生，逆我者死，我言出如山，你休得活不耐煩，自來送死。孔子說道：丘聞天下有三德：一是生來相貌魁梧，見者悅服，這是上德；二是頂天立地，能辨萬物，這是中德；三是勇悍果敢，聚衆率兵，這是下德；凡人有此三德之一，足以南面稱孤，成功帝王萬世之業。今將軍兼有此三德，並且身高九尺，目如閃電，唇如渥丹，齒如齊貝，聲如洪鐘，這是貴不可言的異相，卻以盜跖爲名，丘頗爲將軍惜！且爲將軍恥！將軍如肯聽孔丘的話，丘自願爲將軍派遣門下擅口才的弟子，南使吳越，北使齊魯，東使宋衛，西使晉楚，爲將軍揄揚威名，游說各大國爲將軍建築大城，尊將軍爲大國諸侯，修文偃武，以信義服衆，這是豪傑成功的事業，也是天下所願望的。盜跖聽了，拍案大怒道：甘受巧僞人利誘，願聽巧僞人言諫的，都是愚陋之徒，怎能來煽惑吾呢！至於我生來相貌魁梧，這是吾父母的遺德，你不向吾稱譽，難

道吾不自知的。吾曉得當面譽人的，都喜背後毀人，今你告吾將使弟子游說天下諸侯，爲吾築城坐鎮，是欲以利祿來動吾，你何不早爲自己打算，卻來誘惑我。況且築大城的，莫大於堯舜禹湯文武，當時撫有天下，萬國來朝。後世大抵絕滅無寸土，高踞大城有什麼希奇呢？孔子說道：天下本來非爲一姓常有的，不過人的生死，顯有輕重之別，例如堯舜禹湯，生前以德服人，身繫天下安危，死後名傳後世，青史流芳，這就是死重於泰山；還有許多人，生無益於時，死無聞於世，死後與腐草同化，這就是死輕於鴻毛。盜跖說道：德澤最大的，要算三皇五帝，古時禽獸多，人民少，人和鹿豕同居，初無相害相爭的事情發生，然而到黃帝時代，也與蚩尤大戰於涿鹿之野，流血百里，成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由是造成以強凌弱，以暴欺寡的風氣，那末湯武等皆是亂人之徒了。至於你口講修文偃武之道，身穿縫衣淺帶的儒服，周游列國，專以矯言僞行，迷惑人主，

以求富貴，你實是個別開生面的無刀大盜！天下人何故不稱你謂盜丘，偏稱我謂盜跖，祇爲你是個巧僞人，能够飾辭遮蓋自己的罪過；我是個剛直人，一身做事一身當，不願掩沒罪過的。孔子說道：將軍休得悞聽人言，他人妄稱丘求取富貴，如今窮得衣食不給，富貴在那裏呢？他人妄稱丘巧僞飾辭，遮蓋了那幾件罪過呢？盜跖厲聲答道：吾有生以來，不願聽他人說話的。你的罪過，都是我親見親聞，絕無虛妄的。弁人仲由，本是一個忠孝兩全的勇士，悞信人言，投在你門下，你以甘言使他去戎冠，解長劍，拋棄了蒲邑宰，跟着你周流列國，乞食四方，未了薦他到衛國去做官，害他身醜於孔悝之家，頭懸在衛東門之上，這不是你的罪過麼？吾知賢人才士，大抵自高身價，不願趨炎附勢的。惟有你再逐於魯，三返於衛，遭阨於宋，絕糧於陳，蔡，幾乎餓死，不能容身於天下，還想遮掩天下人耳目，難道賢人才士應該這樣的麼？世人所稱謂德最高的，莫

如五帝，然而唐堯不慈，虞舜不孝，夏禹偏枯，商湯放主，周武伐君，行事可羞，不若伯夷、叔齊可稱得賢士。世人所稱謂忠臣，莫如關、逢、龍、比干，兩人皆未能善終。何苦去做功狗，等到狡兔死，功狗就要烹殺，被天下人恥笑，你所重視的，皆是我所鄙棄的，你還有何言？欲知孔子如何回答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七回 捋虎鬚僥倖脫虎口 召賢臣諮詢選賢人

且說孔子聽了盜跖的一派無理話，出言自辯道：仲由是丘門下的好勇弟子，因他素性剛直果敢，丘早知他難保善終。至於他仕衛，是蘧伯玉所薦，丘固知衛將有父子爭國的內亂，先期去衛返魯，臨行曾向二三子說及高柴仕衛，雖然愚魯而知機，將有復見之日！仲由忠於任事，勇敢過人，難望有再見之期了。那末仲由的被殺，實由自取，與丘無關，怎說是丘的罪過？至於逐魯返衛，圍匡阬宋，在陳絕糧，這都是丘的困厄，並不是罪過，所以每遇親友，丘必歷述幾次遭阬脫險的經過，從未在人前遮掩過的。若說五帝的道德高尚，那是天下人所公認，並非丘一人的偏見，將軍休得悞會盜跖勃然大怒道：你的廢話，都是吾所深惡痛嫉的。大丈夫立身天地間，上壽不過百年，中壽不過八十，下

壽不過六十，除去疾病睡倒若干日，爲了生活奔走若干日，算來一月之中，祇有六七日逍遙自在的。而且寒來暑往，光陰像流水一般的過去，由少到壯，由壯到老，好似一剎那間，爭城奪地要來何用，功名富貴有何希奇，一個人死後，猶如烟消雲散，若然要使後世人時常提及，祇須在到過的山林泉石間，鐫名留題，或者立碣題字，那末後人經過，必然駐足而觀，口頭說及你的姓名。這個比青史留名，普遍得多啦！如此說來，你的話，句句是巧僞虛飾的，速去速去，再敢搖唇鼓舌，吾將拿你的心肝出來，當下酒物哩。接着向左怒目而視，喝道：廚夫在那裏？快把尖刀受血盆拿上來。子貢立在孔子背後，嚇得不敢出言，這時見兩個盜黨手中拿着雪亮尖刀，緋紅木盆，向孔子迎面走來，這一嚇正是非同小可，急伸手緊拖着孔子的衣袖，轉身向山下奔逃，孔子也嚇得什麼似的，足下被山石一絆，一個龍鍾，幾乎栽倒山上，虧得子貢腳力踏得穩，雙手把

孔子扶起，拖着飛也似的，直奔到停車所在，止步迴顧，不見有盜黨追來，驚魂稍定，子貢伸手拭去額上的汗，說道：險啊！對着虎豹，講道德理性，真是自討苦吃！孔子氣喘連連的說道：丘有生以來，從未遇着過這樣殘暴的人，趕快逃吧。說着和子貢上車，孔子說道：時候尚早，走大路到曲阜去訪季氏，恐怕走小路，有盜黨追來。子貢應命，一路由大道而行，直到曲阜東門，巧遇柳下季步行出城，望見孔子面帶驚怖狀，訝然問道：夫子莫非從陪尾山來麼？孔子答道：入虎穴，捋虎鬚，幾乎膏虎吻，得脫虎口，還算僥倖。說罷驅車入城，來訪季康子，見面就道：丘剛從陪尾山來。康子問道：遇見盜跖沒有？孔子答道：遇見的，接着把與盜跖問答的說話，略述一遍。康子說道：夫子身為國老，何等貴重，豈可不自珍重，冒昧直入虎口呢！以後莫再蹈此危險為妙！這當兒，冉求自外走來，向孔子說道：君上命求駕車來迎，得聞夫子在此，特來宣召。孔子即向康子拱手告別，

同冉求入宮請見，哀公卽於偏殿召見，孔子朝見後，卽以往勸盜跖的經過。奏明，哀公說道：跖是不知仁義國法的野獸，不能理喻的，還是遠避爲宜。孔子問道：主公宣召，不知有什麼下問？哀公說道：寡人欲得魯國的士人，佐治國政，敢問如何擇取？孔子對道：生在今世，力行古道，不染時俗，常穿古服的，若然不明古道，不知古服的，便非正士。哀公問道：那末頭戴章甫冠，足登絢頭履，腰束紳帶，手捧象笏的，盡是賢人麼？孔子答道：不是的，丘並不是這樣說的。凡遇齋戒之期，穿着端衣玄裳的齋服，冠冕乘軒的，心不在乎吃辛菜，穿着斬衰草鞋的喪服，持杖吃粥的，心不在乎酒肉之味，丘所云生在今世，力行古道，就是指此類而言。哀公問道：高論完結了沒有？孔子答道：主公不嫌麻煩，容丘詳細奏聞，世人有五種儀表：分爲庸人，士人，君子，賢人，聖人。能够審察這五種人，治道必隆。哀公問道：庸人是怎樣的呢？孔子道：庸人，心中不存慎終之念，口中不出訓

格之言，不擇賢以托身，不力行以自立，見小暗大，五竅爲物所誘，不知根本。這
個便是庸人。哀公問道：士人是怎樣呢？孔子答道：士人有自定的心思，有相守
的設計，雖則不能盡道術之本，必有品行，雖則不能備百善之美，必有專長。知
不貪多，祇求精明，言不多說，祇求實踐，行不苟且，必求篤實。立志猶如性命形
骸的不可變換，富貴不能增益，貧賤不能減少。這個便是士人。哀公又問道：還
有君子，賢人，聖人等，是怎樣的呢？孔子答道：君子，出言本忠信，存心無怨望，仁
義在身不敢自滿，思慮通明不敢自專，修身信道，始終如一，遇事不敢急進，甘
居人後，這個就是君子；賢人，比君子更進一層，修德不限內外，行事必依規繩，
立言足爲天下法，卻無口過，行道足以化百姓，卻不傷身，富則天下無貧民，貴
則世人蒙其福，這個就是賢人；聖人，又比賢人進一層，能够德合天地，窮究萬
事的終始，扶植萬物的自然，明如日月無不到，行若神明無不及，下民不知其

德，這個就是聖人。哀公說道：妙啊！不遇賢人，寡人安得聞此一番高論呢？不過，寡人生在深宮之中，長於婦人之手，自少到今，沒有知道哀，沒有知道憂，沒有知道勞，沒有知道懼，沒有知道危，只恐不能够辨別這五種儀表之人，這便如何？孔子答道：主公這一席話，已經知道哩，丘也不必再說了。哀公說道：夫子不言，寡人不能自悟，敢請詳言見教。孔子答道：主公欲知哀，遇祭祀入廟從右，登自阼階，仰觀榱桷，俯察几筵，器物皆存，不見祖先，以此思哀，哀可知道了；主公欲知憂，黎明起身，整齊衣冠，視朝聽政，不忘危難，一物失理，足啓亂亡，以此思憂，憂可知道了；主公欲知勞，日出聽政，日暮始歇，諸侯子孫，往來爲賓，行禮揖讓，不失威儀，以此思勞，勞可知道了；主公欲知懼，反覆長思，巡游四門，張目遠望，可見亡國故址，不僅一處，以此思懼，懼可知道了；主公欲知危，當知國君猶如一隻船，百姓猶如江湖河海中的水，水能行船，也能覆船，以此思危，危可知

道了。主公既明此五者，請稍留意於五種儀表，那末政治自然日漸修明了。哀公問道：常言說得人而治，武王有賢臣十人而天下治，敢問取得賢臣之法？孔子答道：語云：「因材器使。」這是說任事於官，各委以能辦之事。無取敏疾，敏疾之人貪鄙，無取浮薄，浮薄之人易亂，無取多言，多言之人欺詐。所以弓調方，可求勁，馬服方可奔馳，士必誠信而後求智能，不誠信而多智能，猶如豺狼，不可以取用接近的。哀公又問道：請問人道那一樣爲最大？孔子正容對道：主公問及人道，那是百姓之福，臣敢無言以對。人道政爲大政，就是正，國君正，那末百姓從而皆正，這就是上行下效。若然國君不爲正，百姓何從效法呢？哀公說道：敢問爲政是怎樣的？孔子答道：夫婦別，男女親，君臣信，三者正，萬事皆正了。哀公道：寡人雖自知無能爲，願聞所以行三者的道理？孔子答道：古帝王爲政，愛人爲大，所以治愛人；禮爲大，所以治禮；禮以敬爲至，敬以婚爲至，所以治大。

婚；婚禮，冕而親迎，天子諸侯一律奉行，合二姓之好，立人倫之本，文王化行南國之詩，首列關雎之篇，足見婚禮關係至大，宮闈賴以正肅，風俗賴以純良，可稱治道的基本。從前先君也曾向臣問及爲政之道，臣也以大婚爲對，惜乎未曾實行，臣現擬把周禮中的婚制，略加修正，進呈閱定如何？哀公說道：好啊，寡人當卽頒行全國，與民共守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八回 謀聚斂季氏加田賦 恨權奸吳商傳死謠

且說孔子在宮中奏對了半日，方行告辭出宮，由冉求御車送歸。次日，孔子正和公西赤在室中閱看周禮，商量刪改婚禮，忽見冉求匆匆入室，孔子訝然問道：「莫不是你又奉了君命來召我麼？」冉求答道：「非奉君命，奉季氏使來問夫子。」季氏因上賦之法，稅額太輕，現欲分別田與家財各爲一賦，叫做田賦，敬請夫子訂定頒行。孔子答道：「丘不是富家兒，理財家出身，不懂田賦的。」冉求說道：「夫子前爲魯司空，分別五土，使全國無荒廢的田地，怎說不是理財家？」現在身爲國老，國家政事，待夫子一言而奉行，何故不發一言？」冉求連說三次，孔子只是不答，冉求恭立一旁，孔子徐徐說道：「君子施行政事，必先測度合於禮法，然後頒行，苟有施與必求厚，行事無偏倚，取賦但求薄，這樣說來，魯國舊有馬

一匹牛三頭的上賦之法，足夠應用的了！若然不合禮法而妄行，貪得財利而無饜，那末雖分田財各爲一賦，百姓不能負擔，取者還嫌不足。這便如何？季孫欲行合法的政令，周公的典法尙存，何必問丘？若欲逞私意妄行加賦，何必來訪問我呢？求，你專爲季氏聚斂私財，公室田地，半數已歸季氏，難道還嫌少麼？冉求答道：這次欲行田賦，一則爲上年荒歉，收賦不滿半數；一則吳使來聘，要季氏出兵會同吳師伐齊，糧餉缺少，不得已欲行田賦，以濟急用，季氏徵賦，皆由他自作主張。求不過承命而行，怎敢助他聚斂呢！孔子說道：吳王要求會師伐齊，當求根本解決，不該應加賦以擾民，出兵以廢時，丘恐勝敗未分，民心離散，後患不堪設想了！冉求說道：關係很大，夫子旣爲國老，不該應不加過問啊！還是速去與季氏商酌行止爲宜？孔子稱善，卽與冉求同車來訪季氏，康子殷勤接入坐定，孔子說道：據冉求來云：相國爲應吳國要求會師伐齊，欲行田賦。

新制，丘以爲這是捨本求末的下策，非但重苦魯民，並且結怨齊國，敢請慎思而行！康子答道：肥也知與魯國有害無利，不過不允吳王要求，只怕他先來問罪，不知有無兩全的上策麼？孔子沈吟了一回，答道：吳王剛愎自用，不可理喻，待丘使子貢往吳，求見子胥，請他諫阻吳王伐齊，若然吳王不納忠諫，勢必與魯會師攻齊，相國趁此機會，卻可消弭盜患了！康子很詫異的問道：魯國的盜患，是指盜跖而言，夫子已經身入虎口，險膏虎吻，不曾見效，現在怎說可以消弭盜患呢？孔子答道：這是一時的機會，相國借會師伐齊爲名，遣使徵聘盜跖，帶本部爲前部先鋒，助以兵車五百乘，凱旋賜祿，養封爲列侯。康子徐徐說道：誰人敢到虎窟中去，降伏猛虎呢？他若不願就範，徒然枉送性命。孔子說道：丘代相國修書，派一小卒送往陪尾山，在山下候回信，不必去面見他，決無性命之憂。康子稱善，卽請孔子寫就徵用盜跖的書信，孔子告歸，來朝寫就致子胥

的書信，命子貢持往吳國面交，並候復書。子貢駕車而去。先說季氏命小卒送書至陪尾山，盜黨呈到盜跖面前。盜跖展開閱看，祇見上面寫着：

「肥聞士大夫相聚而言曰：柳氏有三傑，魯國不能用，宜乎積弱至此，不能與強國抗衡！肥惕然憬悟，令兄柳下季前曾仕魯，現已辭職，令弟柳下惠仕衛爲士師，惟足下英雄蓋世，雅好用兵，部下有虎賁子弟三千人，足當魯國干城，值此魯國將應吳王之請，會師伐齊，此乃足下立功當世之大好機會，豈可交臂失之！如肯出山，請率子弟爲伐齊前部先鋒，肥卽助兵車三百乘，以供指揮，俟凱旋之日，當以封侯食邑相報。識時務者爲俊傑，惟足下圖之。魯國卿季肥拜啟。」

盜跖看罷來書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吾若欲功名富貴，十年前早已受宋衛封爲列侯哩！就爲不願受拘束，情願虎踞山林，不怕刑法，不講情理，雖南面王沒有

這樣逍遙快樂說罷，就來書背後寫着：「跖不懂上陣交鋒，只能殺人放火，有負盛情，吾將去魯他適了。」命盜黨授給來人，小卒帶回呈復季氏，次日季氏得報，盜跖連夜率同部下三千人，離開陪尾山，取道向宋衛交界去了。康子快活非常，即請孔子到家，告知盜跖已他去，從此可無盜患了。孔子說道：本來狼子野心，不可以招降的，現在他自願不居魯境，正是魯民的幸福。康子說道：這是夫子的大功，只怕百姓還沒有曉得。孔子說道：趕走了一個大盜，何功之有？正這當兒，樊遲走來，向孔子說道：吳國的太宰嚭死了。孔子說道：胡說，伯嚭不會死的，你從何處聽來的謠言？樊遲答道：是從一班吳國商人口中說出來的，並知是生落頭疽喪命的。孔子不信，康子問道：夫子怎見得伯嚭不會死，難道他修德行善，該享上壽不成？孔子答道：不是的，伯嚭乃是覆亡吳國的禍根，這是上天制定的劫運，若然伯嚭死了，那個去覆亡吳國呢？康子說道：或者吳國

不該覆亡，所以伯嚭先死，也未可知？孔子說道：吳國滅亡之禍，早已根深蒂固，所差不過遲早罷了！康子問道：夫子怎能看得這樣真切，說得這樣決裂呢？孔子答道：吳王夫差，內嬖西施，外寵伯嚭，奸佞滿朝，倚爲心腹，忠勇名將，視若仇敵，如此昏瞶，而能保守社稷，從古沒有的。好得子貢使吳快要歸來哩！伯嚭死不死，一問卽知。正這當兒，忽報吳使又來催促出兵，約期至艾陵會師攻齊。康子向孔子問道：吳使又來，可見夫差不聽子胥忠諫，決意伐齊，如何回答呢？孔子說道：弱不抗強，吳使旣來，只好如約會師。康子問道：再求可使將兵伐齊麼？孔子答道：信用未孚，恐難勝任！不如叔孫州仇，久戰沙場，號稱上將，必能勝任。康子一面答復吳使回報吳王，准期會師，一面請州仇到家，委爲大將軍，率兵三千，卽日出發至艾陵與吳兵會集攻齊。州仇應命，孔子向他說道：大夫此去，當見機而行，齊魯已經修好，犯不着再結深仇，要待吳兵勝，始助以攻齊，齊兵

勝，宜退縮不前，切莫打頭陣。州仇唯唯答應，立即下教場，挑選三千精兵，兵車五百乘，來朝率兵起行，按下慢表。且說子貢使吳，挨過了二十多天，方才回來，向孔子縐眉報告道：伍將軍看過了夫子的書信，即入宮諫阻吳王收回伐齊之命，說明齊是癰疥小疾，越是癰疽大毒，今捨大毒不治，反去治小疾，越王乘隙內犯，國亡有日了！夫差怒他阻撓出兵，恨不得將他賜死，伯嚭進言：使子胥到齊國約戰，假手齊君殺他，大王可免害賢之名。夫差准奏，使子胥如齊約戰，子胥攜子伍封同往，安頓於齊國鮑氏家，以存伍氏之後，改姓名叫王孫封，等到子胥歸國覆命，伯嚭密奏吳王，奏稱子胥私通齊鮑氏，故得齊君優待。夫差怒上加怒，即日撤去子胥兵權，改任胥門巢將上軍，王子姑曹將下軍，夫差自將中軍，以伯嚭爲副，興師十萬伐齊。賜卽於出兵之日，動身回來的。孔子問道：有吳商人來此說：伯嚭已患落頭疽死了，丘固不信，這種謠言，何從而來？子貢

說道：諒來是一班忠正士大夫，見伯嚭用事，子胥被擯，有心造此謠言，以洩私憤罷了，實在伯嚭沒有死，瘡癩也沒有生過。孔子聽了，長嘆道：丘固知伯嚭爲亡吳禍首，吳未亡，伯嚭決不會先死，果不出吾之所料！不過子胥已將兒子付托於鮑息，身後事已了，不久要行尸諫哩。一代名將，只落得如此收場！莫怪盜跖只願做殺人放火的強盜，不願做上陣交鋒的功狗，不失爲草野英雄。子貢說道：爲人臣真不容易，不忠，要受人唾棄；忠了，自己犧牲性命。仲由忠勇冠時，結果被砍爲肉泥，正是何苦！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九回

王慶功子胥忠諫喪身
君賜食仲尼賤桃貴黍

且說吳王約會魯越合兵伐齊，命胥門巢率上軍先行，直抵艾陵紮營，齊將國書早已屯兵汶上，得報吳軍先鋒已到，傳令公孫揮率本部搦戰，自統大軍接應胥門巢立腳未定，被公孫揮殺得大敗，國書乘勝揮衆追殺，吳軍死傷無算。次日夫差親率大軍及越兵趕到，叔孫州仇也率魯師來會，胥門巢上帳請罪，夫差喝令斬首，幸得伯嚭討情，許他帶罪立功。夫差卽令胥門巢出陣，王子姑曹打二陣，大將展如同魯越兩軍爲接應，夫差同伯嚭屯兵高阜觀戰。齊國書親率公孫揮公孫夏宗樓等奮勇迎敵，鼓聲震天，兩軍混戰多時，不分勝敗。夫差便與伯嚭分兵兩路，從斜刺裏殺來接應，吳將見吳王親自出戰，人人

奮勇作殊死戰，殺得齊軍大敗而逃，國書與公孫揮戰死，公孫夏被擒，齊君得報全軍覆亡，只好遣使求和，並以重金賄伯嚭，進言於吳王。和議告終，吳王厚賞魯軍，州仇凱旋回國，越兵亦然回去，吳王班師歸國，大犒三軍，並設讌與百官慶功，諸大夫都向吳王稱賀，惟有子胥不發一言。吳王問道：相國何故無一言稱賀？子胥奏道：佞臣進諛，忠臣塞口，伐齊聯越，養癰成潰，吳將滅亡，何賀之有？吳王大怒道：老賊有意辱吾，姑念前功，不加誅戮，速退自謀，不容再見。接着以佩劍賜子胥，子胥接劍在手，仰天嘆道：天哪！員破楚敗越，保你嗣位，現在不聽吾言，反賜吾死，吾今日死，越兵明日至，滅你的宗社。說罷，揮劍自殺，吳王命斬其頭，懸於盤門，把尸身沈於吳江中。吳王既殺子胥，欲與晉國爭盟主，召集魯衛晉齊會盟於黃池，按下慢表。且說州仇班師，進呈齊國土產金桃於哀公，哀公爲念孔子忠心報國，特召入宮，賜食金桃兩枚，盛盤雜黍置案上，孔子先

食黍，後食桃，左右皆掩口笑。哀公說道：黍不是吃的，用以拭去桃毛的。孔子答道：丘曉得的。祇爲黍居五穀之長，郊天祭地，奉祀宗廟，皆以黍爲貴品，供諸上列。至於菓類有六，惟桃最下，不登郊社之壇，不列祭祀之筵。丘聞君子祇有用賤物以擦拭貴物，沒有用貴物擦拭賤物的。今用五穀之長，擦拭最下的菓子，分明是上下倒置，以貴奉賤，臣以爲背於教，害於義，故不敢用黍擦桃，先食黍，所以示尊貴敬上之意。哀公微笑道：夫子不愧稱爲聖人，食桃也不忘上下貴賤之別，足見聖人的舉動，迥異常人。孔子答道：君賜食，雖屬微物，也是恩寵，安敢不敬呢？哀公說道：南宮敬叔追隨夫子多年，從衛歸來，曾與寡人談及夫子的飲食，那是不時不食，不正不食的，什麼緣故呢？孔子答道：凡遇過時與不及時的東西，例如夏季的甲魚鷄子，防有毒性不食，冬季生硬東西，不易消化不食的；至於不正不食，那是指不是正當食品而言，例如醜肉，以及獵得的不常

食野獸肉，一概不食的。這個無非慎食起見，並無他故。哀公問道：薑不是補品，夫子爲什麼終身不撤薑食呢？孔子答道：薑雖非補品，卻是要藥，性溫味辣，有祛寒解毒之功，丘每飯無薑不下咽，用以解除食品中的寒性與毒性，常食薑，是有益無損的。說罷，把桃子食盡，哀公問道：吳王夫差可算得一時雄主，子胥可稱得一代名將，若然君臣和衷共濟，夫差的功業，將與晉文公、秦穆公並稱，如今卻把子胥賜死，只怕難成霸業吧。孔子微嘆道：吳國全賴子胥一人而強，勝楚敗越，功高柱石，並且力保夫差嗣位，那是顧命重臣。不料以怨報德，竟將子胥賜死，就此天下的英雄賢士，聞而寒心，裹足不入吳境，非但難成霸業，而且覆亡不遠了！哀公說道：怎見得死一子胥，吳國就會覆亡呢？孔子說道：越吳爲不共戴天之仇，勾踐臥薪嘗膽，誓欲報吳，祇爲懼有子胥在，不敢急進。現在子胥已死，勾踐行將同諸稽郢舉傾國的精兵以伐吳，試問吳國有誰能敵越

兵不亡何待！哀公長嘆道：子胥一人，投吳則成霸業，身死則國社滅亡，關係竟這樣重大，當國安可不謹慎麼？敢問爲政之道，應該如何設施呢？孔子答道：文王武王的政績，載在方策上，總而言之，重要人生存，百政齊舉，國治民安；重要人死亡，百政俱廢，國亂民叛，以人行政，好比以地種樹，成效的迅速，猶如栽種蒲葦，極易生長的。但是種樹要得人培植，行政在乎得人而治，得人在乎修身，修身在乎親仁；仁指人身生理而言，父母爲生身的根本，所以論仁，惟親近親族爲最大。故爾君子不可以不修身，想修身，不可以不敬親，想敬親，不可以不知人，想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天下普及的達道有五：就是君臣，父子，夫婦，昆弟，朋友。天下普及的達德有三：就是智，仁，勇。達道達德雖有分別，奉行卻是一例的。或者生來就知的，或者學了方知的，或者從困苦中知曉的。知曉既有分別，奉行也各不同，或者安逸而行，或者順利而行，或者勉強而行。至於成功也是

一例的。哀公說道：夫子所論，高深美備，寡人愚陋，只恐難以成功！孔子答道：容丘再申說明白，好學不倦，近乎智，智識皆從學問中得來。苟能好學，必多智；遇事力行，近乎仁，成仁取義，皆從實力行事中得來。苟能力行，必近仁；知恥近乎勇，恥辱能够激發勇氣，苟能知恥，必近勇。知道這三項，那末知道怎樣修身，怎樣治人，知道了修身治人，可以成功治天下國家的明主哩。哀公問道：爲政之道，盡此而止麼？孔子答道：治理天下國家有九經，九經就是修身、尊賢、親親、敬大臣、體羣臣、重庶民、來百工、柔遠人、懷諸侯等九項。這九經各有成效：修身則自立有道，尊賢則多聞善言不惑，親親到伯叔兄弟不怨，敬大臣則朝綱整飭，體羣臣則賢士偕來，重庶民則百姓聽命，來百工則財用充足，柔遠人則四方之歸附，懷諸侯則萬國畏服來朝。哀公問道：如何能收這九經的效果呢？孔子答道：敬畏鬼神，非禮不動，這是修身；去佞遠色，賤貨重德，這是尊賢；爵能重祿，

敬宗睦族，這是親親；官高役多，乘軒入朝，這是敬大臣；舉忠信，給重祿，這是勸羣臣；農忙莫使民賦稅莫加重，這是重百姓；按月考工，擇優加資，這是勸百工；送往迎來，嘉善懲惡，這是勸遠人；扶弱存亡，厚往薄來，這是懷諸侯。丘所說的達道達德，盡在這九經中，欲行此九經，必須預先立定志願，否則廢而難行。本來凡百事情，皆要前定，例如出言有前定，不致後悔；辦事有前定，不生困難；立身有前定，可免疲病；行道有前定，不會窮迫。總而言之，能行此九經，最要的是，一個誠字。誠字的意義，雖屬天道，能够實行此誠字，卻是人道。換一句話說，就是說在乎人能够力行此誠實。擇善而行，固執不變，這就是誠。哀公說道：夫子教寡人詳盡極了，敢問實行此九經，從何開始？孔子答道：立愛自親起始，可以教民睦；立敬自尊長起始，可以教民順；百姓皆能孝於親，且能恭順聽命，那末行諸天下，無所不可了。哀公說道：夫子的教言詳盡極了，寡人祇恐諸多障礙，

不能够實力奉行！正在這當兒，季康子入宮，向哀公奏道：吳國又派使者來召請主公，於本月十五日，赴黃池，與吳晉齊衛諸君會盟，修好邦交。哀公說道：弱不違強，只好答應準期赴會。接着向孔子說道：諸侯會盟，全在相禮得人，昔年夫子相先君夾谷會盟，威振壇坫，收回汶陽失地，這次仍請夫子伴寡人同行相禮，望勿推卻。孔子答道：丘今爲告老閒人，不能相君會盟，這是諸侯盟會規章所定，不可不依的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回 召會盟夫差謀霸 守館舍子貢解圍

且說魯哀公應吳王之約，欲請孔子同赴黃池相禮會盟，孔子辭以告老閒人，例不能登壇相禮。康子攬言道：這也是實情話，敢請夫子在諸大夫中，擇舉一能勝相禮之人。孔子答道：叔孫州仇與吳會師伐齊大勝，用他相禮，吳王必然同意，最爲適當。哀公說道：舉人善任，捨卻州仇沒有他人哩。康子說道：諸侯會盟，相禮大臣實是國君的喉舌，得人則爭雄壇坫，失人則有辱國體，關係至重，比之統率三軍的元帥，有過之無不及，祇爲得失榮辱，判定在片刻之間，非同兒戲的！主公何不卽召州仇入宮，當面加委呢？哀公一面卽飭內豎往召，一面向孔子問道：吳王爲什麼要集四國會盟，偏有越國除外，莫不是欲合四國之兵以滅越麼？孔子說道：晉與吳敵體，怎肯助他伐越，這次會盟，無非想執

牛耳稱盟主，向來由晉主盟，此次與晉侯必有一番爭執，主公乃屬陪位列盟，無關得失的。越國的除外，勾踐早已臣服於吳，夫差視作附庸國，所以不召他列盟。說到這裏，州仇應召而來，朝見哀公，並向孔子招呼。哀公告以委任他爲相禮，同赴黃池與吳王會盟，接着問道：你自省能勝此重任麼？州仇答道：不能，臣祇知軍事，上陣交鋒，尙能勝任，至於相禮會盟，全憑口舌爭雄，臣拙於口才，怎能勝任呢？主公何不借重孔門弟子端木賜，口才出衆，列國聞名的。哀公向孔子問道：夫子以爲如何？孔子答道：子貢雖然擅長言語，不過人微言輕，怎能勝任相禮。哀公說道：委他爲副相，州仇爲正，遇有疑難，商酌進行。孔子許可。當下議決各退，臨期子貢奉孔子命，入宮朝見哀公，護駕啓行。州仇率勇士三百人護駕，密令五千精兵遠遠隨行，離黃池三里紮營，以防意外。當日趕到黃池，吳王與齊衛兩君已先到，州仇引哀公進見吳王，略敘寒暄。州仇問道：晉侯來

不來？吳王答道：祇在目前要來哩。接着命大夫送魯侯至館舍中休息。春秋時會盟定例，盟壇與館舍，皆由發起人先期建築，這次皆由吳王所辦，很爲華貴。且說晉定公接到吳王會盟之約，不敢不來，卽任趙鞅爲相，最後趕到，吳王派太宰嚭恭迎會見，並邀齊魯衛三君，同登壇坫觀看，建築得合用不合用，四國諸侯齊聲讚好，吳王就在壇上命太宰嚭與趙鞅商議這次會盟載書名次的先後，趙鞅說道：晉自文公以來，世世爲中原盟主，當列載書之首，用不着商議的。太宰嚭道：晉始封祖爲叔虞，是成王之弟，吳始封太伯，乃武王的伯祖，尊卑隔絕數輩。若說晉主中原盟會，從前會宋會虢已居楚下，現在偏欲踞吳之上，這是不可以的。當下爭論不休，魯侯命州仇調解，州仇向太宰嚭勸道：現在且慢爭論，且到歃血定盟，誰執牛耳，誰便列載書首名如何？伯嚭不復爭論，趙鞅卽扶晉定公推說更衣先行下壇去，臨行鞅以目視衛君出公輒。前幾回書裏，

已經表明出公輒被父蒯瞶所逐，何以現在仍得爲衛君呢？原來蒯瞶在位不到兩年，晉趙鞅惱恨他不去朝貢，舉兵伐衛，蒯瞶爲亂兵所殺，遂由衛國的士大夫，赴魯迎出公輒歸國復位，出公輒感晉情誼，親去朝貢，素來歸附晉國。當下見晉定公下壇走了，便向吳王勸道：大王行將威震東南，稱霸天下，萬國皆甘居吳後，今日與晉侯爭論虛名的先後，殊不值得，來朝歃血，也不必與晉侯爭執前後，好得此次盟會由大王召集，與會諸侯，精神上皆認大王爲盟主，不必再事形式上的爭論，以傷和氣了！吳王聽了這一席話，勃然大怒道：名正言順，自古所云，你是篡奪父位的賊子，人人可以討伐你，怎敢在盟壇之上，出此偏袒不公的狂言，還當了得！孤家爲衛君蒯瞶討賊，以伸大義於天下。接着喝令衛士拿住衛出公，帶回拘禁，衛君急得面如土色，相禮的公明賈急向魯侯求救，哀公便向吳王勸道：大王暫息雷霆之怒，衛君雖然出言不公，姑念他服

從王命，首先趕來會盟，大王若將他拘禁，晉君必然連夜遁去，盟會敗於垂成，於大王殊不值得，還是隱忍小忿，了結這次會盟爲重。吳王說道：賢侯討情，孤王怎敢不依。接着揮退衛士，大家不歡而散。不料吳王下壇回館舍，傳令五百兵士守住衛國館舍，且等會盟終了，拘執衛侯，帶歸囚禁。吳軍奉令圍守衛國館舍。出公輒卽派公明賈往見魯侯求救。哀公說道：方才討情得允，已屬僥倖，這是可一不可再的。公明賈便向州仇乞憐。州仇答道：夫差性如烈火，我去說情，不生效力的，還是請求子貢去，倒有幾分把握。公明賈卽請子貢出見，說明一切。子貢想起隨侍孔子居衛時，頗蒙出公優禮相待，情不可卻，允許一行。公明賈守在這裏等回音，子貢汲汲來至吳王館舍，請見伯嚭。伯嚭素愛子貢多才，接到室中坐定，伯嚭說道：別來無恙，嚭聞人言，孔子返魯閒居，及門諸弟子也沒有出仕，吾王很重吾子口才，嚭將薦子爲上大夫，不知你願不願去魯。

適吳呢？子貢答道：太宰既欲爲國進賢，理當以言用仁義輔佐吳王，促成霸業，稱雄東南，賜當自來求仕。現在太宰相吳王，召集四國諸侯會盟，祇因衛君爲息事寧人，出言相勸，吳王竟派守卒圍住館舍，並欲執他歸吳拘囚，這種失信用，滅仁義的舉動，太宰應當力諫阻止啊。伯嚭答道：嚭早已勸王勿拘衛君，無如王怒未息，不聽吾言，還是你面見吾王，進言規勸吧。子貢允諾，伯嚭立即引見吳王，夫差以禮相待，說道：孤家很重你的口才，朝中無人及你，你肯隨孤歸去爲大夫麼？子貢答道：賜屬孔門弟子，夫子不仕，賜也只好不仕。夫差問道：既不願仕吳，來此有何話說？子貢答道：素仰大王勝楚敗越，霸業將成，現在全功盡棄了！心爲可惜，特來請見的。夫差問道：怎見得孤家的霸業，全功盡棄了呢？子貢答道：衛君出公，向附晉國，此次大王遣使至衛，約期盟會，衛君即召諸大夫商議行止，忠正的說：吳王召集盟會，想以仁義昭示天下，以成齊桓之業，君

當應召前往，以全吳王信用，並謀附吳，較勝於附晉，因為晉君無能，政歸權臣，不易奉承的；奸佞的說：吳王貪暴無厭，怎能以仁義示天下。若然冒昧前往，臨時吳王有什麼要求，應允則疲於奔命，拒絕則觸怒吳王，必被他拘回囚禁，不如不去，免蹈越王的覆轍。當時衛君顧全大王信用，採忠正之言，如期來會，今聞大王守其館舍，將拿他回吳囚禁，適中衛國奸佞者的測度，這是大王的錯悞。況且衛君出言相勸大王，也是息事寧人的好言，不是挑撥的惡語，大王何竟一怒而出此失信，滅仁義的舉動。將來再想召集盟會，只恐天下諸侯，懼蹈衛君的覆轍，大家裹足不來，豈非霸業行將全功盡棄呢？吳王恍然覺悟，說道：子言甚是，孤家幾乎不忍小忿，遺悞大事，當聽子言，不罪衛君。接着傳令撤去衛君館舍的守卒，子貢稱謝告退，回轉館舍，向公明賈說道：幸不辱命，吳王已面許不罪出公哩！你可回館舍覆命，以安出公之心。公明賈拱手道謝，並向

哀公州仇告別，回轉館舍，果然守卒一個也不見了，入告出公，君臣倆方得安然休息。那知吳王夫差忽然接得一警報，如聞晴天霹靂，什麼警報呢？原來王子地派探子飛馬來告急，向吳王說道：越王乘虛率領國精兵，攻入吳境，因此加緊趕來告急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▲▲道敦祖師
▲▲修道事蹟

老子演義

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

本書敘述老子一生事蹟。自降生起。直至西徂流沙爲止。其間對於從師求學。預識先機。採藥煉丹。以及出仕周室。孔子問禮。避亂棄官。騎青牛。出函谷。遇尹喜。著道德經等事。記述無遺。又以其他方面之事。如路遇老萊子。子皮設計加害。尹喜訪道遇危。五老會青年等等插入。更覺奇趣橫生。精神飽滿。讀之令人興奮。兼知老子一生歷史。誠小說中之別開生面者也。全書四十回。分訂兩厚冊。

特價洋三角二分 寄費五分

第九十一回 越王見怒竈致敬意 范蠡載西施遊五湖

話說吳王夫差招晉齊魯衛四國之君，會盟于黃池，他本想自尊爲盟主，領袖各邦，不料晉侯不肯相讓，兩下發生了爭執。衛侯出公輒調和其間，因言語左袒了晉侯，竟激動了吳王之怒，幾受拘囚之禍。幸得子貢諷諫吳王，才得免于難。正在此時，吳王忽接到姑蘇的警報，說是越王勾踐已經統率大兵，水陸並進，大舉侵吳，其勢甚盛。吳王夫差得到此報，大驚失色，急向伯嚭問道：「太宰！此事便如何辦理？」寡人與四國會盟，正想大展雄圖，作中原盟主，不料勾踐小子，竟敢乘此機會，興兵作亂，使我雙方不能兼顧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伯嚭答道：「爲今之計，自然不能再顧及會盟之事，急宜回國坐鎮，與敵人決一死戰，以定勝負。如其一戰而勝，將越國滅了，那時雄視諸邦，再招列國君主，會盟于此，晉

雖夙號強國，自然也不敢爭這盟主的一席了！吳王聽他說得有理，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事不宜遲，爾卽傳令啓行，於是夤夜拔隊，回姑蘇而去。等到次日，晉齊魯衛四君，不見了吳王，大家也很爲驚異！起初還以爲他因與晉侯爭奪盟主不得，故而賭氣走了的，後來派人一打探，方才知道內容，實因越國興兵伐吳，夫差才致如此匆匆忙忙不別而行的。到此四國的君主，在黃池已無事可做，便收拾人馬，各回本國而去，我且按下不提。再說那越王勾踐，自從受了吳王的奇恥大辱，放歸故國之後，臥薪嘗膽，時時刻刻的不忘報仇雪恥，生聚訓練，不遺餘力，文的有文種、范蠡等一班忠直老臣，武的有諸稽郢、仲甲等一班名將，上下一心，聲威大震，早有併吞吳國之勢。在起初所以不敢輕舉妄動，還因有所顧忌！那時吳國大將伍子胥，年幾雖老，手下卻都是精銳，自己又夙諳軍旅，號稱名將，坐鎮吳國，越人老大見他害怕，故雖心存吞吳之念，卻未敢發動。後

來自從伍子胥直言進諫，觸怒了吳王夫差之後，竟然以身殉國，不得善終。越王勾踐得到了這個消息，不覺舉手向天道：子胥之死，是天亡三吳也，去此一老，我從今可以沒有顧慮，二十年的深仇宿怨，也可以報得了！勾踐正在預備遣將派兵，入吳報仇，恰好此時吳王夫差在一戰勝齊之後，傲視一切，欲想雄霸東南，執中原之牛耳，故約晉齊魯衛四國，會盟于黃池，雖然表面說是修好，實際上卻是炫耀威武，大有臣視諸侯之意。越王勾踐得到了如此一個好機會，那裏還肯輕輕放過，于是便召集羣臣，共議伐吳之策。大家見時機已至，自然不肯輕易放過，于是決興兵攻吳。勾踐命文種將左軍，范蠡將右軍，自將中軍，諸稽郢爲副，起傾國之兵以向吳。臨行之時，勾踐向衆三軍說道：父子同在軍中的，准父免歸；兄弟同在軍中的，准兄免歸；家中沒有兄弟父親的，准于歸養；有疾病不勝戰鬥的，給醫藥費遣散。因此一軍之中，沒一個不感越王的恩

德！人人都抱着必死之心；到了拔隊啓行之時，父兄妻子，扶老攜幼的到郊外相送，各致勉詞道：『此行不滅吳，勿復相見。』衆口同聲，震天動地，軍士感奮。越王帶了大隊，一路向吳國進發；走了沒有多少路，忽見有一大鼃當路，睜目脹腹，作十分盛怒的神情，勾踐見了，卽忙起立，作揖致敬；大家都覺詫異！諸稽郢問道：大王爲何見鼃致敬呢？勾踐道：我因見鼃如欲鬥之士，所以起敬啊！衆軍都道：大王見怒鼃而起敬，我等受了國家的俸祿，難道反不及怒鼃嗎？願以死報大王。越軍上下一心，沒一個不是敢死之士。吳王夫差，在黃池得信趕回，越軍已入了吳境，于是自將中軍，命胥門巢將左軍，王子姑曹將右軍，迎越軍于江上。越王勾踐在黃昏時，令文種率左軍溯江而上五里，到夜半鳴鼓進攻；又命范蠡率右軍渡江十里，只等左軍接戰，卽上前夾攻，須用大鼓，使聲音遠聞。吳軍在昏夜之時，忽聞鼓聲大震，猝不及備，都驚惶失措！夫差卽傳令右

軍鎮靜應敵，一面調左軍接應，不料那時越王勾踐已帶了死士六千人，奮勇衝入中軍，見人便殺，銳不可當，夫差弄得兩面不能照顧，只得大敗而逃，死傷不計其數。逃下一舍以外，才算收住敗殘，屯下整理。越兵隨後趕到，又戰於笠澤，吳兵又是大敗，一連三戰三北，吳將王子姑曹胥門巢都遭戰死，夫差連夜逃回姑蘇，閉城堅守。勾踐統率三軍從橫山而進，圍攻蘇城。此時吳王夫差真好比鬥敗的雄雞，弄得手足無措，不得已命王孫駱肉袒膝行到越軍中求和。王孫駱見過了勾踐，呈上夫差的盟書，勾踐打開看時，只見上面寫着：『孤臣夫差，異日得罪于會稽，夫差不敢逆命，得於君王結成以歸；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，孤臣意者，亦望如會稽之赦罪！』勾踐看了他措辭哀婉，好生不忍，將許行成，文種范蠡二人力爭道：『大王以十年生聚，十年訓練，臥薪嘗膽，才得有此一日；如今大功將成，忽然捨棄，非但無以對祖宗，也無以對上天，許和是一定』

不可以的。勾踐因二人說得有理，便不准和。王孫駱一共往返了七次，任是卑辭哀懇，終不得越王允許，攻打愈急。此時吳中已無名將能够抵禦，夫差也不免長嘆道：向使子胥不死，越人又安敢犯境？倘然當年聽了孔子的說話，不中他美人計，也決不致會有今日之厄，如今真是悔之無及了！那時伯嚭竟自開城投降，夫差聞警，即帶了王孫駱和三子出奔陽山，繼因越兵迫近，又遷於干隧，終被圍困。越王勾踐見夫差不肯自戕，向文種范蠡二人說道：大夫何不捉來殺卻？二人對道：人臣不加誅於君，此事當由大王親自動手哩！勾踐乃仗步光劍行至軍前，大聲說道：世界上沒有萬世的君王，總得死的，難道還要待我加刃於吳王麼？吳王聞言，回顧左右道：我殺害忠臣伍子胥公孫聖，如今自殺，更有何面目見二人於地下呢？說罷，拔劍自刎，王孫駱等也各解帶自縊而死。勾踐便入據吳宮，受羣臣朝賀，伯嚭也在其中，自以爲有獻城之功，面現得色；

勾踐向他說道：你是吳國的太宰啊，如何卻來附我，吳王在陽山，你何不去從他呢？便命左右將此佞臣殺了，以報伍子胥的忠貞。再說大夫范蠡，本是個聰明絕頂的人，他早看透了越王勾踐的心理，知道戀棧下去，必然有功高見嫉的一日，不免肇殺身之禍，還不如急流勇退的爲妙！他打定了這個主意之後，便暗中差遣心腹，到館娃宮中，將西施尋來，買了一葉扁舟，不辭而行，連夜出了齊女門，遊他的三江五湖去了。至今姑蘇齊門外的蠡口鎮，便是他的逃遁之地啊！他曾化名爲鴟夷子，又自稱爲陶朱公，以隱飾他的本來面目。但是他走就走了，爲甚麼還要帶着西子同行呢？這其中卻有一段前度因緣。原來當初奉越王之命，送西施到吳國的，便是范蠡；論理由越入吳，交通本很便利，有了幾十天工夫，已足够了，就算一路上有擔擱，至多也要不了三五個月；可是范蠡進西施的一次來回，卻足足費了三年之久，這不免使人生疑！你道爲何？

原來二人在路上就發生了曖昧的事，朝歡暮樂，不忍分離；不料西施卻不久就有身孕。這一來就耽擱下了，因為決不能拿一個孕婦，去獻給吳王啊！於是便在嘉興安頓着，直待到西施分娩以後，他還不忍拋棄小孩，不願動身，如此幾個耽擱，已費去了近二年的時間，那西施所生的孩子，已經牙牙學語，范蠡見不能再事延緩，只得將那孩子寄頓在民間，然後同西施入吳，故至今嘉興地方那條河，稱爲語兒溪，溪上有亭，名爲語兒亭，就是西施生兒的出典。越王的獻西施給吳王，本來是美人計，要他迷惑吳王，使離間忠臣，任用佞臣，顛倒是非，弄得天怒人怨，國勢日弱，然後越國可以乘機取事。范蠡成竹在胸，將種種迷惑吳王的伎倆，悉以教授了西施，命他依計而行，將來越國滅吳之後，我們可以重圓舊夢，共樂溫柔。西施自然一一應允，故他自從到了吳宮，就使出狐媚手段，弄得吳王夫差顛顛倒倒。西施身雖在吳，心卻牽挂范蠡，恨不得使

吳國立刻就滅亡；因爲吳國早亡一天，他就可以和范蠡早一天賡續舊好，也可以多聚首一天。范蠡也抱着同樣的心思，故越軍入據吳境之後，范蠡就實行他預定的計劃，打聽得西施住在館娃宮中，便命取到，連夜棄官而逃了。後人還以爲他是恐怕西施被越王所愛，踵蹈吳王的覆轍，帶着同走，正是他忠君愛國之思哩！故有「載去西施豈無意？恐留傾國誤君王。」等題咏，其實那知他們二人之間，早已有成約在前哩！再說范蠡在臨走的時候，曾寫一張紙條給文種道：「狡兔盡，獵狗烹，敵國破，良臣亡。」文種默然，但終未放棄官職。再說次日越王勾踐知道范蠡逃亡，心中甚爲納悶，便欲使人往追？文種進諫道：范大人神機不測，追也沒用，不如讓他功成身退，逍遙世外罷！勾踐也是沒法，只索由他自去。當下勾踐既收吳國爲屬郡，料理一切已畢，大仇報復，便收兵得意洋洋的回會稽而去，鞭敲金鐙響，人唱凱旋歌，好一番氣象。欲知後

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▲▲
▲▲
藥性本草

國藥字典

洋裝
一册

實售二
角八分

寄費五分

本書內容豐富。共搜集常用藥物千餘種。每種各說明其性味。功能。形態。條舉目張。使人一覽無遺。藥物之有異名者。另列一表。尤爲清晰。檢查又極便利。備此一書。實能得到許多醫藥常識。而不致爲庸醫所誤矣。

▲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

第九十二回 哀公問吳越興替事 孔子因不夢感衰頹

話說晉齊魯衛諸君，自黃池分手之後，各歸本國，我且不表。單說魯哀公回朝之後，孔子就來朝見，哀公賜之坐；孔子便問道：五國會盟於黃池，誰爲執牛耳？哀公便將吳晉爭作盟主，以及衛侯觸怒吳王，險遭不測；終因越師伐吳，吳王夤夜率衆回國，以致未及締盟而散的前後情形，細說一遍。接着向孔子問道：吳晉之爭盟主，夫子以爲如何？孔子正容對道：晉國自文公成立霸業，世爲中原盟主，吳雖係後起的強國，徒恃武功，不修政事，其德不足以勝晉，故晉人自不甘居其下，而衛侯也就不附吳而附晉；人心如此，吳雖欲爲盟主，又安可得呢？哀公又問道：以越伐吳，於禮云何？孔子道：吳越本兄弟之邦，唇齒相依，宜敦睦以共存；吳王夫差不應憑兵力以凌越，成會稽之盟；今越王勾踐提兵

以報吳，亦是人情之常，不能說他不合禮啊！哀公道：吳越之戰，依夫子看來，勝敗之數，究竟如何？孔子微嘆道：越國必勝，吳國必亡，這是無可諱言的。哀公道：這又何從說起呢？敢先請問越國必勝之理？孔子道：越王勾踐自從會稽受辱之後，臥薪嘗膽，克苦自礪，生聚訓練，不遺餘力，而文種、范蠡諸臣，又都是老成謀國，君民上下，一德一心，卽此已足勝吳，何待於戰呢？哀公道：夫子所以說吳國必滅，豈因吳王殺害了伍子胥而估定的麼？孔子道：這固然也是取亡的一道，倘使子胥不死呢？越國一定不敢擅於加兵，但吳國取亡之道，其端正多；吳王內寵西施，外用伯嚭，有賢人而不能用，有良謀而不能聽，一味荒淫佚樂，妄自尊大，措施顛倒，人心離散，奸佞滿朝，不知黜斥，還不是自取滅亡麼？吳王身犯六過：一殺戮功臣伍子胥是第一大過；因直言忠諫殺公孫聖是第二大過；太宰嚭奸讒用事，反委以重任，是第三大過；齊晉二國，素無罪惡，屢

次出兵，加以侵伐，是第四大過；吳越兄弟之邦，不能提攜，加以侵凌奴視，是第五大過；越國親戕吳之先王，不知報仇，反縱敵遠逝，以貽今日之患，是第六大過。吳王夫差身犯六種大過，縱欲自保其國，又安可得呢！哀公道：孤夙曾聞夫子講仁義之事，故對於吳王的第六大過，卻有些疑心；因當初吳師伐越而破之於會稽，滅其國易如反掌，夫差准越行成，結會稽之盟，而不加誅於勾踐，是不失爲仁人之心，霸主之風度啊！如何反說他是大過呢？孔子喟然答道：不孝之人，而能行仁義於世的，我卻是從來沒有聽見過；勾踐是夫差的父仇啊！世惟君父之仇，臣子與之不並戴一天，夫差力能滅敵人_之國，而不知所以報父仇，這就是不孝；不孝的人安可與他講仁義呢？行一時的小仁小惠而妨於禮，其罪與不仁不義相等，又安得說他不是過失呢？哀公肅然說道：孤家今天得聞夫子之教了！始知大舜的行仁義於天下，萬民感化，四夷賓服，還是孝

之一念所致的啊！敢問夫子，大舜戴何冠？孔子默然不答。哀公道：孤家拿舜冠問夫子，夫子爲甚麼不回答呢？難道是不應得問的麼？孔子才答道：對於堯舜之事，怎說是不能問，不問又怎麼會知道堯舜之道呢？我君拿舜冠爲問，我因爲捨其大者而問小，一時到沒有相當的對答，故正在思想哩！哀公道：如此敢問夫子大的地方何在呢？孔子說道：大舜的做君主，其政好生而惡殺，其任授賢而替不肖。德若天地而虛靜，化若四時而變物，是以四海承風，暢於異類，鳳翔麟至，鳥獸馴德。這沒有別的緣故，只在於好生罷了，我君捨此不問，故我無可回答了啊！哀公聽了大喜，拱手說道：孤今日得聞帝舜爲政之道了！然而像孤家這般庸懦，如何敢望帝舜於萬一，爲政之道，也當退而求其次，那麼又當如何才可以呢？孔子答道：那第一件就在於喻臣。哀公道：敢問喻臣二字作如何解說呢？孔子道：就如大舜的治天下，也重在這二字上面，他有了治亂的賢

臣十人，幫助着他治理天下大事，故能使百姓安樂，國家太平；但這十位賢臣與大舜，是上下一心的，才能收此效果；君臣所以能够一德一心，那卻就是大舜喻臣所得的效力了！殷紂有臣三千，卻每人各有一條心，終至於滅亡，這就是紂不知喻臣之故。總而言之，善於喻臣的，只在一個公字，如能天下爲公，權臣也就無可插足於朝綱；若人君存有私心，人臣自然上行下效，各行其私，如何再會一德一心呢？故說爲政首在喻臣。哀公聽了這一席話，心中十分歡喜！當即退回宮中；孔子退朝回家，子貢卻跟踪而至，照例寒暄過了，子貢劈口問道：賜隨侍夫子有多年了，在從前齊君向夫子問爲政之道，夫子卻說是政在節財；葉公向夫子問爲政之道，夫子卻說政在悅近而來遠；現在魯君向夫子問爲政之道，卻又說是喻臣；爲政本是一事，只因問的有三個人，答覆的話，也是三樣，不是使爲政之道，不能齊一麼？還是政在異端呢？孔子含笑答道：賜，你

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；爲政是要各因其事的啊！齊君的當國，奢乎臺榭，淫於苑囿，五官伎樂，不解於時，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，這些都是可以省得的，他竟不知撙節，勞民傷財，毫無實益。故對於他的爲政，非從節財入手，是沒有辦法的。至於葉公呢！因荆地廣都狹，民有離心，莫安其居，這若非設法使近地的百姓悅服，決不能使遠方的百姓來附，遠的不來且休提，近的不悅服，必然相率他去，那還成何體統呢？故爲政之道，就在於悅近而來遠了。至於魯君呢，有臣三人，內比周以愚其君，外拒諸侯而蔽其明，故法當先喻其臣，使有尊公室之心，然後才談得到爲政哩！有這三點，爲政就不容不變換了！詩經上不是說過的麼？「喪亂蔑資，曾不惠我師。」這就是感傷奢侈不節的爲亂啊！又說：「亂離瘼矣，奚其適歸？」這是感傷離散的爲亂啊！又說：「匪其止共，惟王之印。」這是感傷姦臣蔽主的爲亂啊！我們觀察了這三點，就可以知道百姓對

於政治的需要，是顯然有不同的了。爲政要合於民心，民之所需者施之，民之所病者革之，方才可以得到上下一德的效果啊！子貢肅然而退。孔子自從這一次由吳回魯之後，自己也覺得精神衰弱，故雖時常入朝，但對於政事，卻無心過問，大有久安於魯，不再漫遊之意。在閒居之傾，便和一班門弟子，論禮樂，修詩書，正先王之道，使得傳於後世；對於周易尤感到不易貫通，故加以序彖繫象說卦文言。使後人有所遵循，不致茫然。常常嘆息對門人道：倘然老天再假我幾歲年紀，我對於易經就彬彬了！他所以作如此說法，其實也感於精神不繼，恐怕不能夠完成預定的著作。有一天子貢來見，孔子正在忙着整理著作，子貢諫勸道：夫子以高年之身，正當善自調養珍攝，如何還這般勤於著述，豈不使精神消乏麼？孔子聽了他這番話，不覺喟然長嘆道：賜！你又怎能知道我的苦衷呢？我在少壯的時候，凡遇到疑難之事，一時不能委決，每到夜間，必

然會夢見周公，指迷解惑；人家雖說是至人無夢，但我的夢見周公，或者到是至誠相感的朕兆，與衆不同的吧？可是現在卻不對了啊！不夢見周公，已經好久了；從前並不想夢見他，無意間就會夢見；如今有心要想夢見他，卻終究不得如願！唉！我是衰頹透了啊！要不是衰頹的緣故，又如何會久不夢見周公呢？這些未了的事情，若不趁此刻可以整理的時候，加以修改，還等待何時呢？言罷又微微的嘆息！子貢見了孔子這種神情，恐怕引起夫子的傷心，不敢多說甚麼。便岔開了正事，共作閒談，以寬夫子之心，正談論得有興，忽聞人入報，說是魯哀公遣使相召，有要事待商！當下孔子便更換了朝服，命子貢駕車入朝來見哀公，當時季康子等都已先在孔子朝過哀公，行禮既畢，哀公賜了座位；孔子才問道：今天我君特地召丘相見，未識有何事故？還望我君明示！哀公正言說道：夫子畢竟不愧爲人稱聖人，凡事前知，都如指掌，說時固未必卽能見

信，過後卻不差累黍，真是神明極了！孔子道：丘只有憑理論事，理之所在，事就可知，這是人人能够辦到的，算不得甚麼神明啊！我君今天所以說出這一番話，諒來吳越之戰，已見勝敗。吳國可是被越國所滅了麼？哀公撫掌說道：正是啊！越已沼吳的了！原來自黃池一會之後，夫差匆匆回國，統兵禦敵，此時上將無多，軍士驕惰，一敗於江上，再敗於笠澤，三敗於橫山，三戰而三北，結果被那太宰嚭賣國求榮，獻城投降，夫差被迫，自刎於陽山，吳竟滅亡，各事都不出夫子所料，故孤家以爲是神明啊。孔子憮然道：丘早知亡吳國的，除了伯嚭，是沒有第二個人的；前次在伐齊之時，有吳商傳說伯嚭已生疽而死，我知他不會先吳而亡的？但是如今吳國是滅亡了。伯嚭此人，恐怕也不能久存罷？越王勾踐是沉毅之人，對於這身爲太宰，食吳祿養，不顧忠義，覬顏降敵的人物，照丘想來，一定是容留不得的哩！哀公道：此事只消一問越使便知。孔子道：越使來

此何幹？到此哀公才將召見的本意說明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中西
參合

新醫藥顧問

洋裝
四册

實售六
角四分

寄費
一角

本書係三十二位醫學博士。精心撰著。凡人生各種病症。起因。病態。治法。預防法。以及醫藥常識。完全指示精詳。中西參合。包羅萬象。人人必讀。家家應備之良書也。

▲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

第九十三回 會舒州越國要盟 遊原野慈烏傷類

話說孔子聽哀公說欲知伯嚭的生死，只要問越使便知分曉的話，即開言問道：原來有越使來朝，但不知來此何爲？還望我君明示！哀公道：今天召夫子相見，便只爲了此事。越王勾踐自滅了強吳之後，威鎮東南，隱然以盟主自居，今特遣使往約各國諸侯，會盟於舒州，被邀的除了我國之外，還有齊、晉、宋、衛諸國；我們對於此事，究竟應當如何對付，還得請教夫子哩！孔子道：越王勾踐是新興之霸，滅吳之後，所以即欲與各國會盟，是結好諸邦，以自固基業之意，與黃池之會，吳王夫差專欲爭霸自尊，用意微有不同；他既然有我國在眼裏，遣使前來相約，他沒有歹意，就可以推想而知。況且弱不抗強，這也是一定之理，又豈可以不往論勢？我國自然不敵新興之越，若去會盟，自然不會有多

大的利益；只要相禮的人善於應付，周旋壇坫，不失禮貌，卻也沒有害處。要是拒絕他的約會，不去赴盟，越王必然懷恨！萬一用兵於魯，在從前還有吳國阻梗其間，地利上頗多不便，現在越既收吳爲外府，與魯境齒牙相接，便利非常，加兵相襲，魯又如何敵得過他呢？故還是答應他的約會爲妙！哀公聽了孔子一席話，詳說利害，大爲悅服，便又問道：「楚國不也是諸侯之邦麼？今番越王勾踐既欲大會諸侯於舒州，卻捨去楚國，不去相約，這又是甚麼道理呢？」孔子道：「兩強不並立，這也是古今的常理，楚國本來夙稱強國，況且又新近興兵，滅了陳國，威望日重，若去相招，萬一楚侯竟不肯就範，在越國不是自損威信麼？反不如不去招他的爲妙！如此一則可以自全威信，二來也可使楚人生顧忌之心，不敢正視越國啊！」哀公方才豁然明瞭。又講了些不相干的話，才退朝而散。孔子退歸向衆門弟子道：「邇者楚滅陳，越滅吳，兩國之勢均而力敵，并且各懷

主盟中原之心，齊魯當衝要的地方，而兵力聲威，遠出二國之下，在勢頗屬危殆；如今越王欲立舒州之盟，卻不邀楚國加入，那嫉忌之心，早已不言而喻，除非楚國肯示弱於越，或得安然無事，否則兵戎一興，齊魯就無可適從了！因爲齊魯雖屬大國，但都失政，一旦有事，國君都有呼應不靈的危險，此事大可引爲隱憂！丘呢！已上了這一大把年紀了，或者可以避免這等不幸事件的入眼，二、三子都在少壯之年，且都是有爲之士，正宜設法消救哩！子張問道：然則此次會盟於舒州，對於魯國的利弊如何呢？孔子於是將對哀公所說的話，重新複述了一遍，並且說道：總而言之，越王既然堅於邀盟，他必挾大軍以壯聲勢，決不肯輕舉妄動；去會盟，魯國利少而無害，不去會盟，魯國無利而有害，權衡輕重，現在確是不能不赴越王之約。子張又說道：既然如此，魯國的附越，在目前是必然的趨勢了，固然可以不必講；但是越國所邀魯國會盟，分明要借此

自固，那末他既可以利用我們各國，難道我們就不能反而來利用他麼？師現在已是亡國之民，決不能想有爲於陳而報楚仇，但照目前魯國而論，雖則積弱不振，然與陳之被滅於楚，情形究竟不同；魯國所以有賢才而不能利用，有財用而不能理，此皆君弱臣強之故，師以爲魯侯正可以借舒州會盟之事，結好於越王，然後借越之兵力，以伐強臣，則魯國不難一舉而霸，豈不是反利用了越王麼？孔子聽了微微的笑了一笑道：「師這才可見你是陳人啊！詩經不是說的麼？「兄弟鬩於牆，外禦其侮！」從未聽得一家中的人相鬥，反去向外人求助的，引狼入室，是自取殺身之道，怎樣可以行得呢？故魯君前次問政於我，我以喻臣爲對。須知魯國的君弱臣強，積蔽已非一日，其來已久，數十年之前，早就如此，欲革除此弊，自然也不是舉手投足所能辦到，故從前也有人倡言強公室抑私臣，說話雖然很光明，但實際上他們也不過借此美名，奪三家之權。

爲己有，何嘗誠心尊公室呢？如少正卯、公山不狃等一班人，都存心不良，以攘權奪利爲事的啊！那時因爲變起於內，并且早有防範，故還易於消救，若其時便有別國之力參入變亂，魯國之難，才不堪設想呢！師！你不以德化喻臣爲問，卻欲外結強鄰而內除強臣，會見強臣未滅，強鄰之兵已奪我之席了，還望能自保麼？師啊！你以後切須慎言，萬一你此言爲魯君所聞，竟不顧一切，如法施行起來，得到不良的結果，你的罪才不可赦哩！子張聽了這一段大道，自然唯唯領教，不再多言。那時恰好子貢入見，原來子貢奉了哀公之命，派他去招待吳使兼問伯嚭之事，子貢口才辯結，態度大方，最擅長交際，當時奉命到賓館之中，與吳使相見，設讌款待，備極歡好，一面告以哀公准應約赴盟，一面又詢問越王滅吳後的種種行事，盡歡而散。子貢入朝覆命之後，便來見孔子，備述一切，孔子低首有傾，才向子貢問道：今有人於此，欲外結強鄰而內伐三家

的，賜你看此事可行得麼？子貢不加思索，率然對道：與異類相好而自殘其同類，會看同類既殘，自己也不免於爪牙之危，此事斷乎行不得的。孔子回顧子張道：如何像賜這般，才可算識大體呢。當下二人退去，不在話下。再說魯哀公應了會盟之事，打發吳使去後，自然打點一切，預備應約往舒州而去；此行相禮的，不消說又是子貢，又命叔孫州仇與冉求二人，挑選壯卒三千人，兵車五百乘，赴舒州會盟去了！孔子仍與一班弟子做他的春秋，和修訂詩書禮易的工作，閒時也駕言出遊。一天正出行郊外，忽見一個獵人，攜帶弓矢在野外打獵，瞥見樹頭有棲鴉，張弓而射，就有一隻烏鴉，應絃落地，樹上的羣鴉，驚飛半空，啞啞的亂叫，卻又並不遠去，獵人提了死鴉走，羣鴉就跟定了他，一邊飛，一邊狂噪，不肯離開，獵人弄得心嫌惡起來，以為不祥，一個憤怒，將死鴉向田中一丟，負着弓矢，竟是揚長而去。說也奇怪！那一羣烏鴉，從此再不去跟踪獵

人，卻都落在田中，圍定死鴉，哀鳴不已，好像弔喪的一般，十分淒切！此時忽有農夫荷鋤經過，見了如此情形，便過去將死鴉掘潭埋了，那一羣烏鴉才飛鳴了一會，各回樹上棲宿。孔子見了，不覺喟然長嘆！門人問道：夫子何故興嘆啊？孔子道：我因有感於鴉！烏鴉是禽類中最仁慈的一種，就好比人類中的君子啊！無故被戕，所以興嘆！子夏問道：夫子何以見得鴉是禽類中最仁慈的呢？孔子道：鴉有反哺之心，故稱爲慈；你們不看剛才一鴉被獵人所戕，羣鴉就冒死追隨獵人之後，無一遠去；既拋棄在田中，又圍守其屍而哀鳴；直到農人埋之入土，方才安心而去。那一種不忍同類死亡，和暴露於野的心思，何等深切，這是二三子所共見的啊！夫不忍之心，還不是從仁愛中所發出來的麼？方今天下擾攘，爭殺劫奪的加於同類，惟恐不急；看了這一羣烏鴉，怎不叫人興起無限感喟！二三子也應自己三思，做了一個人，豈可以不如一隻烏麼？大家聽了，

也都覺愀然！原來孔子自從門弟子中死了顏回、仲由二人之後，非常悼傷，遇事易於興感！今番見了烏鴉，故又不免感到人類了！當下孔子同衆門人廢然而返。途中，孔子忽然又想起一個人來；你道此人是誰？卻也是他門下以德行著稱的一個，雖比不上顏回，可是孔子卻極爲器重，允爲有德君子。此人姓名有表字伯牛，本係魯國人氏，自幼卽好學不倦，一切行事，都本着仁恕之道，對人特別寬和，責己非常嚴峻，事尊長惟恐不謹，對幼弱惟恐保護不周，對於同學諸賢，尤敬愛彌篤，故同學也都敬重他，互相稱道他的德行。論理伯牛既是孔門高弟，又是世爲魯人，有此德行，正該出仕國家，輔佐魯君施仁行義，福國利民，卻又如何隱居不出呢？這裏邊卻有兩個原因：第一是伯牛生性淡泊，不樂仕途；第二件便是他身有惡疾，容易惹人家的厭惡，故不願以贅疣之身，受公家的祿養，因此閉門家居，不預世事。但是伯牛所患的病症，究竟是甚麼

惡疾呢？爲何卻不能與人接近呢？原來他所患的，卻是癩皮瘋，此病卻並非由他而起，乃先世的遺傳病，他從出娘胎就有的。在起初呢，不過皮膚枯燥發癢，表皮上發生如魚鱗般一片片稜起的小片，偶然搔抓，便屑屑落下，可是已經感覺到十分討厭！覓藥醫治，也終於沒有效驗，如此經過了年數一多，這癩皮瘋的病，也自與日俱進，漸漸的皮膚迸裂，從裂縫中流出黃水，黏膩不堪，當然是取人家厭惡！他也自愧形穢，不敢與人家多交接，逢人常避道而行，好似恐怕傳染了人家一般。惟有孔子卻從未因他身有惡疾而厭惡他，並且常在門弟子面前稱道伯牛的德行，許與顏回並駕齊驅；一班門人，見夫子尙如此器重伯牛，不因有惡疾而見惡，故大家也沒有厭惡伯牛的心理。當下孔子歸途將半，忽然想起伯牛已經好久不見，未知他的病狀如何，恰好又是便路，到不如去探視他一下。打定主意，便命繞道往伯牛家中去。欲知後事，請閱下回。

第九十四回 冉伯牛惡疾纏身 端木賜片言歸地

話說孔子因見獵人射鴉而興起無窮感慨！掃興而歸，行至中途，忽想起了冉伯牛好久不相見了，他往時雖不喜與人交往，但我的地方卻是常來的，如今久不蒞止，想是他的病，發得更厲害了！恰好便路，到不如去探視他一下，也盡些師弟之情。於是便向衆弟子說道：我久不晤伯牛，很覺惦記他，今天逞歸途之便，想去望望他，二三子如不願同行的，儘可先行回去。因爲他家裏沒有人手，大家同去，招待自難周到，反而要使他不安，所以我獨去的爲妙！當下大家分道，孔子只帶了子有，同到冉有家中。應門的只有一個小童，引孔子有二人來到中堂，一面進去告知伯牛。伯牛聞報，感激涕下道：有以此殘廢贅疣之身，早已爲人所共棄，如何敢勞夫子視疾呢？於是便勉強扶病而起。原

來他那種癩皮瘋的毛病，越發越凶！起初皮膚迸裂，流淌黃水；後來迸裂之處，逐漸潰爛，濃血交流，臭穢觸鼻，初由四肢，繼及全身，竟至於全體麻木不仁，不能自由行動，臥牀不起，已有多日，如今聽見夫子親身到來，免不得竭力掙扎起來，向外迎候。畢竟他病得太深了，舉動都不由自主，好容易挨到房門跟首，已再支持不得，只好依櫛而立，喘息的說道：「是個殘疾之人，卻勞夫子下顧，真該萬死，家中又沒人招呼，簡慢夫子，如何過得去呢？」孔子道：「伯牛啊！你不必說這些客氣話，我只問你的病，現在是怎樣了？」伯牛便從頭說明，接着道：「此病是不會好的了！有生平受夫子教誨之恩，一些沒有報答，中心真是抱疚得很哩！孔子聽到這裏，心中一陣酸楚，幾乎沒掉下淚來，即伸手入牖，握住伯牛的手，默不作語者半晌，方才嘆息着說道：「這樣有德行的人，卻患這種惡毒的病症，還有甚麼話頭呢！只有委之於命罷了！」一面又向伯牛安慰了幾句，叫他

靜心休養，方與子有辭出，一路很無聊的回到家中，就有子夏子張等一班弟子相迎，不免問起伯牛的病狀，孔子微嘆道：「他的病看上去是不救的了！但這種有德行的人犯此惡疾，真是令人感嘆係之哩！仁慈之鳥，獵人乘之；賢德之人，惡疾乘之，這種事都是出於常理之外，毋怪要讒人高張，瓦釜雷鳴了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欲行聖人之道，還可以得到麼？大家聽了，也都默默無言，各自退出。」子夏向大家說道：「我觀夫子近來遇事易於感傷，恐怕是精神衰頹過分所致；否則夫子近來的處境，比從前阨於匡，絕糧於陳蔡，已自大大不同，何以彼時夫子能安閒自樂，此時反多所感傷呢？」子罕道：「夫子的正道，不能行之於當世，親見天下太平之盛況，懷抱不能展，夫子的感傷，正是爲着天下哩！精神的過於衰頹，恐怕未必罷。」子夏也並不與他爭辯，各自分手，不在話下。再說魯哀公與子貢、叔孫州仇等帶了壯士來到舒州，那時齊晉宋衛諸君已先後趕

到，越王勾踐也帶領文武百官，水陸軍馬，浩浩蕩蕩，來到舒州地界，五國君主出郊十里相迎，各各見過，一同到行館之中，分位坐下，自不免寒暄一番，略問各邦近况，設筵相待，當下各自歡敘而散。一宿無話，直到次日清晨，越王便帶了五國諸侯，一同前往視察祭台，布置得十分整肅威嚴，越王看了，甚爲滿意，當卽擇日預備舉行會盟大典，一面仍與五侯到行館歡讌，席間越王向大家問道：衆位可知道孤王此次會盟的意思麼？大家都說不知，願乞明示！越王道：孤王自秉政以來，歷觀中原各國，都各自爲政，但知自尊自霸，竟不復知有周室，不復知有天子，自專殺伐，以致弄得干戈不息，人民困苦，孤王宿所不忍，惟因越國僻處海濱，又受強吳的牽掣，雖有尊周攘夷的心思，苦於能力不及，未能與列國賢侯，共謀其成，殊深引爲恨事！今幸天假勾踐之手，破滅無道強吳，去了一大障礙，得與諸賢侯相會於舒州，願本初衷，與列國共尊周室，以安天

下，庶使中原黎庶，能共享昇平。須知今日之會，非比黃池，孤王絕不存絲毫自私之心，爲恐列國賢侯，有所疑慮！故今日先行將我意揭明，以免隔閡。以後願與會盟諸國，共本此旨，共策進行，凡有渝盟或不遵此旨的，共同討伐，決不寬容。齊晉魯宋衛諸君，聽了越王勾踐這一番說話，不由得一個個都欠身起敬，齊聲說是願守盟約。當下簽訂盟書，大家都畏懼越國的兵威，不敢有所爭持，自然一致推越王勾踐爲盟主，這也是他尊周攘夷四字說得響亮，以致能使人折服哩！閒言休表，再說魯哀公退回館舍之後，便向子貢問道：孤家只道越王勾踐，也如吳王一般的存着吞併的野心，不料他到是個明達之人，以尊周攘夷爲職志，畢竟雄霸之主，見識是高人一等的。子貢正色答道：以賜愚見，卻有不然，越王的所以如此說法，一來是杜人家的口舌，二來別具挾天子以領諸侯的深心，他表面上既說是尊周，到將來萬一有人違逆他的意旨，他就可

以假着天子之命，加以討伐，豈不是名正言順，無人能加以疵議呢？但他這尊周攘夷的四字，真是冠冕堂皇，絕不可以反對，如此一來，盟主之寄，就捨他莫屬了！可是他既說是不存私心，到可以要他割地以取信，不怕他不允啊！哀公道：如何要他割地取信呢？子貢道：此時且不必說，到了會盟之時，賜自有言語，說得越王勾踐應允便了。當下君臣二人，又談了幾句，子貢方才退去。時光容易，轉眼已是大典舉行之期，先期將祭壇打掃清潔，各國所貢珍品，羅列壇上，又斬了黑牛白馬，供設案上；那一日天方黎明，越王勾踐便率領了齊晉魯宋諸侯，及相禮之臣，出了行館，同赴祭壇，各國司馬，率同甲士，分列祭壇之下，以資保護。各國君主，上了祭壇，分次序站定，爲首的自不消說是越王勾踐，其次是晉侯，第三是齊侯，第四是魯侯，宋侯居末。越王勾踐既執牛耳於壇坵，便率衆家諸侯行禮已畢，然後正容致會盟之辭道：「孤君勾踐敬於某年月日，與

晉齊魯宋四國之君，會盟於舒州之野，敢以至誠，昭告於皇天后土之靈曰：竊自諸侯割據，討伐自專，周綱不振，天子無權；循至兵革相乘，干戈不息，天怒人怨，竊柄之罪，實應共誅。孤君德薄，未能勘亂於既往，徒有尊周之心，亦無可表白於世。乃者天假其手，誅滅無道，始得成全初志，約晉齊魯宋諸君，會盟於舒州，以成尊周攘夷之誓；自今以後，願與晉齊魯宋諸君，同守此盟，如有渝盟或目無天子者，願併力討之，孤君如敢自私以炫人，甘受天討，區區至誠，神人共鑒！謹此誓盟。」致詞既畢，焚化了盟書，又行歃血之禮，禮畢，魯相禮端木賜上前致賀道：周道的衰微是很久了，難得大王義旅突興，創尊周之議，這是大王不世之業，賜當拜賀的啊！並且吳越世仇，爲各國所深知，當大王統率雄師，討伐吳國之時，世人也不過視爲私戰，不以大王的勝敗榮辱，繫天下之望。現在一經表白，始知大王的討伐無道，實乃大公無私，實足以使天下人歸心。但是

吳國的土地，甚爲遼闊，其中多半不是吳所舊有，都係侵奪而來，現在大王旣以不私爲言，故賜敢陳說。賜替大王打算，當吳國強盛的時候，憑着兵力，割他人的土地，據爲己有。時至今日，仍不能自保，究其不克終享的緣故，無非是只知自私。現在大王加兵於吳，而收爲外府，若也像吳王的知自私，擁爲己有，那末吳國覆亡之禍，行將重見於大王，這是賜替大王深慮的啊！讀者須知越王勾踐所以拿尊周攘夷四字爲號召，本來也是一付假面具，不過有了如此一個大帽子，好使各國諸侯，受自己的利用，子貢所說挾天子以領諸侯的見解，的確是不錯的，又何嘗真的是爲公哩！他如今一聽了子貢的話，說得井井有條，言言合理，針鋒相對，頗覺不易應付；躊躇了一會，反向子貢問道：大夫之言，甚合孤君之意，但依大夫的高見，應當如何措置，才算完善呢？子貢正容答道：關於此事，賜替大王圖謀的審熟了！吳國邊境各地，侵於宋，削於楚，掠於齊魯。

的地方，何止千里，故吳地日廣，而各國之地日蹙；現在大王若然一秉大公，不惜此區區千里之地，各依固有的地界，一一還給各國，使被侵之國，因爲了大王沼吳之功，不費兵戈之力，安然收回已失的疆土，那末各國君主，對於大王的感激，又當何如？他們既感激大王歸還失地之德，還有不望風歸附，永隸麾下的麼？大王誠欲行仁義於天下，使各邦歸附，只在此一舉。冒昧陳詞，還望大王明察！越王勾踐聽了子貢說出了這一篇大道理來，暗暗盤算了一下，不覺歡然色喜道：大夫賢良，謀其國而兼孤君，面面周到，正可算得天下的賢才了！如此忠盡之言，孤君雖萬分愚昧，也怎敢不聽，願依明教行事便了！當下經子貢這番遊說，說得越王勾踐允許歸還各國的失地，把同在壇坫的齊晉宋三侯，直歡喜得心花怒放，幾乎沒跳躍起來，心中對於子貢感激萬分！可是越王所以肯慨然允諾，也正有他的見解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五回 賀收地魯君問命 論損益曾子知機

話說晉齊宋各國君臣，聽了子貢侃侃而談，一席話，竟說得越王勾踐允許歸還各國被割的土地，自然歡喜萬分，對於子貢，心上異樣的感激！因為對於這一回事情，大家固然沒有想到，就是想到了，也恐怕越王以兵力相凌，不會味然答應，徒討沒趣，要不是子貢肯不辭嫌怨，出頭說話，各國的失地，那有歸還的希望呢？究竟利害所在，人具同心，又怎教他們不心感子貢呢！在子貢呢，身為魯國相禮之臣，如何卻替各國出面說話呢！原來在從前泗水以東一帶地方，本是屬於魯國，後被吳人用強力奪去，佔為己有，他若不趁此設法索回，那麼魯國往後去永遠沒有收回此等失地的希望！他早已計算妥當，又靠着天生的口才，所以折服越王；這也與魯國大有好處，因為己而兼及別國，落

得示個結好之意。這原是不錯的，魯與各國，對於此舉固是有利的，那末在越王方面講，豈不是一個大大的損失麼？勾踐又不是傻瓜兒，如何會慨然應允呢？但勾踐又有勾踐的心思：他以為吳國的地方，本非越國所應有，徒一戰而勝，始收為外府，在越國的擴地，也可算得無出其右了！吳民在此時固不敢背越，但心中也決不樂於附越；本着國小易治的老話，撫吳已感麻煩，況且邊境還多別國土地，在越更有鞭長莫及之勢。倘使一齊據為己有，將來吳民叛變，患在心腹；倒不如將邊境歸還各國，一則可以示好於列君，二來萬一吳民有變，可借各國以夾制，各國有變，亦可使吳民為前驅；那末越國到可以高枕無憂！何況這些地方，本來是各國所固有的哩！故勾踐對於子貢的建議，一諾無辭，落得示人大公無私，昭信義於諸侯啊！總而言之，三方面雖各有各的心思，但終不出於自利二字的範圍罷了！當下越王勾踐既答應了子貢的要求，就

向晉齊魯宋諸君說道：魯大夫端木賜之言，諒已共聞。孤君亦雅不欲據他國之地爲私有，今請以泗水以東的地方與魯，以前吳國所侵齊國的地方，還給齊國，所掠宋國的地方，還給宋國，以後希望大家能各保疆土，共圖富強，不要再有侵略的事情發現，這是孤君所深望諸君的，若寒此盟，神明共討。與盟各君，自然向越王同聲致謝，禮成而退，又不免大饗諸侯士卒。越王勾踐又將各國貢祭之品，擇其最珍貴的得若干色，修了本章，詳述舒州會盟之事，遣使前往朝貢於周，以盡君臣之分。可憐那時周雖係天子之國，只因諸侯爭霸，目無君父，已成了木偶朝廷，號令久已不行，何況諸侯的朝貢，自更不必說了！在久不被人重視的天子，現在忽有強國諸侯，遣使朝貢，自然出於意料之外，對於越王的重視，當然可想而知。故賜勾踐袞冕圭璧彤弓弧矢，封爲東方之伯，以示殊榮，這是後話，我且不表。再說會盟禮成之後，各國諸侯，都收回了從前已

失之地，總算此行不虛，欣然辭歸本國。單說哀公回魯之後，深感子貢要盟之功，使魯國平增百里之地，欲拜爲上卿，子貢堅辭不獲，方才拜命，而爲魯相。退朝之後，就往闕里去見孔子，師弟小別重逢，自不免有一番寒暄，敷衍過後，孔子便問起舒州會盟之事，子貢將前後種種情形，從頭至尾，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。孔子欣然含笑道：「賜啊！這也虧得你了！但幸而遇見的是越王勾踐，他欲假行仁義以籠絡諸侯，才會成你的功勞；若遇向日黃池會上的吳王，那恐怕你就要徒勞唇舌，無功可言了啊！子貢唯唯稱是，然後又問起夫子近日著作如何？孔子點頭微喟道：「我是衰老透了，對於著作一事，全靠二三子之力，幫着我整理，現在修改訂正的幾種書，大概已經觀成，獨有春秋一書，只記到哀公十年，中間還有幾年大事沒有記述，並且往後去，國家大事儘多着，我又恐怕歲不我與，記述不及，正愁沒有個結束哩！子貢對道：「這可見夫子雖閒居，還不

肯偷安旦夕，而切心於國事了。春秋之作，正可以垂視後世，訓育儒士，豈可遽爾結束呢？師弟二人，又閒談了一會，子貢方興辭而出，又不免與同門諸子敘一番契闊，各自分手。次日清晨，孔子因魯國在這一次會盟，竟能擴地百里，乃入朝往賀哀公，行過了君臣之禮，孔子致賀道：丘聞此次會盟於舒州，賴我君的德望，及祖上的福澤，一行而得地百里，此實非常有之事。丘謹爲君賀，尤願我君能施仁德以澤民，永保此土，使世世屬於魯國，傳之百禩！哀公賜坐，謙語相答道：這都是賢高足子貢一人之力，可見夫子平日教育英才，備爲國用，才得子貢如此能言舌辯，爭榮壇坫，正是夫子的大功，孤正當向夫子致賀，夫子反賀孤家，是太謙抑了啊！但孤家德薄能鮮，還願夫子指迷解惑，以益智慧！孔子答道：我君如有所問，丘只要知道，又豈敢不告。哀公道：孤常聞人言，性命之道，竊所不解，敢請夫子明白指示！畢竟這命與性是如何解釋的啊？孔子答道：

「分於道的叫做命，形於一的叫做性，化於陰陽象形而發的叫做生，化窮數盡的叫做死。所以命是性的開始，死是生的終了，有了始必定有終的。人在始生時不具備的，共有五事，目不能見，不能飲食，不能行走，不能言語，不能化育。直到生了三月之後，然後眼睛能够流利，才認得清一切；生了八個月然後生長牙齒，才能咀食東西；生了三年，然後顙合，才會說話；十六歲而精通，才能化育。陰窮反陽，故陰因了陽而變動；陽窮反陰，故陽因了陰而化育，所以男子八月生齒，到了八歲就廢乳牙，而生永久齒；女子七月生齒，到了七歲而廢乳牙，變爲永久齒；十四歲而化育，一陰一陽，單雙相配，然後道合，化成性命的發端，就由此形成了！」哀公道：孤聞此喻，已曉然於夫婦之義了！但禮言男子三十而娶，女子二十而嫁，又是甚麼道理呢？孔子答道：這不過說最遲的年齡罷了！實則男子二十而冠，已是爲人父的發端，女子十五許嫁，已有適人之道了！哀

公道：然則娶婦之道，又當何擇！孔子說道：女有五不娶，七出，三不去；逆家子的不娶，亂家子的不娶，世有刑人子的不娶，有惡疾子的不娶，喪父長子的不娶，這便是五不娶。不順父母的當出，無子的當出，媿僻的當出，嫉妒的當出，惡疾的當出，多口舌的當出，盜竊的當出，這便是七出。有所取無所歸的不去，與共三年之喪的不去，先質賤後富貴的不去，這便是三不去。凡此種種，都是聖人所以順男女的交際，重婚姻的開始的啊，所以大家都須遵守聖人之道，不可相違哩！哀公恍然大悟！孔子退朝之後，回到家中，曾子來見，便說道：我聽說夫子因魯國獲地百里，故夫子往賀於朝，敢問獲地果真是可以慶賀的麼？孔子答道：天下的事情，固然不可以一概而論，獲地如魯國，那是可以慶賀的。因為我們所取於人，並不傷廉，以力致之，以德守之，雖獲地千里不爲過，何況僅僅百里之地呢！若是以術取之，以強暴守之，雖萬里之地，也終不會保全幾時，必

然受人割宰，如此的正弔之不暇，又何論於賀呢？曾子聞言微喟道：這所以吳之終不自保啊！然則夫子往賀於朝，哀公又如何說法呢？孔子便將頃間問答的話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曾子道：哀公究不失爲賢明之主，若君權高於私家的話，到大可以與他圖王霸之業哩！只可惜目前的情形不同，但不知哀公心裏，又是作何感想！孔子道：哀公也未嘗沒有振拔之心，察他的意思，也念念在於抑私家，只因力不足以相制，故尙未發動；不過他抑私家的心愈切，私家的存心也越發不堪問，萬一走上極端，那才很可慮呢！因爲逼得公室不能容忍的時候，勢必捨己而求人，不顧利害，其患就不可知了！曾子道：現在哀公能用賢人，以子貢爲相，子貢究竟是聖門明達之士，一定能輔助君主，措國家於磐石之安的，這一層夫子未免過慮吧？孔子微喟道：參，你難道還不知道麼！老實的告訴你罷，「我死之後，則商也日益，賜也日損。」曾子道：這又是甚麼緣

故呢？孔子道：商這個人呢！歡喜和比自己賢達的人相處，賜卻是不然，歡喜和不如自己的人相處。大凡不知其子的，只要看他父親，不知其人的，只要視他的朋友，不知其君的，只要看他的臣子，不知其地的，只要視他的草木。故古語說：與善人相處，如入芝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，這就是與善人同化的意思啊！如其與不善的人相處，如入鮑魚之肆，久而不聞其臭，這也是與不善的人同化了啊！丹的所藏之處，一定是赤的，漆的所藏之處，一定是黑的，這種定例，是誰也不能相違的，故君子人對於相處的人，必定是特別謹慎的啊！子貢在魯雖有賢名，但這好與不如己者相處的脾氣，的確是平生最大的一個缺點。並且他畢竟是衛國之人，我死之後，恐怕他未必能終於事魯罷！曾子道：夫子誨人不倦，察人無隱，參於此益見夫子之道，足以震爍百世了！師弟二人默然相對有頃，曾子方揖別出去，廢然回家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六回 藜蒸不熟曾子出妻 失雞不歸商瞿善卜

話說曾參揖別而出，不覺廢然長嘆！你道他嘆息些甚麼呢？只爲曾參此人，天性純孝，他與孔子，雖係師弟子，但他敬愛其師，不亞孝順父母，故孔子曾爲了他有孝經之作。在從前齊國聞他的賢名，用厚禮相聘，欲授他上卿之職，他卻堅辭不就道：人生所以貴有人子的意思，無非是老來奉事之計，現在我的父母，年紀已老，參又如何敢遠離呢！況且受了人家的俸祿，就該憂人之事，故我卻不忍遠離二老，受人家的役使，故終不出仕，在家事奉父母。可是他的從母，對待他非常刻薄，一些恩義也沒有，但曾子仍舊是孝順無忝，拱養不衰。有一次，他命妻子做藜蒸奉母，他的妻子一個不小心，沒有煮熟，被曾子知道了，大爲不滿，便立下休書，因此出妻。人家都以爲太過，向他問道：婦人須犯了

七出之條，方可出他，藜蒸小事，並不犯七出之條的啊！你爲何竟出妻呢？曾子答道：不錯啊！藜蒸的確是件小事，不在七出之例，我要叫他煮熟了奉母，他竟不聽我的命令，小事還如此違逆我的意旨，何況是大事呢？這種婦人，如何還可以留得呢？於是終不聽人家的勸解，把妻子出了，終身不再娶。他的兒子元請他續娶，曾子向他兒子說道：高宗因爲有了後妻而殺孝己，尹吉甫因爲有了後妻而放逐伯奇，我上不及高宗，中不足以比擬於尹吉甫，一旦有了後妻，又豈能自保不爲非麼？竟不聽他兒子的說話，從此曾子的孝名益震。他對待父母是如此，他對待孔子，也十分恭敬；孔子在往常，素來達觀，雖在困厄之中，也未嘗有不悅之色。近來曾子因常聽見說不祥的說話，心裏很是疑慮，以爲一定不是好朕兆，故十分擔憂，今天又聽見孔子說起死後商日益，賜日損的話來，故越發顯得衰頹，更覺得中心悽切，故出門的時候，要喟然長嘆了！曾子

正在嘆息，忽商瞿迎面走來，二人不免各自招呼了；曾子開言道：子木恰從何來？近來久不相見，不知你如何忙碌？聽說夫子因你好易，故拿易理相傳，命你記述，不知可曾竣事否？商瞿道路上非講話之所，我家離此不遠，還請枉步到寒舍，敘談一會罷。曾子也不推辭，二人便一同前行。原來商瞿表字子木，也是魯國人氏，於學無不窺，平生最愛好的，就是易經，研究極深，孔門之中，精於此道的，實是無出其右；他的卜易，應驗如神，也爲衆人所佩服。孔子對於門弟子，本來是抱定量才施教的宗旨，商瞿既然好易，夫子自然就拿易理來教他；故此次夫子歸魯之後，忙着修詩書，定禮樂，讚明易理的工作，便將易理述之於商瞿，命他記錄的。再講易經之理，最不易貫通，但是能够貫通了呢？凡是一切富貴窮通，吉凶禍福，都以占卜而知的。商瞿既然精通此理，占卜起來，自然宜有靈應了。他有一次與同學等約會出遊，臨行的時候，忽向衆宣稱道：今天出

遊，必然遇雨，本來可以作罷，無如這是成約，我們當該守信，縱知有雨，也不可以不往，但請各位攜帶雨具，以備臨時無可借取。當他說這話的時候，天日晴朗，雲點都無，毫無雨意；大家因爲他是精於觀測之人，說話決不騙人，故各帶了雨具而行。一路上風和日暖，留連風物，直到晌午，還不見天公變動；衆人對於商瞿的話，正在疑信之際，不料片刻之間，東風加緊，雲氣漸漸四合，紅日漸隱，不滿半個時辰，果然大雨如注，下個不住，大家方才佩服！幸而有備無患，不然，許多人就難免要做落湯雞了！大家爭問其故？商瞿道：我昨夜見月宿於畢，所以知道今天一定有大雨啊！門人歸告孔子，孔子含笑，道：學問之道，只要處處留心，就可以無所不格，何況天時晴雨的事，可以預占呢？瞿所以能知今日之雨，就是處處留心之故啊！詩經上不是說：「月離于畢，俾滂沱矣。」這兩句不是二三子所共知的麼？那末今日之雨，原是一定的道理，又如何只有瞿一

人知道呢？大家聽了此話，都自默然，從此一發深信商瞿。閒時大家或是列舉細事，或是藏了物件，來要求商瞿占卜；商瞿都婉言相謝道：占卜是鬼神之事，決不可以兒戲出之的啊！爲國家占興替，所以使人君修仁政；爲百姓占旱潦，所以使耕者知防避；爲一家占休咎，所以使庶人能齊家；故聖王在位，不問卜於鬼神。若以下爲兒戲，必違鬼神而致不祥，子等本無所事，又何必求於卜呢？大家對於他的話，甚爲佩服，以後非有疑難之事，不敢問商瞿，遇有疑難之事，又非去問商瞿不可！鄰有失雞的，去請商瞿占卜，商瞿道：你的雞何時亡失的，你可知道麼？鄰人答稱不知。商瞿想了一想道：這雞不得回來了！此刻正當巳時，大約已被大蛇吞食了。你家附近有馬厰麼？鄰人答報西鄰只有一個馬厰，但已廢置不用了。商瞿道：那末你不必遲疑，可以徑往那馬厰中去尋，一定能够得到朕兆。鄰人聽了，便去見了馬厰的主人，將商瞿的話，學說了一遍，請他

帶到馬廐中去搜尋，主人自答應了，一同來到馬廐。說也奇怪！那廐內的泥地上，果然一攤雞毛，雜着血迹；再向石槽裏望去，果有一條大蛇，盤伏在裏邊，見有人來，才蜿蜒游向屋角草地而去。那腹部異常飽滿，失去的一隻雞，還不是牠偷吃的麼？鄰人見商瞿的話，一一吻合，都覺得神奇不測！於是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商瞿善卜的名聲，鬧得婦孺咸知，當作神人看待，其實他的論事，無非根據易理罷了！一班無知愚民，就不免妄加附會。這都是已往之事，我也不必細表；再說當下商瞿將曾子引領到自己家中，在書房裏分賓主坐定，商瞿命童子烹茶敬客，一面向曾子說道：子與我們一碰已多天不見了，你一晌好啊？但是我今天看你的容色，爲何很覺不豫啊？畢竟心中有些甚麼隱憂！可以告訴我？知道麼？曾子聽了，心中暗想道：到底子木不愧是個機警的人，善於察言觀色；但人子不忍言其親之死，做弟子的人，自然也當該不忍其師之死，那末我心

中之事，卻不容直告無隱，究竟應該用何說以回答他呢！繼又想道：子木是聰明人，此事正可以不必直告，只消隱約相示，他自會知道的。於是便說道：子木啊！你以為夫子近日何如？商瞿道：夫子自回魯之後，修詩書，定禮樂，讚易經，作春秋，欲述先王之道，以傳於後世，現在已差不多先後竣事，惟春秋一書，尚在著作；這些事，子與你是全知道的，為何卻問起我來，莫不是另有甚麼疑慮麼？曾子道：我欲知夫子的精神。商瞿道：子何所見之小也！夫子盡畢生之力，致於聖人之道，雖棲棲惶惶，所如輒左，但寧棄爵祿而不居，對於大道卻未曾因此而稍降；否則以夫子的聲望，又何求而不得，何至到老為世所遺呢？至於夫子之道，縱然今日不見用於時，卻可以傳之萬古而不滅，一遇有道之世，自能大行的。現在各書的著述，就是夫子精神的寄託，故夫子的精神，也就並日月，薄星辰，亘萬古而常存，與天地同其久遠，永永不會磨滅的哩！子須知夫子是一

代的大聖人啊！我們不能拿形骸與常人並論的啊！曾子聽了他這番隱而不露的言辭，心裏怎麼會不明白，便拱手說道：參謹聞命了！於是二人又談論了一會，曾子方才欣然告別，取道回家，路上卻又與梁叔魚相遇，不免又寒暄一番，才各分手。原來曾子恰從商瞿家辭出，梁鱣卻正是去往訪商瞿的。原來這梁鱣本是齊國人氏，表字叔魚，孔子當年居於臨淄，他因久慕聲名，才投在門下的。此人生性好遊，不樂仕進，故在齊國的名聲也很好！後來孔子去齊，往各國遊歷，好久不見，及聞孔子由衛返魯的消息，欲去拜謁，又因事不果，一直延擱到現在，方得分身，於是就束裝就道。到了曲阜，見過了孔子，又去拜訪同學諸子，他與商瞿本來也是舊時相識，又有同門之誼，自然不免先去探訪他；其實他探訪商瞿，並不是尋常的通謁，卻另有一件事情要和他商議哩！梁鱣此人，生在富有之家，有吃有喝，不愁甚麼，高興時便遊山玩水，以樂其志，無憂無

慮！其樂陶陶，誰都欣羨他的安閒！但是天下沒有盡善盡美的事情，他處境雖佳，可也有一個缺點，就是自己年紀已在三十以外，膝下猶虛，沒有一男半女，父母在堂，又是抱孫念切，因此他深深引爲遺恨！這的確是一件美中不足的事啊！他因久知商瞿善於爲人決疑，故特地先造商瞿，將這個問題與他去相商，請他決斷一下，以便有所適從。當下他到了商瞿家中，投刺相訪，商瞿一見是位遠客，不好意思，卽忙迎將出來，二人相見，各自拱手行禮，道了久違；然後商瞿將他讓上中堂，分賓主坐定，自有小童送上茶來，商瞿道：今日不料我子遠來，真令人喜出望外；夫子那邊，想已去過了？梁鱣道：正是，謁過了夫子，才到此奉訪的。二人久闊重逢，少不得互道別後之事，絮絮長談，十分親密。寒暄既畢，梁鱣方才說出一番事情來，叩請商瞿替他決疑籌策，以便得到圓滿的結果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七回 決疑團叔魚憂子 設奇問徙宅忘妻

話說梁鱣往訪商瞿，大家寒暄了一番，梁鱣方才開言道：子木我往常聽得人家都稱你善卜，並且能爲人決疑擇策，此事果眞有的麼？商瞿道：事情是有的，但不敢違理；今子以此相問，敢是有甚麼不愜於我的爲此麼？還望賜教！

梁鱣道：我何敢不愜於子，但正有懷疑之事，願就商於我子哩！商瞿道：我們是同門友好，你有甚麼事，儘管說來，我能够解決，總沒有隱瞞的啊！

梁鱣道：我來相訪，中途忽遇子與，因想起一件事情來了；子與不是出婦而終身不再娶的人麼？子與的孝，是我所知道的，但子與出婦之故，卻不甚清楚，請以相告！

商瞿道：此事固道：那是因爲藜蒸不熟啊！

梁鱣道：藜蒸不熟，也犯七出之條麼？

商瞿道：此事固不載於七出之條。

梁鱣道：然而子與又何故出妻呢？他這種行爲，可以算得守

禮麼？商瞿道：「蔡烝以奉母，婦人有從夫之訓，今不熟以奉姑，是曰慢上，不聽丈夫之言，是失了三從之道，子與因此而出妻，也不能說他不合於禮啊！」梁鱣道：「婦人無子，可合於七出之條麼？」商瞿道：「那是當然的。」梁鱣又正容說道：「然則現在有一個人在這裏，年已三十以外，娶妻數年，無所生育，照此情形，留着呢？還是出他？我因此懷疑！願我子爲我決策。」商瞿聽到這裏，心中已自明白，他所問的事情，完全爲着自己，當下就從容答道：「男子三十以外不爲老，娶妻數年不爲久，是當有待，不宜遽出。」梁鱣道：「我從前聽見夫子說過，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。』現在若依了我子的說法，不是兩下矛盾麼？子又何以解之呢？」商瞿道：「我沒說永不當出啊！不過叫你且待；因爲你正在壯年，娶了又不久，安見其永不生育呢？須知人生得子，遲早是不可一例論的。老弟呀！待我來講一件故事給你聽，你就可以知道我的說話是不謬了！我與你訂交，不是在齊國的臨淄麼？」

你可知道我那次所以到臨淄來的緣故？梁鱣答道：那時你既然沒有告訴過我，如今叫我怎麼會知道呢？商瞿含笑說道：不瞞老弟說，也就爲了子嗣問題，才避到齊國來的啊！梁鱣道：你的話越說越奇，真使人如墮五里霧中，無從測摸了！爲了子嗣之事，正該在家內謀解決的方法，爲何反路遠迢迢的避往他國呢？商瞿道：你且少安毋躁，讓我慢慢講來。那一年我正是三十八歲，娶妻已足足的十二年，無奈他不肯生育，一男半女都沒有；做父母的人，替兒子娶了媳婦之後，抱孫之心是最爲深切的，我家二老，自然也是如此。今年望明年，明年望後年，終是沒有個影響，直望了十二年，依舊空空無有；至此，家母已焦急到忍耐不住了，便決定替我另行娶妻。我恐怕越禮犯分的事幹不得，母命又是違抗不得，弄得十分爲難，不得已去求教於夫子；夫子說道：這算甚麼一回事，同樣一根籐上的瓜，一棵樹上的果，成熟還有遲早，何況是人呢？你切

不可以另娶，你若恐違母命，我正有事要派人往齊國去，你就借此一行，便可避免了！我便回家拜別母親，說是奉了夫子之命，要往齊國去公幹，我母正預備給我另娶之事，聽了我將遠行，又如何肯放，一定要留住我！我說夫子有教育之恩於我，他偶有差遣，如何好意思回頭哩！母親沒法，便親自去見夫子，將前事細說一番，請夫子另派他人前往，一定要留下我來，夫子向家母說道：你不必憂慮子嗣的啊！瞿今年三十八歲，雖然結褵十二年，尙未生子，但依我看來，他並不是無後之人，待過了四十以外，宜有丈夫子五人哩！若過四十無子，再另娶，那時也不爲過遲啊！家母因夫子是當今聖人，既然他在如此說法，決不會有所錯誤的，當下就將另娶之事擱起，對於我赴齊國之行，也不再阻止。於是我就去魯而至齊，那就是你我二人訂交的那一年了！我在齊國與你相處的時候，大概有一年多罷，待我回國，已是三十九歲了，其時夫子恰是遊歷

各邦，止於衛國，到了次年，夫子所說的話，果然應驗了，荆人果真生了一個男孩子。家母見久不生育的人，忽然生了一雄，自然歡喜萬分，另娶之議，也就從此打消。從這一年起，說也奇怪！荆人竟是三年產兩頭，直到現在，整整的生五個男孩子，這真深感夫子之教；要不然夫婦乖離，即使另娶，也未必能如此圓滿哩！故凡事不可性急；尤其是子嗣之事，更不可急求，水到渠成，切不可違犯自然之理的。叔魚啊！你的未得子嗣是我所知道的，今天如此大款段的設問，一定是有出妻之意，你我同門，又何苦多所隱瞞呢？梁鱣欠身致歉道：子木兄畢竟明察秋毫，小弟的設問，正是爲着自己之事，出妻雖有此意，卻又委決不下，故請我兄釋疑！商瞿道：既然如此，我就老實對你講了罷；我年三十八而無子，母親欲爲另娶，夫子尙且以爲未晚，不可遽絕結髮之婦；然而老弟今年，還不滿三十八歲，娶婦也未滿十二年之久，因目前無子，昧然遽絕結髮之妻，

與我當年的情況，兩兩相較，此事的行得行不得，你自己也不難明白了！還何用我替你決疑呢？梁鱣聽了他這一番話，不覺正容離席，拱手稱謝道：敬聞明教，茅塞頓開，願聽子木之言，等到了不惑的時候，再作計較。子木肯拿真誠的說話對我講，使我免做不道德的事情，那真令人感謝不盡哩！商瞿道：叔魚不必謝我，只你處事謹慎，能够反躬自責，這就不是無後之兆，你記着我的話就是了！當下二人又談了一回別的事情，商瞿因梁鱣是個遠客，時又晌午，便留他便飯，二人久別重逢，自然格外來得親暱。梁鱣聽了商瞿的解勸，竟絕了出妻之念，室家靜好，隔了數年，也居然得着二子，這是後話。我算一言表過，往後去恕不再爲提及了！再說當時哀公在位十多年，魯國雖有三家專政，只因哀公能任用賢能，如子貢、叔孫州仇之類，很能忠心任事，三家又互存顧忌，不敢過於跋扈，季氏又親於孔子，因此到頗有承平氣象。哀公在閒暇之時，或召孔

子入見，或逕造孔子，相與談論上下古今之事，以及堯舜三皇治平之道，到與弟子的執經問業，抱同樣的至誠；孔子本來是誨人不倦的，對於門弟子尙有問必答，有答必詳；現在見哀公以國君之尊嚴，竟如此不恥下問，自然更來得興奮了！那一天哀公退朝無事，忽想起孔子已有多天不見了，欲待召他入宮講學，又因他年紀已老，來往諸多跋涉，心上有些過意不去，便命駕車，帶了兩個侍衛之人，坐了車輦出宮，直趨孔宅而來。行抵相近之處，孔宅司閽得知消息，便急去報知孔子，孔子聞說哀公駕到，卽忙扶杖出迎，行過了君臣之禮，然後速駕入內，在堂上居中設了特座，請哀公坐了，自己便在下首設一偏坐相陪，衆弟子侍立背後。君臣二人，也自不免各致慰問之詞，孔子又說道：丘不知我君駕臨寒舍，有何事見諭，丘願聞其說。哀公道：前天我聽得內侍們說一個笑話，據說從前有一個人，因爲急於搬家，一心一意的拾掇什物，結果卻將妻

子留下，忘記了帶他一同走，這種事情，不知天下果真是有的麼？還是內侍們的胡說啊！孔子聽了此話，欠身說道：這種事情，的確是會有的；但照丘看來，這個人所忘記的，還不算厲害哩！要忘記得厲害的，連自己的身體，也會忘卻哩！哀公道：這又是甚麼講究啊？到要請夫子說個明白呢！孔子說道：我君難道不知夏桀的事情麼？丘請爲我君述之：夏桀在當年，身爲天子，貴也貴到極點了，四海之內，都是他所有的土地，富也富到極點了；但他的富貴，並不是自己所致，乃是祖上留傳下來的啊！照理他就該行仁義之道於天下，依着祖上的典法，以保此富貴，使之永久。不料他卻忘了聖祖之道，破壞他的典法，廢除他世祀，這已經忘了本源。他所講求的，便是聲色和酒食，廣選美女，供他的淫樂，搜羅珍味，供他的口腹，酒色是耽，不顧利害。在當時朝廷上也未必沒有忠直之臣，加以諫阻，就逢彼之怒，遷摘殺戮，以至於弄得一班忠直之臣，都緘口不言。

於是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長，就有一班諂諛之臣，非但不加勸阻，反從而附益之，想出種種方法去博他的歡心，興土木，增賦斂，勞民傷財，在所不顧。夏桀只管取樂，對於民間一切，全不放在心上，他還以為自己是無上之尊，人家都奈何他不得；可是百姓受了他的虐政，在積威之下，固然敢怒而不敢言，那口怨氣，積久愈深，終而至於一發不可遏止。卒至天下的人民，共同起來，誅戮了無道之桀，而有其天下，這才是連本身都忘卻的啊！倘使不然，又何至於亡國呢？我君頃間所說的那個人，不過因搬家之故，忘卻了妻子，與丘所講的事，兩兩相較，那搬家者的所遺忘的，正是細流末節，不足深責呢！當下哀公聽了孔子的，一席答語，便斂容說道：由此看來，可見為君上的不易了！如夏桀的為人呢，咎實自取，但當時所謂忠直之臣，在先不能導其為善，及至其君為惡，才加諫阻，這也未必能逃於罪罷！孔子又說出一番話來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八回 讀詩經惕然如懼 對君問暢論不祥

話說魯哀公聽孔子講夏桀忘身之事，便說道：夏桀的滅亡呢！固屬是咎由自取，但當時所謂忠君愛國之臣，事前不能導君於善，及至人君爲不善方才諫阻，已是嫌遲，何況又不能終爲諍諫，一見人君不聽忠諫，都逃罪不言，這也未免失卻人臣之道罷，寡人以爲是不容辭其咎的。孔子正容答道：我君之言固屬是責備賢者之道，但人臣非不欲忠事其君，君既不能用，而奸佞又滿朝，所以君子本明哲保身之旨，就不得不逃讒而去了！丘從前讀詩經，到正月六章，未嘗不惕然知懼！那些不達的君子，處世是十分危險的啊！他的行事，如從了君上之意，依了世俗之見，那末大道就因之而廢；如其違反了君上，離絕了世俗，那末大道雖不至於遽廢，可是己身的危險，又是十分迫切的。時不興

善已獨由之，那就叫非妖即妄了！故賢能的人，既不遇於天，恐怕是不能終命的啊！龍逢比干這兩個人，可以算賢達之士了，但所遇的君上，卻是桀與紂，桀紂之世，非興善之時，他們二人卻偏要從興善上幹去，這就是不遇於天，故龍逢終被夏桀所殺，比干終被商紂所殺，不得終命，正是這一類啊！故詩經上說：「謂天蓋高，不敢不局；謂地蓋厚，不敢不踣。」這就是上下畏罪，無所自容的意思啊！我君能够對於此事深加體察，就可知爲人臣的不易了。哀公欠身說道：謹聞夫子教言，寡人知所自勉了！但還須請教夫子，賢君治國之道，究竟以何事爲先？孔子微笑道：這件事呢！在昔仲由也如此問過，丘當時回答他道：賢君的治國，雖則其道多端，但最緊要的，莫過於尊賢而賤不肖。仲由聽了我的話，有些不信，又問道：我聽見人家說過，晉國的中行氏，可以算得尊賢而賤不肖的了，爲甚麼他的覆亡，很爲迅速，這又是甚麼意思呢？仲由因中行氏而疑

及我的話，這也難怪他的，但他究竟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哩！哀公屨言道：仲由所問於夫子的話，也正是寡人所疑惑的啊，敢問如何卻說他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呢？孔子答道：中行氏的尊賢賤不肖，爲各國所共知，在他也並不是沽名釣譽的虛僞作爲；不過名與實，須相輔而行，方才能成事，若是徒有虛名，不切實際，那就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了！中行氏非但沒有得到尊賢賤不肖的益處，他的敗亡，還是由此自召的哩！須知他雖尊賢賤不肖的心思，意在尊賢而不能引賢人君子而爲己用，意在賤不肖，卻不能擯破不肖小人使遠己而去，這是他一個最大的缺點，也就是致亡之道；那一班賢人君子，見他表面雖尊敬親愛，終沒有引用之意，心中對他自然不免發生怨望，結果還是離之而去；那一班不肖小人，知他心中已經厭惡而賤視自己，就不免生了仇視之意，但在位不去，弄權愈甚；如此一來，怨仇並存於國，中行氏因有了尊賢賤不肖的名

聲反弄得君子和小人都變成敵視起來；怨仇並存於國，已足以致覆亡之禍，何況鄰國又構兵於郊外呢？如此一來，中行氏雖欲不亡，又怎的能够呢？有這幾種原因，丘才說仲由是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了！故賢君治國，雖以尊賢賤不肖爲先着，但尊賢要能够引用賢人君子；賤不肖要能够掃除不肖小人；所謂進賢必衆，除惡務盡，那才有治平之望！否則徒擁五字虛名，有不像中行氏那般自取覆亡，我卻是不能信的。我君誠有望治之心，就當該留心及此，那末魯國現在之政雖不專，照此做去，將來一定有極大希望的啊。哀公聽了這一番話，避席拱手道：寡人謹聞夫子之教了，敢不以此自勵！但寡人今日之來，原不爲此，竟於意外聆夫子這一席話，實是萬分欣慰！這正種麥得黍了！孔子問道：然則我君枉駕，旣不爲徙宅忘妻之事而來，必然另有他事，下問於丘！請明白見告。哀公道：我前次聽得季氏說過，東益的房屋，很是不祥，有害於公室，夫子

是博物君子，熟知一切，故敢請教，究竟東益到底是否不祥的呢？還是季氏的話，不足深信？還望夫子一言，以釋寡人之疑。孔子聞言，含笑答道：東益的不祥，我卻不知道啊！照我說來，不祥共有五事，東益卻是不在其內的。哀公道：那末，究竟是那裏五種呢？孔子答道：一個人不思上進，專門幹那損人利己的事情，行爲不正，這是身之不祥。一家人家，棄置老年的，不知敬孝，專門暱愛幼弱，違背人倫，這是家之不祥。一國之中，放棄了賢人不用，反將重任委於小人之手，倒行逆施，這是國之不祥。鄉里之間，年老的人，不知教導子弟，年幼的人，不知從父兄去求學，上廢下荒，這是風俗的不祥。四境之內，有了聖人，不知重用，使他蟄伏無聞，反使愚魯之人，擅大權，秉國政，黑白混淆，這是天下的不祥。丘所知的不祥，只有此五事，東益卻是不在其內的啊！哀公道：然則季氏之言，是不足信的了！孔子答道：東益之宅，何與於此，祥與不祥，亦惟在人，並且不僅東益

如此，即天下亦莫不如此。有道的人居之，雖原來不祥的，也會變祥；無道的人居之，雖原來祥的，也會變不祥；天下有道，就是不祥的事物，也一般是祥瑞；天下無道，就是祥瑞的事物，也一般的不祥。丘但願我君問有道與無道，不必問東益的祥與不祥。哀公撫掌稱善，當下便興辭而出，登車自回宮中不提。單說孔子送過哀公之後，回到中堂坐定，叔仲會侍側，向孔子問道：夫子之年逾七十，國君就而相問，這是古禮所當然的麼？孔子答道：從前有虞氏貴德而尚齒，夏后氏貴爵而尚齒，殷人貴富而尚齒，周人貴親而尚齒，虞夏殷周，是天下的上王啊，雖所貴的不同，所尚卻是一般，沒有遺年的；年齒的貴於天下，爲時已很久的了！次於事親。故在朝廷上爵位相同的，以年長者爲尊，年至七十，即可扶杖入朝，國君有問，須先設下席次，使他就坐，然後發問。年至八十，就不仕於朝，國君朝有事相問，卻須就而問之了。今丘年逾七十，卻又是不仕的閒人，國

君就而相問，雖係踰格，但因不仕的緣故而就問，也不能說是不合古禮啊。叔仲會又問道：今日哀公枉駕就問，其志在於東益的祥與不祥，而就決於夫子，卻不即問東益，而反先設徙宅忘妻之問，又是甚麼緣故呢？孔子答道：這恐怕是哀公欲徙東益之宅，而忘記他的不祥罷？叔仲會恍然大悟：原來如此，但徙宅而忘他的不祥，那末不過是遺忘，東益的不祥，卻依舊是不祥啊；現在夫子善譬曲喻，不以東益爲不祥，而另舉五件不祥以相示，使人君知不祥之事在於彼而不在於東益，非但能够絕哀公徙宅之心，而保東益，並且釋哀公不祥之疑，夫子誠有功於魯的了！孔子笑道：祥瑞與不祥，原無一定的，但也與人事互有感應，並非完全託空，須知冲和之氣，足以致祥，乖戾之氣，就足以致不祥，這是由人事所召的。同一宅地，善人居住就祥，惡人居住就不祥，也是這個緣故。故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的事情發現，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之端發現，這只

要觀列朝的興亡，便可以知道了。叔仲會欣然而退，將今天夫子所說的話，一記錄了下來，以便傳後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▲▲最新
編印

寫文言信百法

洋裝
一冊

實售一
角八分

寄費
三分

▲▲最新
編印

寫白話信百法

洋裝
一冊

實售一
角八分

寄費
三分

書信爲社交中之利器，格式詞句，偶一舛誤，便貽譏笑。上列二書，將寫文言信白話信之各種筆法百餘條，一一列出，文言信中且詳加說明和註釋，白話信中更附有標點符號之用法等。誠社交之南針，人人所宜備者也。

第九十九回 狩西郊君臣盡樂 見死麟聖賢道窮

話說光陰易過，倏忽之間，哀公在位，已經十有四年，幸喜國內平安豐稔，四鄰和睦，相安無事，百姓樂業。這年孟冬之月，哀公便定了吉日，西狩於野。這狩獵一件事，在當時是十分鄭重的，視爲國家大典，與郊天差不多隆重的。上自國君，下至微官末秩，都須一體參加，故當下大小百官，都忙着籌備盛典，到了那一天吉日良辰，五更時候，衆官已齊集於朝，哀公升坐受朝之後，便帶領衆官出宮登車，文武百官，乘車的乘車，騎馬的騎馬，前後擁護着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干戈耀日，劍戟森嚴，一路上魚貫似出了西關，直往郊外而去。到了山野之處，哀公便命停了車騎，親率文武到森林茂草之中去，覓取野獸圍獵。遊騎四出，各縱弓矢，哀公手執弓矢，正在尋覓，忽見深林叢中，突然有一隻梅花鹿奔

出，掠身而過，其行如飛，哀公一見，如何肯平空放過，便縱馬追逐，引滿弓絃，覘得親切，颯的就是一箭，正是弓開如滿月，箭發若流星，弓絃響處，那枝箭已貫於鹿，一頭梅花鹿，已應聲倒在地上，自有邏卒將鹿擡到哀公面前，羣臣見了，都前來稱賀哀公的武德，三軍們也自歡聲雷動。當下又各四下去覓取野獸，自辰至未，哀公便傳命停獵，大小百官，都將所獵得的野獸，到哀公馬前獻獲，獐麋鹿兔之屬，無所不有，而且爲數極多，哀公大喜，正待回車，忽見叔孫氏奔到馬前，向哀公行禮，說道：臣獵於山麓，忽見一隻異獸，出於林中，奔走極迅，非麋，非鹿，毛爛而角晶，發矢再三，都不能命中，幸而臣的駕車之士子鉏商，他力強而善走，臣因此獸大異，期在必獲，故卽命子鉏商往捕，果然被他追着，將異獸砍斷了一足，始得捕獲。敬以獻於左右！說罷，那車士子鉏商已背了異獸，獻於哀公馬前。哀公與羣臣仔細看時，只見那隻異獸，形狀大致像鹿，但比較大

些，他的尾巴像牛，蹄又像馬，頭上長着一隻肉角，光亮滑潤，不同凡獸；背部的毛，都作掌大的旋輪，五彩繽紛，色澤鮮明；腹部的毛作淡黃色，沒有旋輪，分披左右，也極光緻，又有些像獅子。哀公看了，也不能舉其名，以問羣臣，也都不知所對。哀公道：此獸若是活捉了來，養在苑囿之中，到很好玩！可惜如今已折足而死了。季孫氏說道：這種不常見的東西，突然出現，大概是不祥的罷，我主切不可帶回朝去，不如就棄在西郊，免致災禍！子貢從旁插言道：現在此物既不能舉其名，是否不祥，也無從斷定，不如暫放在此地，回朝之後，使人往告夫子，問個明白，如果真是不能舉名的，就棄而不取，要是祥瑞的，再行取他回朝，也不遲哩！哀公稱善道：子貢的說話有理啊，孔子是博物君子，無所不知，若去問他，定有分曉。於是便將異獸安置西郊，一方便率衆回朝，大讌羣臣，讌畢，又將所得的野獸，依照官職大小，分別給與，然後命叔孫氏以全鹿賜於孔子，兼問異獸

的名稱與祥否？叔孫氏請子貢同行，見過孔子，送了鹿，叔孫氏方才開言道：今日哀公狩獵於西郊之野，我獵得一頭異獸，似麋而有角，毛色燦爛，不知究係何物，季氏恐其不祥，故言於哀公，故暫時放置於西郊之野，命我來請問夫子，畢竟此獸何名，是否不祥？孔子聞言，面現驚疑之色，良久方才說道：此獸丘既未目見，無從測知其名，更不知主何吉凶，須得親眼見了，方能斷定。於是便吩咐駕車，與叔孫氏及子貢同出西關，往觀異獸。不消片刻，到了異獸放置的地方，孔子下車將異獸一看，不覺失驚，喑然說道：咦！這是麒麟啊！爲何卻在此時出現呢？爲甚麼在此時出現呢？我道大約就此而窮了麼？叔孫氏一聽異獸是麒麟，明知是祥瑞之物，不覺欣然色喜，急命從人將死麟擡上自己車中，與孔子拱別，徑自回朝見哀公覆命，我且不表。單說孔子一見了死麟之後，心中十分感傷，不覺把衣袖掩面涕泣。子貢卽將他扶上了車，一同回家，子貢見了此

等情形，心中兀自不大明白，因為自己隨侍夫子有年，從來不曾見過他的涕泣；就是當年顏淵死了，也只說是天喪予，子路死了，也只說是天祝予；現在見了一隻死麟，反說是我道窮矣，這真令人不解了！麒麟這東西，不是祥瑞之獸麼？他既出現，正宜歡喜，又爲何反感傷泣下呢？只是在路上，不便多問，直到家中坐定，孔子卻又長嘆道：『我道窮矣！』子貢乘機問道：賜聞麟是仁獸，正是祥瑞之兆，夫子今天見了，竟至於泣下，這又是甚麼緣故呢？孔子答道：賜啊！你如何不想啊，麟固然是仁獸，然而他的出現，一定是明王在位，以示祥瑞於世，故帝堯的時代，麒麟遊於郊外，百姓知其爲祥，不忍傷其生；周朝的將興，鳳鳴於岐山，萬民以爲瑞，爭着圖他的形，麒麟也一度見於野，故此等物，必須遇到聖明之世，方才出現，不遇明王在位，就隱匿不見，因此自堯舜以至於今日，麒麟的出現，共只兩次。這一次的出現，卻是反常之事，因為現在並沒有明王在

位啊！出現不以其時，宜乎要折足而死於奴隸人之手了！叫我如何不因之而感傷呢！子貢道：夫子因獲麟而自怨道窮，又是何故呢？孔子嘆息道：丘猶麟啊！麟的出現，因不遇明王而遭害，丘的生世，也不得遇到明王，這我道的所以不能行於世，而終至於窮哩！言下不勝哀感！子貢道：夫子之道，宏大極了，故世莫能行，但目前雖然如此，久後必有行夫子之道的，傳之千秋萬禩，大道不替，夫子又何苦如此感傷呢！孔子終覺不豫，子貢告辭而出。當日無話，過了數天，孔子便召集了一班在魯門人，向他們說道：麟以出非其時而見害，丘因知我道的終窮，我的著作，也可以從此絕筆了！好得所修訂的幾種書，早已完成，只有春秋一書，自平王東遷記起，直到現在，二百餘年的大事，也可算列舉無遺，雖則往後去的事情，正多如牛毛，那記述的責任，只好付與諸子了，我以獲麟為絕筆之期，就算將此書結束，我的道終不行於當世，惟有希望後世有明王

出來，以行我的道，拿來傳於久遠的了！我自從二十歲以後，爲了欲行我之道，不辭跋涉風塵，奔走列國，無奈也正如這被害的麒麟一般，不遇聖明之世，強欲出現，非但不遇知遇的人，反被人所詆毀！故初次見厄於匡人，幾乎因貌似陽虎而遇危；次則在宋遇桓魋，嫉忌於我，又險遭伐樹之災；後適衛過蒲邑，又被公叔氏所困，亦係無妄之災；後又遭厄於陳蔡之間，絕糧七日，弟子餒病，幾乎成爲餓殍；回魯之後，往說盜跖，又逢彼之怒，暴性發作，幾乎喪了生命。凡此種種，都是諸子所共知的。丘的所以如此不避危難，正欲得事明君以行我道；無如舉世滔滔，人不我知；正如麒麟的不見知於魯人一般，幸而退隱得早，未危及身，比了死麟，已倖得多了。諸子對於出處之事，最須謹慎，還望你們大家能繼我之志，光大我道，使能永傳於世，丘就可無遺恨了！一班弟子，自然同聲應諾，孔子便將他所有的著作，交給衆弟子，命他們各自去傳抄，庶可各藏

一部，以免將來年久散失。因爲當時還是漆簡時代，沒有刷印之法，欲成一書，很不容易，一有遺失，就無從補苴了，諸弟子都受命而散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明清
兩代

軼聞大觀

本書歷敘明清兩代之朝野軼聞，上而宮闈祕史，下而草野遺聞，莫不紀載，事事有根據，非嚮壁虛構者可比，係李定夷先生傑作。

全書二冊 廉售一角八分 寄費三分

▲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▼

第一百回 子貢聞歌喆人其萎 聖人辭世說部終篇

話說孔子作春秋，因獲麟而絕筆，改春秋一書，起自魯隱公元年，終於魯哀公十四年，中間所記之事，共有二百四十二年，真是一部洋洋巨著，在當初漆簡時代，成此巨著，的確是很不容易的啊！當下將修訂過的詩書禮易，以及春秋孝經等書，分別交給衆弟子，命他們各自去傳抄了，加意保存，留傳後世，以免亡失；將來原本交由子思收藏，這也是孔子心思周密遠到，加人一等，故直到現在，做書的還能讀到聖經賢傳哩！倘使此等著作，傳抄不廣，當時又無刷印之本；一到了秦始皇時候，他聽信了李斯之言，盡焚天下之書，這一把無情孽火，豈不將聖經賢傳，燒個一乾二淨，如何還能夠傳到現在呢？只因當時因傳抄之本，各處都有收藏着，始皇雖下焚書坑儒之令，中原地大，一時究竟

燒不完許多，故儒生就不免祕密收藏起來，後世才得流傳哩！這是後事，我不必細表。再說孔子安排過了這一樁大事，心中才覺釋然，終日便清閒無事。那一班門弟子，見他老人家如此情形，明知不久人世的表徵，心裏都覺得非常難過，似乎師弟之間，從此相聚的日子，一天少似一天了，於是除了遠居異地的，無法聚首外，就近的如子貢、商瞿、叔仲會、子夏等一班及門弟子，每日必到孔子跟前，盤桓不去。孔子也深知他們的用意，心中也很感激他們的至誠，因此來往頻仍，到頗不寂寞。有一天子貢退朝之後，並不回家，一徑來看孔子；時光甚早，故門弟子還沒人到來哩！子貢一腳踏進大門，只聽得歌聲起處，他便停了脚步，側耳靜聽，細辨聲音，知是孔子。再聽他那歌辭道：「泰山其頽乎？梁木其壞乎？喆人其萎乎？」子貢循聲看去，只見孔子負手曳杖，一邊歌，一邊走入內堂，當戶而坐，子貢聽了那幾句歌辭，明知不祥，便長嘆而言道：「泰山如其

是崩頽了，教我還敬仰些甚麼？梁木如其是毀壞了，叫我還何所靠託？喆人如其是萎化了，叫我又何所取法呢？今何夫子作如此的歌辭，大約是將要生病了罷！於是便急趨而入，見了孔子，行過了禮，侍立一旁。孔子一見了子貢，便愀然嘆息道：賜啊！你爲何來得這樣遲呢？我因爲有事情要告訴你，故已等候你好一會了！子貢道：賜因朝罷而來，不覺稍遲，有勞夫子久候，罪過得很，但不知夫子有何見教，敢請明示！孔子道：我近夜常夢坐於兩楹之間，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，卻還在阼；殷人殯於兩楹之間，則與賓主夾之；周人殯於西階之上，則猶賓之。我呢！是殷人啊！現在明王不興，天下又誰能宗我呢？夢境如此，我大概是將要死了！子貢道：夫子之道，聖人的大道啊，今世不行，後世也必有宗法的；夢寐之事，如何好作真，夫子年雖老，精神還未衰哩，何至於遽棄賜等而去呢？孔子默然不語，那時公西赤言偃等一班門弟子，也陸續到來，孔子又不免將

上述之事，向大家訴說一番，衆弟子自然加以譬慰！可是孔子自從這一天起，果然生起病來，臥床不起；衆弟子甚爲憂慮，延醫典藥，忙着調治，各人輪流看護，衣不解帶，如同侍嚴父一般。但是孔子一則年紀已老，經不起病魔的磨折；二來早年周遊歷國，受盡風霜勞苦，晚年又從事於著作，精力耗損過甚，故不病則已，一生了病，就再沒有回生之望。當時任那一班門弟子如何設法調治，孔子的病，始終沒有起色，藥吃下去，好像澆在石頭上一般，那裏有絲毫影響，弄得衆門人束手無策，惟有相對太息流涕罷了！孔子一病，直到第七天上，病勢突然加重，昏昏沉沉，不省人事，牙關緊閉，連藥也灌不下了，大家知己無望，便準備身後之事，孔子果然就在那一天傍晚下世了！其時是魯哀公十六年，四月，己丑，孔子年七十有三歲。哀公聞知孔子去世，便爲誄文弔他道：「昊天不弔！不慙遺一老，俾屏余一人以在位，煢煢余在疚，嗚呼哀哉！尼父！毋自律。」

子貢道：「公大約不沒於魯國罷！夫子曾經說過：『禮失則昏，名失則僇。失志爲昏，失所爲僇。』」夫子生的時候，國君不能大用，以行他聖明之道，如今死了，卻來誅他，這已經是非禮的了；誅中自稱余一人，也不是合名分的，因爲余一人是天子自稱之語，魯係諸侯之邦，不應有此稱謂，這是國君兩個失誤啊！孔子歿後，衆門人集議之下，便公推公西赤主殯葬之事，因爲子華此人，在孔門衆弟子中，最嫻賓主葬祭之儀，推他主辦此事，定能勝任無失。公西赤乃唵以疎米三具，襲衣十有一稱，加朝服，冠章甫之冠，珮象環徑五寸，而緝組綬，桐棺四寸，柏棺五寸，飭棺牆置翬，設披，從周；設崇，從殷；綢練設旒，從夏；兼用三王之禮，這所以尊師道，守古制啊！衆門人對於子華的此番措置，都很滿意，以爲非如此不足表彰夫子的令德，而盡弟子的微意。可是殮事已定了規章，自有人分頭去備辦，但衆弟子對於服制一事，又發生了疑問，究竟應當如何替夫子成

服，大家又不免加以討論。子貢道：『賜記得當年夫子因喪了顏回，如同喪了自
己的兒子而無服；後來喪了子路，也是如此的，夫子喪了弟子，既然如喪己子
而無服，現在我們喪了夫子，也就該如喪嚴父而無服，不知衆位的意下如何？
一班門人，聽他說得有理，自然都無異議，依了子貢的說話而行，於是弟子都
穿了弔而加麻。各事既議定之後，便依時成殮，一切都依古禮，既殮之後，弟子
出有所之，則由經。子夏說道：『入宜經是可以的，若出而經，未免不經？』子游說道：
『這卻不然，從前我聽得夫子說過的：『喪朋友，居則經，出則否，喪所尊，雖經而
出可也。』於是大家都從子游的說數。孔子葬於魯國城北泗水之上，入地不
及泉，封爲偃斧之形，高四尺，樹松柏爲志。一衆門弟子，都宿守墓上，行心喪之
禮，守了三年，期滿之後，方才決別，又舉行哭奠，盡哀而散；只有子貢宿於墓上，
六年後才他去。自此以後，弟子及魯人移居在孔子墓旁的，共有一百餘家，此

地就改稱爲孔里。太史公會說：天下的君王，以及賢人，當世固然榮華，死後就一了百了；孔子布衣，傳了十餘世，學者宗法他，自天子王侯以下，中國講六藝的，都折於夫子，可以算至聖的了！孔子子孫，以後也代有封典，祀奉不替，時人都尊孔聖，不敢言他的名諱。及至唐朝開元二十七年，追諡孔子爲文宣王，及門諸弟子，都追贈公侯伯等名號。宋朝大中祥符元年，加諡爲至聖文宣王。元朝大德十年，加諡爲大成至聖文宣王。明朝嘉靖九年，改稱至聖先師，從祀諸賢，舊時所封的爵號都罷去。清朝順治二年，定文廟諡號，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；到順治十四年，又改稱至聖先師孔子。至今仍延此稱謂，並未更改。至於孔氏子孫，在漢元帝時，孔霸封褒成君，平帝又封孔均爲褒成侯。魏文帝封孔羨爲宗聖侯。晉武帝改封孔震爲奉聖亭侯。後魏孝文帝封孔珍爲崇聖侯。北齊改封爲恭聖侯。周武帝改封爲鄒國公。隋煬帝改封爲紹聖侯。唐太宗封

孔德倫爲褒聖侯。玄宗封他的兒子爲文宣公。宋仁宗改封爲衍聖公。以後歷元明清以及民國初年，凡孔子祀奉的嫡裔，都延稱爲衍聖公。直至民國二十四年，孔德成始免去衍聖公的名號，改稱爲奉祀官。至此我書就告一結束，請將唐玄宗詠孔子的一首五言律詩錄下，以當尾聲。詩曰：

夫子何爲者？栖栖一代中！地猶鄒氏邑，宅接魯王宮。嘆鳳嗟身否，傷麟怨道窮！今看兩楹奠，當與夢時同？

▲▲笑話
千種
滑稽魂

本書係李定夷先生所輯，歷敘無數滑稽之事，文筆簡潔，立意新穎，驟讀之可以使人捧腹，細味之有諫果回甘之妙，

▲全書二冊

廉售一角八分

寄費三分

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

才子尺牘
四種

金聖嘆尺牘

洋裝一册

廉售大洋八分

唐伯虎尺牘

洋裝一册

廉售大洋八分

祝枝山尺牘

洋裝一册

廉售大洋八分

鄭板橋尺牘

洋裝一册

廉售大洋八分

金唐祝鄭，四才子之名，為天下所共知，其生平所作詩文，固多佳趣，而其與朋儕往來之書札，則更有可觀，所惜不易見其真本，本局不惜重金，於私家購得，依照原版印刷，廉價發行，俾廣流傳，亦足以存四才子手蹟之不朽也。

▲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▼

(寄費) (一分) (每册)

上海
大 通 圖 書 社 出 版
中 西 書 局 發 行

總發行所上海三馬路望平街中市

版 所 翻 必
權 有 印 究

- ▲ 生 育 研 究 實 驗 優 生 學 (洋裝一册) 實價三角五分
- ▲ 生 理 研 究 妊 孕 生 產 學 (洋裝一册) 實價三角
- ▲ 生 理 研 究 女 子 性 慾 與 戀 愛 (洋裝一册) 實價三角
- ▲ 生 理 研 究 人 體 趣 味 和 神 祕 (洋裝一册) 實價一角五分
- ▲ 最 新 編 印 操 縱 愛 人 術 百 一 條 (洋裝一册) 實價一角二分
- ▲ 最 新 編 印 選 擇 愛 人 術 百 一 條 (洋裝一册) 實價一角二分
- ▲ 閨 房 聖 經 管 理 妻 子 法 (洋裝一册) 實價一角四分
- ▲ 閨 房 聖 經 管 理 丈 夫 法 (洋裝一册) 實價一角四分
- ▲ 全 笠 翁 著 閨 房 祕 術 (洋裝一册) 實價一角四分
- ▲ 全 笠 翁 著 行 樂 祕 術 (洋裝一册) 實價一角四分
- ▲ 兩 性 美 的 世 界 (洋裝一册) 實價四角

上海
大 通 圖 書 社 出 版
中 西 書 局 發 行

總發行所上海馬路望平街中市

版權所有
必究

- ▲最新
編印

愛的誘惑

(洋裝一册)
實價一角五分
- ▲歷史
愛史

愛典

(洋裝一册)
實價二角四分
- ▲福爾摩斯探案全集

(洋裝八册)
實價一元二角
- ▲佛地
長篇

觀世音全傳

(洋裝二册)
實價五角五分
- ▲海內
孤本

古本水滸

(洋裝四册)
實價九角
- ▲清代
林公案

林則徐全傳

(洋裝一册)
實價八角
- ▲黑幕
全書

上海神祕指南

(洋裝三册)
實價六角
- ▲幽默
創作

今古不奇觀

(洋裝一册)
實價二角五分
- ▲世界
著譯

天方夜譚

(洋裝一册)
實價二角五分